



生死十記

卷一

立案

龍虎



生死十記

卷一 立案

序章	1
第一回・夜有光，光有味	
第一節・高島屋之夜	3
第二節・無聲之香	9
第三節・死者之眼	17
第四節・命令之聲	25
第二回・香氣無形	33
第一節・灰燼之中	33
第二節・暗流之下	48
第三節・潛入者	58
第四節・命夢交界	68
第三回・白霧之城	
第一節・回城	76
第二節・寫手	87
第三節・最後訊息	97
第四回・水底之眼	
第一節・深潮	118
第二節・潛光	128
第三節・交火	143
第四節・審判之潮	156
第五回・生死首戰	
第一節・衝鋒	175
第二節・再戰	186
第三節・暗城	203
第四節・終局之戰	216

第五節・餘燼	230
第六節・天堂地獄	239

序章

夜，並非黑的。

在這座城市，黑只是光的餘溫。它被霓虹撕裂，被人聲覆蓋，被雨水稀釋。

我叫駱天祈，四十六歲，離婚，沒孩子。對我來說，愛情像指紋——每個人都有，但總有一天會被磨平。

我是新城警察部隊重案特搜組的組長，一個專門處理那些「解不開、查不到、說不清」案件的單位。說白了，就是別人不想碰的事。

2021年9月18日，凌晨兩點，高島屋廣場。

一名十八歲的女生，靜靜地坐在梯級上，頭靠著柱子。

路過的人以為她睡著了，直到早上七點，第一道陽光照在她臉上，才有人發現——她已經沒了呼吸。

沒有傷口，沒有掙扎，沒有兇器，甚至連死因都成謎。

法證說：「就像，她自己選擇了離開。」

可我看過太多「選擇離開」的屍體，這一具，不是。

那天的風，有種異樣的味道。

甜中帶苦，像焦糖，也像血。

我記得我抬頭，看見玻璃帷幕上的倒影——自己那雙
早已失眠的眼睛。

我知道，這不只是一起命案。

這是一場遊戲，一場有人設計好的局。

只是，誰在暗裡佈子，誰又是被操控的棋？

在我們的世界裡，沒有光能不染塵。

但每當我閉上眼，仍能看見那少女的微笑——安靜、
乾淨、無痕。

而「無痕」，往往才是最深的殺意。

第一回・夜有光，光有味

第一節・高島屋之夜

午夜過後的烏節路，總是比白天更像舞台。

燈光未曾全滅，霓虹仍在閃爍，風從高樓縫裡吹下，帶著冷氣機的濕熱味和街邊甜甜圈攤最後一鍋油的焦香。

時間：2021年9月18日，凌晨1點58分。

我接到電話時，還在警署的會議室裡，看著一張未完成的報告。

「駱Sir，高島屋外發現一具屍體，女的，年輕，大概十八、十九。」

電話那頭是灣岸警署的值班警員，聲音急促卻壓低，像怕驚動什麼。

我沉默了兩秒，只回答：「五分鐘到。」

當我抵達現場時，整個廣場被黃色封鎖線圈住。夜風把塑膠帶吹得獵獵作響，像警告，也像嘲諷。

幾名制服警員在現場四周分站著，法證人員蹲在地上取樣。攝影閃光偶爾亮起，照得那女孩的臉一瞬白得

刺眼。

她坐在梯級上，背靠著圓形柱子，雙手垂在膝邊，姿勢安靜得像在等人。

我走近，看清她的臉。皮膚白皙，五官精緻，嘴角微微上揚，像笑——但那不是笑。那是一種「放下」的表情。

「身上沒明顯外傷，」法醫初步報告，「體溫下降，死亡時間推估在凌晨十二點半到一點之間。」

「毒物反應？」我問。

「還沒結果，但……這樣的安靜，不太像中毒或窒息。」

我蹲下，仔細觀察。

她的頭髮有被微風吹亂的痕跡，但衣服整潔，指甲沒有抓痕。

我伸手翻看她的手腕，沒有勒痕。

在她右手食指指節，有一點淡粉色粉末。不是血，也不是化妝品。

「這一帶監視器怎樣？」

一名警員回報：「Sir，全部正常運作，但沒有拍到可疑人物進出。凌晨一點前後，只有幾個清潔工。」

我抬頭望著周圍的玻璃帷幕，每個角度都能反射出另一個世界。

這城市，有太多眼睛在看，卻沒有一雙能看清真相。

我轉身，看見李惠興正邊抽菸邊走來。

「還沒戒啊？」我皺眉。

他笑笑，「這年代戒什麼都能戒，唯獨戒不了夜裡那口氣。」

他是我在警隊最信任的老同袍，刑偵出身，思路奇特。常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找到線索。

他掃了一眼屍體，沉默三秒，「這不是單純命案。」

「理由？」

「太乾淨了。死得像被安排好的。」

凌晨三點，法證收隊。

屍體送往太平間，我留下，坐在廣場的階梯上。風從遠處的義安城吹來，帶著咖啡香和雨氣。

我閉上眼，腦裡不斷重播那女孩的臉——安靜、無痕。

當天早晨，灣岸警署會議室。

署長劉國藩看著我，眉頭緊皺。

「駱Sir，這案子有點麻煩。」

「我知道。」

「現場沒有兇器、沒有可疑人物、沒有動機。」他頓了頓，「更糟的是，媒體嗅到了味道。今早報社記者已經在問。」

「那就表示，時間不多。」我說。

他點頭，沉思片刻。「我準備成立一個小組，由你負責。重案特搜組，代號MCS。專門處理這類案件。」

MCS——Major Crime Special Unit。

成員不多，但都是能在混亂裡看出方向的人。

下午，我在會議室第一次見到他們。

李惠興，我熟悉；

陳志仁，三十六歲，電腦天才，看似穩重，其實常闖禍；

李敏貞，犯罪心理專家，外柔內剛；

張珉敏，我的左右手，肅娼組出身，冷靜精準。

他們坐在長桌前，各自帶著懷疑的眼神。

我沒有廢話，只在白板上貼上一張照片——那女孩坐在高島屋階梯的畫面。

「她叫林芷瑩，十八歲，南洋理工學院學生。昨晚死亡，死因不明。」

我拿起筆，在白板上畫了三條線。

「第一條，時間線：她最後被看見的時間是晚上十點，在學校圖書館。

第二條，關係線：她的父母、同學、老師。

第三條，現場線：高島屋廣場，沒有目擊者，沒有異

常。」

我放下筆，掃視全場。

「這三條線，哪條能連成真相，就看我們的運氣。」

惠興笑了笑：「老樣子，你還是那副死人臉。」

我沒理他，只說：「從今天起，我們分兩組。張珉敏跟我走，去太平間；陳志仁、李敏貞，你們查學校。任何發現，隨時通報。」

那天傍晚，太平間的燈很白，冷得像一口冰。

林芷瑩的屍體靜靜躺著，臉上沒有恐懼，甚至帶點安詳。

法醫報告初步顯示：心臟功能突然停止，原因不明。

「沒有外力、沒有毒物、沒有自殺跡象。」法醫皺眉，「我見過幾千具屍體，這樣乾淨的，只有兩種情況——一是心臟病，二是被‘控制’過。」

「控制？」我問。

「是的，心理、生理都可能。她的瞳孔放大，但沒有驚恐反應。像是.....在睡夢中死去。」

我望著她的臉，忽然想到那粉紅色的粉末。

「手上那層粉檢驗了嗎？」

「正在化驗。」法醫頓了頓，「但你知道嗎？那粉裡有一種奇怪的香味。」

「香？」

「像茉莉，又像檀香。」

我愣了一下。

夜裡的風，確實帶過一股淡香。

甜中帶苦。

我記得得很清楚。

走出太平間，天色已暗。

我站在走廊盡頭，看著外頭的雨一點一滴打在玻璃上。

每一個案件都有氣味。

血有血的味，謊言有謊言的味。

而這個案件——有香。

一種讓人迷失的香。

我拿出手機，打開訊息群組。

【駱Sir】：明早九點，全員會議。

【李惠興】：收到。

【陳志仁】：報告Sir，我們在學校查到她昨晚十點離開圖書館，十一點後消失。

【李敏貞】：她的心理諮商記錄裡，提過夢境反覆出現同一個地方——「高島屋外的階梯」。

我看著那幾個字，心裡一沉。

第二節・無聲之香

第二天早晨，天氣晴得異常。

新城的天空藍得刺眼，連風都帶著乾淨的味道。

我很討厭這種天氣。

太乾淨的日子，總會有髒的事。

MCS的臨時辦公室在灣岸警署的五樓。房間不大，一張白板、一台電腦、一張桌子五張椅子。窗外能看見海，遠處貨輪緩緩駛過，像一場無聲的葬禮。

桌上那杯冷掉的咖啡，是昨晚留下的。

香氣散去，只剩苦。

八點五十五分，門開了。

李惠興第一個進來，手裡還拿著報紙。「頭條。」他放在桌上。

《少女高島屋離奇死亡 無明顯外傷 警方調查中》

照片拍得不清不楚，但那個梯級、那道光，依舊讓我胃裡一沉。

「媒體嗅覺真快。」我說。

「他們總比我們快一步，」惠興嘆氣，「只是沒人知道那一步要踩到哪裡。」

接著陳志仁進來，神色有些緊。

「Sir，我們昨晚查到一件奇怪的事。」

他放下一疊資料，「林芷瑩的筆記型電腦登入紀錄顯示，凌晨零點三十八分，她的帳號有過一個短暫的遠端登入。」

「遠端？」

「對，從外部IP。追查後發現來源在樟宜區，但那時候她已經離開學校，手機訊號顯示在烏節路。」

「有人入侵她的電腦？」

「有這可能。不過對方只停留了兩分鐘，沒有下載、沒有刪除任何東西，只開了一個名為‘夢的終點’的資料夾。」

我皺眉。

「那資料夾裡有什麼？」

「空的。」

空的資料夾，比滿的更讓人不安。

因為有人花時間打開一個空白，就表示那空白曾經有東西。

九點整，李敏貞也到了。她一身簡潔襯衫，頭髮紮起，神情冷靜卻藏不住倦意。

「法證部傳來結果。」她放下檔案夾。

我打開，聞到一股淡淡的花香。

「粉末的成分？」

「主要是植物提取物，含有茉莉、白檀和一種未知的化學結構。毒理學分析顯示，這成分能在短時間內讓人腦部 α 波異常活躍，進入強制夢境狀態。」

她頓了頓，「簡單說，就是能讓人在清醒中做夢。」

我抬起頭，看著她。

「你確定？」

「法證報告不會騙人。」

「那會致死嗎？」

「不一定。但若服用過量，大腦可能陷入無法喚醒的深層睡眠。心臟停跳，腦部訊號卻還在運作……」

她的聲音放慢，「就像在夢裡死去。」

房間陷入沉默。

我聽見外頭海風拍打玻璃的聲音。

「這種化學物哪裡來的？」惠興問。

「報告顯示，有部分成分與日本近年研究的催眠治療藥物類似，但還沒正式上市。」

「非法實驗品？」

「可能。或者，有人拿到樣本。」

我拿起照片——林芷瑩坐在階梯上，神情平靜。

「如果她不是被殺，而是被‘引導’去死？」

我低聲說。

「引導？」敏貞看著我。

「像是……有人讓她相信，夢裡比現實好。」

惠興靠在椅背上，點了點煙，「那就是心理操控。不是每個兇手都用刀，有些用信念。」

我沉思片刻，轉向陳志仁：「你查她的社交帳號，有沒有什麼異常訊息？」

「有，」他迅速打開筆電，「她在死前一週，在一個叫『夢之彼端』的私人聊天室有頻繁對話。對方的帳號叫‘Solus’。」

「有查到是誰？」

「IP位置在本地，但使用VPN，沒實名資料。不過聊天記錄我截了幾段——」

他把螢幕轉過來。

【Solus】：妳說妳總夢見那個地方。

【林芷瑩】：高島屋外的階梯。每次都坐在那裡。

【Solus】：那是門。

【林芷瑩】：門？

【Solus】：通往妳真正想去的地方。只要妳學會放下。

「放下……」敏貞輕聲念著，像在咀嚼那兩個字。

「這不是一般網路騙子能寫的詞，語氣太溫柔，也太深。」她皺眉，「像懂心理的人。」

我說：「或是懂人心的人。」

惠興嘆了口氣，「這年頭，殺人不用刀，一個字就能殺。」

他抖掉煙灰，看向我，「那粉末，也可能是這人給的？」

「查。」我說，「從實驗藥物流向、黑市渠道，到學校醫療實驗單位，全查。」

我停頓一下，「還有，林芷瑩的父母。」

下午兩點，我和張珉敏到受害者的家。

一棟位於金文泰的組屋，外牆泛灰，陽台堆滿舊書和盆栽。

母親開門時，眼神空洞，像整個人都被掏空。

「警官，我女兒是不是受了什麼折磨？」

我搖頭，「我們還在查。」

客廳牆上掛著她的照片，笑容燦爛，眼神裡有種單純

的光。

「她最近有沒有情緒低落？或者夢到奇怪的東西？」
我問。

母親愣了愣，「夢？她說過……最近常夢見一扇門。」

「門？」

「對，白色的門，開著一條縫，裡面有光。她說那光有味道，很香。」

我心頭一震。

香。

又是香。

父親遞來一個小盒子，「這是她床頭抽屜裡找到的。」

裡面有一個小瓶，透明玻璃，裝著粉紅色粉末。

我打開瓶蓋，一股熟悉的香氣撲鼻。

茉莉，白檀，還有那甜中帶苦的氣味。

珉敏皺眉，「這就是法證報告裡的成分？」

「應該沒錯。」我蓋上瓶蓋，「帶回去檢驗。」

離開時，母親在門口輕聲說：「她前幾天還說，夢裡有人在等她。」

「誰？」

「她說……是光。」

晚上七點，我們回到警署。

陳志仁正和李敏貞對著螢幕。

「Sir，聊天室‘夢之彼端’剛被關閉，伺服器清空。」
志仁說。

「清空？」

「是的，連備份都沒了。有人在我們動手前一步。」
我心裡一冷。

敏貞低聲補充：「我用心理學模型比對‘Solus’的用語風格，推測對方極可能具備臨床心理學或催眠治療背景。」

我問：「本地有相關研究機構嗎？」

「有，新城大學醫學院附屬心理實驗室，最近正在進行一項有關‘意識夢境誘導’的研究。」

「負責人？」

「劉子謙博士。」

我記下名字。

「明天早上，我們去找他。」

夜深了，其他人陸續離開。

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裡，窗外的海反射著燈光。

那香味似乎仍在鼻間盤旋。

有時我在想，死亡是不是另一種夢？

如果夢裡有光，有味，有人等，那還會有人想醒來嗎？

我把那小瓶粉末放在桌上。

瓶身微微透出粉紅光，在昏暗的燈下像活著。

我伸手關燈，房間陷入黑暗。

那一刻，我彷彿聽見某種聲音——

輕微的、像呼吸。

我知道，那不只是香。

那是某種呼喚。

第三節・死者之眼

每一具屍體，都在說話。

只是大多數人聽不懂。

我聽得懂——因為我曾經聽過太多沉默。

第二天早晨九點，我帶著李敏貞與張珉敏，前往新城大學醫學院附屬心理實驗室。

那棟建築外觀潔白，玻璃反射著晨光，看起來無害。

我見過太多這種地方——白得太乾淨的牆，通常藏著最髒的祕密。

接待我們的是一名助理，年輕，戴著銀框眼鏡。

「劉博士在裡面等您們。」

她的語氣平淡，卻不敢直視我們。

進入實驗室時，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排金屬椅，椅背上安裝著電極和頭環。

中央的螢幕正顯示一個人類腦波的波形，規律卻異常劇烈。

劉子謙博士站在那裡，穿著實驗袍，神色溫和，眼神卻銳利得像一把刀。

「駱組長。」他微笑，「早就聽過您名字。」

「希望你聽到的都不是壞事。」我回以冷淡的語氣。

「警界裡的傳說很少有好事。」他笑笑，轉身關掉螢幕。

「我們來是調查一宗命案。」我開門見山，「死者林芷瑩，南洋理工學院學生。她死前疑似接觸過一種與你們實驗有關的藥物。」

劉子謙微微挑眉，「催眠誘導劑？那還沒正式臨床使用。您確定她有接觸？」

我把小瓶粉末放在桌上。

「你看了就知道。」

他打開瓶蓋，聞了一下，神情一瞬間僵硬。

「這不是我們的最終樣品。」

「但它來自你們。」

他沉默幾秒，終於點頭，「有這可能。研究樣本去年外流過一次，一名實驗志願者偷走了樣品。」

「誰？」

「我們的研究助理——陳宥庭。」

我記下名字。

「他現在在哪裡？」

「離職了。據說出國。」

我冷笑。

「出國？」

「至少在名義上。」

敏貞插話：「博士，您能說說這藥的作用嗎？」

「它的學名叫‘E-IX’。原本設計用於治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讓病人在可控的夢境中重新面對恐懼，達到治療效果。但副作用是，部分人會上癮。」

「上癮？」

「對夢的上癮。」

劉博士頓了頓，目光落在那瓶粉末上，「我們稱那種狀態為『意識懸停』。病人會逐漸分不清現實與夢境，甚至在夢裡選擇不醒來。」

我低聲說：「林芷瑩。」

他點頭，「若她服用過量，確實可能導致心臟停止——因為她的大腦認為自己已經‘離開’了。」

這句話在我腦裡繞了很久。

“離開”——不是死亡，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存在。

我問：「那‘夢之彼端’聊天室？」

他微微一笑，「那不是我們的官方項目，但聽說有人在那裡以‘實驗社群’名義交流夢境體驗。」

「誰主導？」

「Solus。」

我心裡一震。

「你認識這名字？」

「當然。那是陳宥庭在實驗時使用的代號。」

一瞬間，整個實驗室的空氣變得凝滯。

我聽見自己的心跳。

陳宥庭——那個失蹤的助理、偷走藥物的人、聊天室的主導者。

一切都開始連線。

我沉聲問：「你有他的聯絡方式嗎？」

「沒有，但他曾留下個實驗備份——可以‘重建’受試者的夢境影像。」

「夢境影像？」我皺眉。

劉子謙轉身，打開牆邊的一台儀器。螢幕上顯示出人腦部的熱感圖。

「這技術叫‘視覺重構’。透過腦波反射與視覺皮層活動，我們能將人夢中的畫面轉譯成影像。」

「所以你可以看到林芷瑩的夢？」

「如果有她的腦電資料。」

「法證提取過她的腦部波紋樣本。」我說。

「那麼，或許我們可以試著看看……她死前，看到了什麼。」

那天下午四點，太平間。

我們把設備搬進冷氣低至十度的檢驗室。

劉子謙親自連接儀器，把電極貼在林芷瑩的顳葉上。

他說：「腦部在死亡後六十小時內，若保存得當，仍可提取微弱的殘餘電流。就像錄音帶的餘音。」

螢幕亮起，一道道波形緩緩浮現。

我屏住呼吸。

圖像開始成形——模糊、閃爍，然後漸漸清晰。

畫面裡，是那座高島屋廣場。

夜色籠罩，霓虹閃爍。

一個身影緩緩走近階梯，坐下。

她，林芷瑩。

鏡頭晃動，似乎是她的視角。

她抬頭，望向對面——一個男人。

男人穿著黑色外套，臉模糊成光影。

他對她微笑，嘴型幾乎看不清，只見唇角輕動。

劉博士調整聲波。

下一秒，喇叭裡傳出微弱的聲音——

「妳該睡了。」

那聲音低沉、溫柔，卻讓我後背發冷。

畫面閃白。

接著，是一道光。

光中有氣味——茉莉與檀香。

整個畫面化成粉紅霧氣，然後——全黑。

「結束了。」劉博士摘下耳機。

我沉默。

那一瞬間，我確定——

那不是夢。那是一場引導。

「她不是自殺。」我說。

「但也不是被殺。」

惠興的聲音從門口傳來，他靠著門框，「有人讓她
‘選擇’死亡。」

我看著螢幕，光影仍在殘留。

那男人的嘴角、那句話——「妳該睡了」——像在我

腦海裡刻下烙印。

「Solus。」我低聲道。

回到警署已是夜裡十點。

我坐在辦公桌前，翻看她的通訊記錄。

每一句話都像某種催眠。

【Solus】：妳說現實很吵。

【林芷瑩】：對。

【Solus】：那就別聽。

【林芷瑩】：可是我怕。

【Solus】：怕什麼？

【林芷瑩】：醒不來。

【Solus】：那就別醒。

我關掉螢幕，深吸一口氣。

窗外的夜色如墨。

城市的光在雨後閃爍，像無數雙眼睛。

我忽然想起一個多年前的案子——

也是一個女孩，死前留下笑容。那時我以為她在夢裡看見了天堂。

現在我明白，那不叫天堂。那叫陷阱。

桌上的電話忽然響起。

我接起，沒人說話。

只有一陣輕微的呼吸聲。

然後，一個聲音緩緩傳出——

「駱天祈，你該睡了。」

啪。通話中斷。

我盯著電話看了很久。

指尖還殘留那聲音的冷意。

窗外的燈閃了一下。

我走到窗邊，看見對面高樓有一道光亮著。

那光，粉紅色。

淡淡的茉莉香氣，忽然在房間裡瀰漫。

我不知道那香從哪裡來。

但我知道——

有人，正在看著我。

第四節・命令之聲

夜，靜得太乾淨。

乾淨到連自己的呼吸聲都嫌多。

我以為自己只是累了。

但那天晚上，當我閉上眼，世界開始不一樣。

那香氣又來了。茉莉、白檀、甜裡帶苦。

像是有人在我枕邊輕輕開了一瓶香水。

我知道那味道，也知道那意味。

——有人在試圖進入我的夢。

我看見自己走在一條陌生的街。

四周是熟悉的高樓，卻沒有聲音。

霓虹燈閃著粉紅色光，地面積著水，倒映出我自己的影子。

遠處，有個人站在燈下。黑色外套，臉模糊成一團光。

我停下腳步。

那人抬頭。

嘴角輕動。

「駱天祈，你該睡了。」

我想拔槍，卻發現手裡什麼都沒有。

然後，那光越來越近，亮得幾乎刺眼。

我用力眨眼。

整個世界像碎掉的玻璃——

下一秒，我坐起身，大口喘氣。

凌晨三點。

房間黑得發冷。

額頭滿是汗。

我低頭看見枕邊有一小撮粉紅色的粉末。

我沉默了整整一分鐘。

然後拿起手機。

「敏貞，現在到警署來。」

半小時後，MCS會議室。

敏貞披著外套，頭髮微亂，神情卻清醒得異常。

「你又聞到那種香？」

我點頭。

她拿出儀器，在我枕邊的粉末取樣。

「相同成分。」她低聲說，「但更濃。」

我冷笑，「所以他不只殺了她，還在挑戰我們。」

惠興也來了，他揉著眉心，語氣低沉：「你確定不是幻覺？」

「幻覺不會留殘渣。」我指著那粉末。

志仁敲打鍵盤，螢幕上顯示一張新追蹤地圖。

「Sir，我根據Solus登入IP的殘餘訊號重新交叉比對。他的VPN出口節點在本地——在警署內部網域。」

房間頓時一片寂靜。

「你的意思是……」惠興說。

志仁點頭：「Solus可能在我們系統裡。」

我靠在椅背，心裡一陣冷。

「警署內有人在用MCS的行動網路登入聊天室？」

「是的。而且時間正是你收到那通匿名電話之後。」

敏貞皺眉：「也許Solus早知道我們每一步。」

「所以我們必須換一個戰場。」我說。

上午十點，我們分頭行動。

志仁追查伺服器路徑；惠興聯絡情報組；我和敏貞回到新城大學，想找出更多與“E-IX”相關的研究資料。

劉子謙博士看見我們時，神情明顯緊張。

「我已經說過一切。」

「還沒。」我走近他，「你沒說，為什麼樣本外流後你沒有報警。」

他沉默片刻，眼神閃爍，「因為那時……我被命令不准報。」

「命令？」

「來自上面。研究資金由警政署特別基金撥款，項目代號‘M-9’。」

我心裡一沉。

M-9，是警署內部高機密項目，只對少數高層開放。

「所以這藥的研究，其實和警方有關？」

他點頭，「原本想用於特勤部門——製造短時催眠狀態，用於審訊、情報提取。後來副作用太強，被擱置。但……有人不想停。」

「誰？」

「我不知道。」他苦笑，「我只是個科學家。」

我轉身要走，他忽然說：「駱組長，你昨晚做夢了吧？」

我停下。

他眼神深邃，「E-IX在空氣中殘留時間可達二十四小時。只要接觸過，即使極微量，也可能進入夢境誘導。」

我低聲說：「你的意思是……我也被盯上了？」

他沒有回答，只遞給我一個小晶片。

「這是實驗時的監控副本，也許能找到你要的答案。」

下午三點，MCS臨時會議。

志仁展示晶片資料。

畫面是研究室的監控，日期是三個月前。

陳宥庭在操作儀器，身邊站著一名穿西裝的男子。

畫面模糊，但那人的背影——

我認得。

劉國藩署長。

我整個人僵住。

惠興咬牙：「原來是他。」

志仁顫聲說：「這樣解釋得通了。E-IX是內部實驗，樣本外流是假，‘外流者’根本在執行命令。」

敏貞低聲：「命令之聲……就是署長的聲音。」

那三個字在空氣裡迴盪。

我忽然想到夢裡那句話——

「駱天祈，你該睡了。」

那聲音……和署長幾乎一模一樣。

我深吸一口氣，壓下胸口的寒意。

「這事，誰都不能再知道。」

惠興點頭：「我會封鎖網路紀錄。」

志仁臉色發白，「Sir，如果署長知道……」

「他早就知道。」我打斷他，「只是我們太慢。」

夜幕降臨。

我一個人坐在警署天台，看著城市的燈。

風裡帶著一絲香。

我想起那女孩——林芷瑩。

她也曾抬頭，看著同一片天。

手機震動。

是未知號碼。

我接起。

「駱天祈。」

那聲音低沉、平穩。

「你在玩火。」

「署長？」我壓低聲音。

「你應該知道，有些夢該讓它繼續做下去。」

「你讓她死在夢裡？」

沉默幾秒，對方笑了，「她很幸福。夢裡沒痛苦。」

「那你呢？你也活在夢裡？」

「我只想讓世界安靜。」他緩緩說，「真正的秩序，
不靠法律，而靠控制。」

話音落下，電話掛斷。

我盯著手機，久久不語。

遠處傳來雷聲。

城市的燈光閃爍一下，像被誰關掉。

忽然，我的對講機響了。

是志仁，聲音急促：「Sir！法證中心爆炸——！」

我猛然起身。

夜色裡的風捲起灰塵，帶著淡淡的茉莉香。

那香味不再柔和，而是刺鼻，像燃燒的夢。

我握緊拳，低聲道：

「好，既然要做夢——那就讓我醒給你看。」

第一回・夜有光，光有味

第四節・命令之聲

第二回・香氣無形

第一節・灰燼之中

爆炸的聲音像把夜裂成兩半。

我衝下灣岸警署的樓梯時，遠處天際被一團粉紅色的光映亮，像誰把夢丟進了火裡。法證中心的位置準確無誤——玻璃、鋼梁、實驗室的白牆，在一瞬間化成飛散的字句。風很快，將碎裂的語言吹成灰；我在奔跑中想，這城市總是太擅長把真相燒成灰燼。

通訊頻道裡全是驚呼與嘶喊。

「——所有單位注意！法證中心發生爆炸，疑有二次引爆，警戒線……」

我打斷，「MCS在路上。志仁、敏貞，你們位置。」

半秒靜默，然後是志仁急促的呼吸：「我在A棟後坡道！敏貞在主棟二樓採樣室——她被困住了！」

我咬緊牙，轉頭對張珉敏：「你開車，最快。」

她點頭，Land Rover新Defender發出低沉引擎聲，像野獸在黑裡張口。我們貫穿兩個紅燈，衝上通往法

證中心的坡道。風擠進窗縫，並不清新——混著塑膠、織物、人體皮脂燃燒後的甜膩味。那是死亡的糖衣。

抵達時，主棟半邊崩落，樓板呈俯角倚在支撐柱上。滅火系統啟動得不徹底，火舌沿著天花板的通風槽鑽行。警戒線外，制服警員忙著疏散；內圈，特勤隊封鎖入口，口令冰冷。我們亮出通行證，一個眼神硬闖。這不是逞強，這是必要。

「你去北側樓梯，」我對珉敏說，「我走東翼——她在二樓。」

「小心二次爆。」

「我知道。」我拔下面罩，提盾入火。

火場像巨大的肺，一呼一吸都帶著粉塵。我踏上東翼梯間，階梯上灑滿玻璃粉，鞋底每一步都在尖叫。二樓平台被炸裂的鋼樑卡住，只留下一條身形側過才過得去的縫。我用盾頂住，身軀貼壁滑行，手電掃出一束光——煙裡浮現兩個人影，一高一矮。

較矮的那個在咳，聲音我一聽就知道：「志仁。」

他的袖口焦黑，肩頭濺血，還死命撬著金屬門。另一頭是採樣室的防爆門，爆壓將門軌擠歪，密封膠像燒融的傷口。他聽見我，回頭，眼裡只有一個名字：「敏貞在裡面！」

我貼耳門縫：「李敏貞，聽到回應。」

裡面沉寂一瞬，傳來兩下敲擊——短、短。

她還活著。

我退後半步，快速掃視門框結構，「拉不開，得切。」

志仁把工具包推給我，聲音抖：「電鋸在這，但電快……」

「不用。」我摘下外套，裸出前臂，運勁——八極的勁，講究貼、靠、崩、打，不是拿來劈鋼的；可力的道理不問門派，只問入口。我以盾為楔，肩為錘，步法連環，瞬息三撞：

第一次，試力；

第二次，移位；

第三次，把整個門軌震出一條指寬的裂。

「再來！」志仁吼，竟也提起滅火器當錘，與我一內一外對打門框。我們像在同一節拍上——他是空手道出身，力直，肯拚；我以勁導力，把他的直力轉成門框的斜剪。第四撞時，門封條崩裂，熱氣以嘶鳴回敬。我踢開門縫，身影一縮，鑽入。

採樣室裡煙不大，卻更可怕——是白色的霧，帶檀與茉莉，一種甜得刺鼻的氣味。這不是常規火場煙，是「E-IX」的粉塵二次揚起。我心頭一凜，肺部本能想咳，但我壓住，只用最淺的胸式呼吸。

敏貞靠牆，護目鏡已裂，口罩半掛。她看到我，居然笑了一下，淡淡的：「你來晚了兩分鐘。」

我走到她前面蹲下，目光掃過她的瞳孔反應、呼吸頻率，判斷清醒，但邊緣有輕微心律失常的跡象。「站得起來嗎？」

「可以。」她話音剛落，一截燒紅的導線咄一聲墜地，火舌沿地面迅速爬行。我抓住她手腕一提，半抱半拖出門。

門外，志仁已把消防毯鋪成臨時滑道，將我們包住，借重力把人往梯間撤。背後一聲悶吼，採樣室內部二次爆燃。我們翻到平台時，熱浪追上來，像手伸來扼住後頸。志仁回身，竟徒手拉起掉落的鋼樑一角，給我們爬過的空間。我在那瞬間看見他手臂肌肉顫抖，青筋繃出，眼裡的恐懼被某種更頑固的東西壓住——那東西叫「不准她死」。

我們衝下最後一段階梯。冷風灌進肺裡，我才允許自己咳嗽。敏貞把口罩扯下，扶膝大口呼吸，眼角全是火光的倒影。志仁把她攬住，手還在抖，卻努力平穩：「你還好嗎？我以為——」

她抬眼，眼神裡有火、有水，也有倖存後的決絕。她伸手扣住他的後頸，將額頭抵上去，低低地：「謝謝你。」

志仁像被電了一下，整個人僵住。

我移開視線，讓他們有兩秒的時間。兩秒就夠決定很多事。

救援隊接管火場，醫護來測一氧化碳與毒性暴露。敏貞拒絕上救護車，理由簡短：「我得留下。」志仁寸步不離。灰燼中的空地，風把灰帶走一些，又落回我們鞋面。白色像雪，可每一粒都烙著黑。

我讓珉敏啟動無人機，從上空掃描結構崩落的軌跡、爆心位置、火舌蔓延方向，再把資料丟給我手上的平板。畫面顯示爆心並非在主實驗室，而在走廊的儲藏室——更精確地說，在一隻金屬滾桶內。那不是偶發，那是佈雷。

「誰能把東西送進儲藏室？」珉敏問。

「能刷進去的人。」我回答，「或者能命令人刷的人。」

我正要讓隊員擴大搜尋，特勤隊長卻帶著幾名警員過來，表情冷如金屬：「駱組長，請你們交出行動記錄與隨身裝備，接受內部調查。」

我看著他胸章，又看他背後那輛不該這麼快出現的內調專車。太快了——快到像等在拐角只等我們撞上。

「理由？」

「匿名舉報。指明MCS涉入非法實驗，與爆炸相關。」

匿名。誰都知道那不是匿名。

「我們會配合。」我平聲說，把對講機與隨身硬碟交出，但將一枚最大容量的微卡指腹一扣，滑進袖口。這不是戲法，是習慣——保留一條能呼吸的縫。

臨時盤問在現場邊緣的活動帳篷裡進行。問題流水線一樣無情：行蹤、接觸、動機。每個問法都在試圖把「可能」捏成「事實」。而事實在火場的煙裡永遠先被嗆到。

我知道自己在下盤棋。

第一步，是讓隊伍不散。

第二步，是讓我們先有答案，而不是被答案。

「你們要的是協助還是替罪羊？」我最後問。我的聲音不高，但足夠讓帳篷外停下兩個路過的人。特勤隊長看了我一眼，選擇不回。我懂他的困難——命令之上是生涯，之下是良心。多數人選前者；我偏偏只剩後者好選。

外頭傳來一聲短促口哨。我知道那聲音，屬於李惠興。

他沒走內圈通道，避著所有鏡頭從消防水帶後鑽到我身邊，弄得滿身灰。「借火。」他跟我玩笑，點起一根菸，不抽，只讓煙在他指間繞。他低聲：「兩個線人給我同一個名，時間差不到半小時。」

「誰？」

「‘摩耳甫斯’。」他故意用希臘音，「Project MORPHEUS。這不是地下傳說，是實體；而且不是單點，是網。醫院、研究所、私人診所、某些保全公司的睡眠艙，串在一起。核心只有一個字：‘控’。」

「署長在裡面？」

他抖掉煙灰，「不只是‘在’，更像‘是’。」

我盯他。

「他不是發起者，但他把這東西變成了制度。」

我沉默片刻，心底那口火被風一吹，燒得更旺。「證據？」

「有片子。」惠興把一個指甲大小的晶片塞到我掌心，「線人從某保全公司伺服器撈的。你不會想在這裡看。」

我把晶片藏進長袖的縫線裡，像藏一枚針。

「還有，」他補上一句，「有人準備對你下手。」

「我已經聞到了。」

他一愣，苦笑，「你這人，連恐嚇都聽起來像次序良好的天氣預報。」

那邊，醫護正替敏貞清理手臂擦傷。她沒喊痛，只問

：「爆心在哪？」

我把空拍圖遞給她。她看了半分鐘，指出兩處異常：「這裡與這裡——粉塵濃度的分層不自然，像是刻意噴灑。若是E-IX粉塵在火場被熱風捲動，本該旋渦狀，而不是條帶狀。條帶意味著……」

「人在走，手在撒。」我接。

我們對視的那一刻，彼此都知道——這不是消滅證據的爆破，這是宣示：你們的鼻子，遲早被我們的香掐住。

志仁回來，一手拿著破裂的硬碟外殼。「主伺服已經燒到讀不出，但備份櫃裡有兩片SSD沒完全壞。我可以試著救，但需要乾淨的環境。」

「不能回警署，」我說，「內調已經盯住我們每台機。」

「那我家。」他脫口而出，又頓一下看向敏貞，「或者，妳那邊？」

她笑了笑，「我住得太近，容易被找。我們去你家。」

志仁有點慌，像突然被拉進比爆炸更可怕的漩渦。他點頭，眼神卻亮了一瞬。

風向轉了，火場的煙往南壓。指揮官呼叫清場，特勤隊長冷聲通知：「MCS解散待命，回署等候調查。」

待命，是把你放進玻璃盒裡等陽光把你曬熟。

我轉身，對所有人說：「我們回署。」

每個人都懂我真正的意思——我們「回署」，但不是回去睡。

——
夜裡十一點，灣岸警署。

內調的人坐在署長辦公室門外，像兩尊會呼吸的雕像。走廊太安靜，安靜到能聽見光在牆上滑動。

我把配槍、MP5、長短棍與盾牌照規定入庫，簽名、蓋指紋，做足一切「配合」。做完後，我讓大家去地下層A區的車庫「檢視無人機損傷」。那是我們的暗號：真正的會議在車庫。

車庫裡混著汽油與機油味，安穩得像一種古老的庇護。志仁打開Defender後尾門，擺出他的臨時「戰術桌」。

我把惠興給的晶片插進離線筆電。畫面跳出一段低清監控——一間小手術室，床上躺著一個人，頭戴腦波環。鏡頭角落有日期：兩個月前。

畫面右側，出現兩個人影。第一個穿白袍，我認得——劉子謙。第二個穿西裝，背影寬，脖頸處有一道很淡的舊傷疤。

我不用看臉。那道疤像是十年前的一起掃黑行動留下的——我在現場，他也在。

劉國藩。

畫面裡他張口說話，沒有聲音，但我讀得到嘴型：「加——強——劑——量。」

劉子謙明顯遲疑，最後仍調高數值。幾秒後，床上人的體徵飆升，腦波像狂浪。

畫面抽風般一黑，恢復時只剩一張空床。

志仁硬生生倒吸一口氣：「人呢？」

珉敏低聲：「被拖走，或……停止影像前就停止了。」

「檔案的尾碼是M-9-Δ，」志仁快速翻檔，「Delta版本，代表偏差試驗。」

偏差，常是人命。

我把影片關掉，四周的沉默像厚毯蓋下來。

「這不是實驗，」我說，「這是馴化。」

敏貞點頭，嗓音啞了一點：「讓人學會服從——從夢開始。」

「下一步呢？」惠興問。

我看向車庫出口。走廊盡頭的燈亮滅一下。像有人眨眼，提醒我們：時間。

「我們分兩線。」我把手指在空中劃出兩條安靜的路徑，「我跟珉敏盯著長與‘Morpheus’的資金、設

備、資產路徑；惠興，你線人線走到底，想辦法摸到‘睡眠艙’節點；志仁、敏貞，你們把SSD裡能救的都救出來，一枚位元都別放過。」

「志仁，」我頓一下，「把你家門鎖換了。」

他愣了愣，尷尬地笑，「我本來就想……」

敏貞接上：「今晚就換。我陪你。」

她說「陪」的時候很自然，也很堅定。共患難的決心，在火裡早已焊死。

我把對講機調到小功率直頻，避開署內中繼站。「行動代號『夜舵』。每四小時報一次簡訊，不講位置，只講進度。有人失聯三十分鐘，其他人自動切入其線路。」

「如果被叫停？」惠興問。

「就當我們沒聽見。」我拉開後門，夜風劃進來，
「我們不是要造反，我們只是要醒著。」

零點二十分。

我與珉敏沿濱海快速路往東，車裡只剩引擎與心跳。她開得專注，手像貼在方向盤上對勁，一點多餘動作都沒有。

「你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嗎？」她忽然問。

「誰？」

「劉國藩。」

我想了幾秒，回答：「他相信秩序能由恐懼與睡眠構成。恐懼讓人不動，睡眠讓人不想動。」

「那你呢？」

「我相信痛能讓人記得。」

她側過頭看我一眼，沒再說話。她知道我是在說我自己——一場失去讓我記到現在。

我們的目標，是署長名下並不存在於公開資產申報的基金會——「鉛白基金」。名字乍聽像藝術贊助，但我在一份舊報表腳註見過：鉛白，畫布打底劑，用來遮蓋原有痕跡。基金的帳戶資料被層層殼公司包裹，最後通向一間「睡眠科技有限公司」，再分流至三家保全公司與兩家診所；診所的睡眠艙正是

「Morpheus」的末梢神經。

我們在工業區外圍停車。夜裡的風帶鹹，從海上吹來，像未說完的故事。

珉敏把左輪靠近矮牆，讓我們能以牆為掩體翻入。她先，我後。落地那一刻，右腳外旋、膝微曲，盡可能把聲音收在骨頭裡。

倉庫門無鍵孔，只有指紋板。

我拉出一支細長的碳纖維片，像是雨天夾報紙的夾子，輕貼在板邊，慢慢推進至導線槽。「韓式」小技巧，從汗液殘留電容分佈先偵測曾用者最大值，再以微電流欺騙晶片。這些年，我學會把很多東西變武

器，也學會把很多武器裝進沉默。

綠燈亮。門滑開一指寬。

一股冷空調味帶著若有若無的檀香。

我們對視一眼。

「進。」我說。

倉庫裡排著三座銀白的艙體，像三口沒有蓋的棺。旁邊的控制台上，屏幕顯示著規律到讓人不安的呼吸曲線。

「還在跑。」珉敏低聲。

我走近，屏幕左上角寫著：M-9/ Δ —Compliance Protocol（順從協議）。

我把手機相機調到離線錄製，逐頁拍下。硬碟抽出時，有微弱的磁鎖卡扣聲。我停，耳朵在黑裡豎起來。

遠處走廊，傳來鞋底擦地的顆粒聲，一下、一停、再一下。不是巡邏——巡邏的腳步更莽，這雙腳很聰明。

我朝珉敏做了個手勢。她瞬間明白，滑到機械櫃後。

腳步靠近，停在門口。

我吸一口氣，讓自己變成影。

門邊光線被人影遮半。那人沒進來，只在門框內側，用指尖輕輕敲了兩下——短、短。

我心臟一緊。那是我們在火場聽過的節奏。

一個低啞的聲音在暗裡開口：「駱組長，你該睡了。」

不是署長。

但聲音的弦，繫在同一張琴上。

我不回話。

他輕笑，轉身，腳步遠去。

我沒有追。追，是把節奏交給對方；不追，才能留住自己的呼吸。

我把硬碟塞進內袋，目光落回那三口艙。

其中一口艙的監控顯示——WAITING SUBJECT。

等人。

等誰躺進去，讓夢完成閉環。

我忽然很想笑。

我從來不信命，但此刻我相信一件事——

他們等的人，永遠不可能是我。

——

我們撤出時，遠處海上傳來船鳴。那聲音穿過工業區，像一條看不見的路。

回車上之前，我收到群組訊息，只有兩個字：到家。
發件人：李敏貞。

下一條：開始救檔。附帶一張照片——拆開的SSD、
焊錫、志仁的指尖。

再下一條：我們在一起了。

後面跟著一個表情符號，像火後的微笑。

我看著訊息，指尖停了半秒。然後，只回了一句：恭
喜。今晚別睡太熟。

她回：放心，我現在最清醒。

我把手機收回口袋，抬眼。

城市的燈在遠處像海。海風翻過路面，帶來一絲很
淡、很淡的茉莉——好像提醒我：夢還在，但我們也
在。

「走吧，」我對珉敏說，「去找更深的骨頭。」

她發動引擎。車頭燈把夜推開一片。我在心裡默念一
個名詞，讓它像針一樣固定住我的方向
：MORPHEUS。

灰燼之中，東西不會自己說話。

要讓它們開口，得先把自己的心，磨得比灰還細。

而我，已經準備好——用拳、用眼、用所有還能呼吸
的秒，去把夢一層一層剝開。

第二節・暗流之下

世界在沉默時最吵。

越安靜的時候，聲音就越多——只是藏在裡面，不讓你聽見。

而我，偏偏聽得見。

法證中心爆炸後的第三天，新城看似恢復秩序。新聞冷靜得像在播天氣：「警方初步調查，疑為化學品意外反應，案件仍在深入調查中。」

每個字都像是為誰寫的安魂曲。

我們被要求「休假待命」。

在警察的世界裡，這四個字代表一種禮貌的放逐。

你還在，但已經不被信任。

我和珉敏換上便裝，棲身在濱海工業區外的一間廢棄倉庫。

門外是貨櫃堆疊的金屬城牆，風過時會有鐵皮摩擦聲。

我們把車停進去，用蓄電池接上筆電，關掉所有連網功能，只用離線模式工作。

那感覺像兩個逃犯——其實，我們的確是。

「志仁那邊有進展。」珉敏拿著手機，語氣壓低。

螢幕顯示一段亂碼逐漸被解密的畫面。

我看見片段的檔名跳出：「M-9_SUBJECT001」

「意識干預日誌」「協議記錄_Audio」。

「他說SSD救回三成數據。」她抬頭看我，「裡面有影像，也有聲音。」

我沉默片刻，開口：「等他確認安全，我們才看。」

珉敏點頭，但眼神裡有一絲不安。

「天祈，如果署長真的參與這個計畫……」

「那他不只是罪犯。」我打斷她，「他是建築師。」

「建築師？」

「他在蓋一個看不見的監獄。讓所有人都睡在裡面，做同一個夢。」

我語氣平靜，但指尖卻在顫。

那不是害怕，而是一種冷——一種看到太多謊言後的冷。

中午十二點。

李惠興傳來暗號訊息：「鸚鵡飛。」

這是我們早期查毒品案時的暗語，意思是「有料」。

我到指定地點——舊牛車水的地下酒吧。

門口掛著「維修中」，實際上是他線人的據點。

裡頭燈光昏黃，空氣混著煙與廉價酒味。

惠興坐在吧台，面前擺著兩杯未動的威士忌。

「這地方的聲音比酒多。」我坐下。

他笑，「這裡的每個人都在偷聽別人。這樣反而安全。」

他遞來一個信封，裡面是一張照片——夜視鏡拍的，角度偏高，似乎是監控截圖。

畫面裡是署長劉國藩，站在一間地下設施中，背後是一排睡眠艙。

照片角落的時間碼顯示：2021年9月14日，比林芷瑩死亡早四天。

「這是在哪？」我問。

「碼頭區一號冷藏倉，外表掛著‘永成冷凍物流’。」

「線人怎拿到？」

「他是那裡的夜班保全。」

「他還活著嗎？」

惠興沉默幾秒，「昨天被車撞死，報告寫‘意外’。」

我掐滅煙。

「這世界真喜歡替人寫結局。」

「而我們負責撕開封面。」惠興淡淡說，「還有一件事。那晚法證中心爆炸前，署長在那裡。」

「證據？」

「有人看見他走進去，十五分鐘後離開。」

我看著酒裡的倒影，酒面泛著紅光，像液體的夕陽。

「他在清理現場。」我低聲道。

「更準確地說，」惠興接，「他在『終止』某個實驗。」

晚上八點。

志仁傳來加密文件，附上一行簡訊：

「別連網。開啟後十五分鐘自毀。」

我和珉敏坐在昏暗的倉庫裡，筆電螢幕照亮她的臉。

影片畫質不高，像舊式監控。畫面裡是一間實驗室——我們認得，是法證中心地下層。

鏡頭前，一名年輕女子被綁在椅上，頭戴腦波儀。

旁邊的螢幕顯示：Subject 7 — L.Z.Y.

林芷瑩。

畫面顫抖幾下，顯示另一個角度。

署長走進畫面，脫下外套，語氣沉穩：「準備進行第七階段。」

劉子謙博士在一旁猶豫：「她的腦波超標，進入夢境時間太長，可能……」

「我說——開始。」署長語氣冷得像命令機器。

機器運轉聲升高。

螢幕上的波形暴漲。

林芷瑩睜大眼，嘴唇微張，沒有聲音，只有痛的表情。

然後，她忽然笑了。

笑得平靜。

劉國藩的影子映在她臉上，像一張黑色的手。

畫面斷。

螢幕上跳出錯誤訊息：「Data Corrupted」。

珉敏按下暫停，長長吐一口氣。

「這就是她的死。」

我點頭，「她是實驗品。署長需要證明E-IX能控制意識——讓夢成為工具。」

「那他為什麼要燒掉法證中心？」

「因為林芷瑩不該醒來。她的腦裡，也許還有他不想

留下的證據。」

沉默。

珉敏看著我，「天祈，你打算怎麼辦？」

「繼續查。」

「即使對手是整個警政署？」

我看著她的眼睛，那裡有火。

「我查的不是他們。」我說，「我查的是——真相應該屬於誰。」

同時，另一邊。

志仁的公寓，西區舊住宅區。

電焊的光一閃一閃，牆上掛滿拆解的硬碟與電路板。

敏貞坐在沙發上，筆記本上記著解碼過程。

「檔案還剩七個小時能救回。」志仁說，手還在鍵盤上飛。

「七個小時，我們可能被發現。」她抬頭。

「我知道。」他笑了一下，「但要是怕，我就不會喜歡你了。」

她愣了半秒。

「你在火裡救我，還有什麼我不能怕的？」他繼續打字，語氣輕得像玩笑。

「那不是救。」她低聲說，「那是……選擇。」

他停下，抬頭，「選擇？」

「我選擇相信你能回來。」

她說這句的時候，語氣平靜，但眼角有光。

志仁伸手，覆在她手上。

兩人沉默，卻比話更重。

螢幕忽然亮起一個新文件夾：「Project MORPHEUS / Directive」。

他們對視。

敏貞說：「打開。」

志仁按下Enter。

畫面顯示一份文字記錄——

「目標：建立可控意識群體模型。」

「方法：透過E-IX誘導共同夢境，實驗對象彼此共享記憶，形成集體潛意識。」

「應用：社會穩定管理、行為引導、情緒控制。」

「主要監督者：L.G.F.」

L.G.F.——劉國藩。

志仁罵了一句粗話。

「他要建立一個夢境社會。」敏貞低聲，「一個沒有反抗、沒有情緒的群體。」

志仁沉默良久，然後說：「那我們就做第一個夢裡清醒的人。」

那晚，我們四人各自分散。

我和珉敏潛入「永成冷凍物流」——那張照片的地方。

倉庫外觀和任何冷藏場無異，但紅外線掃描顯示地下有層結構。

我撬開排風口，冷氣如霧噴出，內裡是一道鋼製梯。梯下，是黑。

燈光閃了三次後，才穩定。

地下層比我們預期的大，一整排銀白睡眠艙整齊排列。

空氣中瀰漫熟悉的香氣——茉莉、白檀、甜苦交錯。

牆上的標語寫著：

「夢裡無罪。」

我走近第一個艙。

透明蓋下，一名男性沉睡，面無表情。

生理監測顯示：心跳穩定、腦波α值高。

珉敏看著儀表，「他們沒死。」

「不，他們被留在夢裡。」

我掃過每個艙體的標籤，突然停住。

第七個名字——

LIM, ZHI YING（林芷瑩）。

我胸口一緊。

她的艙體完好，心跳緩慢卻穩定。

珉敏低聲：「她還活著？」

我盯著那數據——心律每三秒微弱波動一次。那不是活著，那是「被留住」。

忽然，艙體旁的螢幕亮起。

文字自動跳出：

「歡迎回來，駱天祈。」

我們同時拔槍。

倉庫內所有燈光同時轉為粉紅。

空氣裡的香氣變濃，幾乎能嚐到甜。

喇叭裡傳出一個聲音——低沉、平穩、像命令。

「駱天祈，別再逃了。」

「你查的夢，不屬於你。」

「回來吧。睡吧。」

那聲音是署長。

我舉槍對準控制台，「如果這是夢，那我讓它醒。」

一槍打碎主控屏幕，火花飛濺。

燈光閃爍兩下，全暗。

黑暗裡，只剩香氣。

像血，也像花。

我聽見遠處機械啟動的聲音，艙體一個接一個打開。

珉敏握緊我的手，低聲：「他在等我們進去。」

我回握她的手，冷笑：「那就讓他等一輩子。」

我們轉身往上衝，背後艙蓋一聲聲打開，像野獸甦醒。

每一步樓梯，都像踩在夢與現實的邊緣。

而我知道——

這場戰爭，已經不是破案。

這是從夢裡奪回清醒的戰爭。

第三節・潛入者

夜色總有重量。

當我和珉敏衝出「永成冷凍物流」的暗門，風在耳邊並不是呼嘯，而是壓著的呼吸。

整個倉庫區已封鎖，紅藍警燈反射在鐵皮上，一閃一滅。

那是一種令人不安的節奏——熟悉、整齊、卻沒有情感。

「他們動得太快。」珉敏低聲。

「不是追我們，」我說，「是包我們。」

我們藏身在貨櫃堆的陰影間，頭頂的探照燈緩緩掃過。

燈光未及的那一瞬，我牽她的手往左滑入。

那是本能——一種多年刑偵留下的身體記憶：

當恐懼要你停下時，你必須更快。

遠處傳來無線電：「目標車輛確認，代號MCS-02。」

全區封鎖。」

「他們用我們自己的代號。」珉敏咬牙，「真諷刺。」

「習慣吧，」我低聲，「體制的第一課：當你質疑它，它就會把你改成罪犯。」

志仁的公寓。

凌晨一點零三分。

他與敏貞在三台螢幕前交替操作，桌上散著拆開的SSD與線路。

「最後一塊救出來了。」志仁擦掉汗，笑得像剛從地獄爬回來。

敏貞靠過來，看著螢幕上閃出的文件名稱——

M-9_PROJ-ALPHA_LOG / Classified。

她指著第一行標題：「‘主控節點’？」

志仁打開文件。

畫面顯示一張結構圖：

**[Central Core : New City Police Mainframe /
Cognitive Network Division]**

**[Sub Nodes : 法證中心 / 醫學院附屬實驗室 /
永成冷凍物流 / 監控網統合單元]**

[Admin Access : 001 — L.G.F.]

[Authorized Field Subjects : 005 — L.T.Q.]

敏貞屏住呼吸，「L.T.Q....駱天祈？」

志仁愣了，「他也是實驗對象？」

「不，」她搖頭，「他是控制組。」

螢幕底部出現一行備註：

‘Control Subject shall undergo Stage-2
induction upon trigger protocol.’

她低聲念完，瞳孔收縮。

「Stage-2 induction.....夢境誘導第二階段。」

志仁的聲音啞了：「也就是說.....他早就被標記？」

「他以為在追查案件，其實正走進他們為他設的
夢。」

我們這邊。

風越吹越冷，雨點細細落下。

珉敏靠在貨櫃後，輕喘，「下一步？」

「先離開這裡。港口南面有排水渠，通往地鐵施工
區。」

「那志仁他們？」

「我們聯絡不了他們。」

我掏出通訊器，聽見的只有白噪音。

那不是訊號斷，而是被靜音。

他們切斷了整個頻段。

我忽然意識到另一件事——

靜音不只是電磁。它也可能是E-IX在發作。

香氣開始變濃。

風裡有茉莉的甜，有檀香的溫。

我握緊拳頭，呼吸變重。

珉敏注意到，伸手按住我的肩。

「天祈，你聞到了？」

我點頭，「太濃了。」

她立刻掏出一個小瓶——法證實驗時留下的解抑氣霧。

「吸這個，快。」

我深吸一口，喉嚨一陣灼燒，香氣瞬間淡了。

「E-IX氣溶狀態，」她解釋，「可以藉空氣散布，造成幻覺與時間錯亂。」

「他們想讓我們在夢裡被抓。」我冷笑，「聰明。」

我們爬進排水渠，沿著管道往外。

頭燈的光束劃過牆壁，閃著一層薄霧。

牆面上，有紅色粉筆字跡——

Wake up, L.T.Q.

我停住。

那不是筆跡，是血。

新鮮的，剛乾。

「誰知道我名字？」

珉敏看著那字，臉色發白。

「可能是……警隊裡的人在警告你。」

我搖頭，「不，這是署長的手筆。」

我指著「Q」那一筆。

它不是橢圓，是弧線——一種我見過的書寫習慣。

署長簽名時總是這樣。

「他在跟我玩。」我低聲，「他要我以為我醒著，但其實……我可能早已睡了。」

另一邊，志仁正打包硬碟。

「我們得離開這裡。」他說。

「去哪？」敏貞問。

「去誰都找不到的地方。」

話音剛落，外面傳來敲門聲。

兩下——短短的敲擊。

他們對視。

志仁拿起配槍，走向門口。

「誰？」

門外聲音平靜：「警署內調組，請開門配合。」

敏貞搖頭，「不對，內調不會半夜上門。」

志仁抿唇，從窗邊探出一眼——

樓下街道有兩輛黑色無標車。

他立刻抓起硬碟，從後窗翻出，手一伸，把敏貞拉下。

剛落地，門被撞開，樓梯口爆出強光。

他們沿著後巷狂奔。雨越下越大，地面反光像鏡。

敏貞滑了一下，他拉住她。

那一刻，兩人都沒說話。

她只是抬頭看他——那眼神裡有「怕」也有「信」。

他笑，「這次我先跑前面。」

他往前衝，轉角時甩下一枚煙霧彈。

煙裡，茉莉香滲出。

她心頭一震。

「不是煙霧彈，是——！」

話沒說完，她的視線開始模糊。

志仁回頭，也跟踣了一下。

兩人跌進一片粉紅霧氣中。

他用力抱緊她，聲音低到幾乎聽不見：「無論發生什麼，你都得記得……我們真的存在。」

然後，一切陷入靜止。

港區外。

我與珉敏穿過排水渠，來到施工隧道。

手機突然亮起——不該亮。

螢幕顯示：志仁的訊息。

只有一行：

「我們安全，別回頭。記得——夢會模仿真實。」

我眉頭一皺，立刻關機。

「他們的訊號可能是假。」

珉敏問：「那怎辦？」

「找惠興。」

惠興是唯一還能在體制裡活動的人。

我撥給他，用暗頻道。

他的聲音沙啞：「你在哪？」

「地鐵施工區。」

「別動。你聽我說——內部正式通緝你，理由是叛逃與洩密。」

我苦笑，「這下真的成夢魘了。」

「不止。署長剛召開緊急會議，宣布MCS全員‘被接管’。」

「接管？」

「他們會用醫療理由，強制‘心理安置’。」

「E-IX。」我冷聲，「他要我們全部‘安眠’。」

「我有個線，」惠興壓低聲音，「今晚兩點，碼頭十二號倉，有個人能帶你出境。」

「誰？」

「別問。信我一次。」

「好。」

通話結束前，他忽然又說了一句：「天祈，記得，不要相信任何出現在夢裡的我。」

那句話讓我心底一顫。

凌晨兩點，碼頭十二號倉。

雨停，海面平靜得詭異。

我與珉敏靠牆等待。

遠處一艘小艇亮了兩下燈——暗號。

我示意她留意。

但下一秒，整個碼頭的燈齊亮。

「駱天祈，別再跑了。」

那聲音從擴音器傳來，平穩、冰冷。

署長。

四周黑衣特勤隊列成半圓。

槍口反光。

我舉起雙手。

「你贏了。」我淡淡說。

他從人群後走出，雨衣的帽簷下看不清臉，只見嘴角微彎。

「不是我贏，駱天祈。是秩序。」

「秩序？」我冷笑，「那是什麼？用藥物餵夢的牢籠？」

「夢裡沒有痛，沒有反抗。人類不需要清醒。」

我上前一步，眼神直視他。

「那你呢？你清醒嗎？」

他微頓。

就在那一刻，珉敏拉住我，耳語：「他的影子——沒有。」

我愣了一下。

抬頭。

倉庫燈亮如白晝，所有人都有影子，唯獨他——沒有。

「這不是現實。」我喃喃。

「不，」署長笑，「這是你第二層夢。」

我閉眼，深吸一口氣，胸口那瓶解抑氣霧的味道殘留。

我低聲：「那就讓夢燒起來。」

我掏出引爆器，按下。

整個碼頭瞬間爆出火光。

我們被衝擊波掀翻。

耳鳴之中，我聽見珉敏的聲音——遠、卻真實。

「天祈，還活著吧？」

我想回答，卻什麼都說不出。

眼前一片白。

最後的記憶，是火光裡飄散的香氣。

甜中帶苦。

像茉莉，也像血。

第四節・命夢交界

我再次醒來時，世界是白的。

沒有邊界，也沒有聲音。只有無限延伸的光。

我以為自己死了。

但胸口的疼痛提醒我：我還活著。只是，不確定活在
哪裡。

我站起身，腳下是水——淺淺的一層，反射出天空的
白。

遠處有一個人影，靜靜坐著。

我走近，看清那張臉——署長，劉國藩。

他穿著一身乾淨的制服，手上拿著一杯茶，像在會議
休息室。

「你醒了。」他語氣平淡。

我冷冷地看著他：「我在哪？」

「你以為？」

「夢。」

「不完全。這是第二層——你的腦被E-IX刺激後進入的『交界層』。現實在外，夢在內，你在中間。」

我笑了，「那你呢？你是幻覺？」

他抿一口茶，淡淡道：「我是這層的主導者。沒有我，你出不去。」

我四下望去，白光漸漸起了波紋，開始化成畫面——
港口、爆炸、珉敏的影子、那片粉紅色的光。

「她呢？」我問。

「你的潛意識讓她留下。現實中，她的身體已經進入臨界狀態。」

「你對她做了什麼？」

「讓她安靜。」

我掐住他的領口，怒吼：「你到底要什麼！」

他不掙扎，只是看著我，眼神冷靜得像看一個病人。

「我要一個不會再犯錯的人類社會。夢是唯一能做到的工具。Project MORPHEUS，不是為了控制，而是——重建。」

「重建？」我冷笑，「你在毀滅。」

「毀滅什麼？衝突？犯罪？自我？」他微微前傾，
「駱天祈，你查案查了一輩子，看過多少無辜的人死，多少兇手被放？你不累嗎？夢裡，沒有人受

苦。」

「那也不是真實。」

「真實是什麼？」他反問，「是謊言、背叛、死亡？還是你自己逃不掉的罪？」

那句話像刀子一樣刺進我。

我後退一步。

「你在說什麼？」

他露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容：「你忘了嗎？Project MORPHEUS最早的測試代號是『TQ-1』。」

我愣住。TQ——駱天祈。

「你是第一個受試者。」他低聲道，「E-IX在你體內流動了五年，你的夢——是這整個計畫的基礎。」

我腦裡一陣轟鳴。

畫面閃過——實驗室的白牆、腦波儀貼在我頭上的冰冷觸感、醫生的口令、劉國藩在觀察窗後的背影。

原來……這一切不是從林芷瑩開始，而是從我開始。

「你騙了我。」

「我給了你第二次活著的機會。」他平靜地說，「你那次槍戰重傷，本應死。是E-IX救了你。」

我閉上眼。那年，我被派去掃黑行動，子彈穿過肺

葉。醒來後，他親手把徽章還給我，說我撿回一命。
原來那命，是藥撿回的。

我喃喃：「所以整個MCS……」

「都是你潛意識重組的。惠興、志仁、敏貞、珉敏，
他們都來自你記憶裡的真實人物，但在這裡，他們只
是你人格的投影。」

「你說謊。」我低聲。

「真相不需要信任。」他冷笑，「你早該醒了，只是
你不肯放棄他們。」

我握緊拳，胸口的痛越來越重。

「要我放棄？先讓我確定這不是夢。」

我拔槍，對準他心口。

「開槍吧。」他不閃，「如果這是夢，我不會死；如
果這是真實，你也出不去。」

我扣下扳機。

槍聲迴盪。

血花在白光中散開——卻不是紅的，而是粉的。

他微微一笑，慢慢倒下。

白色世界開始崩塌。

我驚醒。

周圍一片黑。呼吸沉重，空氣有鹽味——海。

我在海邊，潮水拍著腳。

遠處有火光。

我掙扎起身，看見珉敏倒在不遠處，手還緊緊握著我的袖子。

「珉敏！」我衝過去，她微微睜眼。

「我們……活著？」

「我不知道。」我環顧四周，碼頭倉庫的殘骸還在冒煙。

天空泛粉紅，像夕陽，又像……還沒醒的夢。

我的耳機忽然有聲音——

「駱Sir，是我。」李惠興的聲音。

我一震，「你在哪？」

「你別出聲。署長死了。」

「什麼？」

「他在醫學院地下室被發現——腦部損毀，像被E-IX反噬。」

我沉默。夢裡那一槍，竟然……反射到現實。

「那Morpheus呢？」我問。

「我查到了源頭。」惠興的聲音壓得更低，「那計畫

不止於夢。他們試圖用E-IX在群體層面建立同步意識——讓整個城市的夢接在一起。你是第一個‘節點’。他們以你的腦波為模板，製造出城市的‘穩定頻率’。」

我只覺得頭皮發麻。

「所以……只要我死，整個系統就會崩。」

「沒錯。」他頓了頓，「但你活著，系統也會不停地重啟——直到你願意‘入睡’。」

「那我該怎麼辦？」

「我在北碼頭，有艘貨船。能離開新城，就能脫離訊號範圍。但你得快。」

「那你？」

「我留下。」他苦笑，「總得有人幫你按下關機鍵。」

「惠興——」

「別說了，」他打斷，「我這把老骨頭，早就該睡。你還有他們。去。」

通話斷。

我抬頭望著那片粉紅的天。

風帶著茉莉香，卻不再甜。

我知道，那不是花香，是記憶在燃燒。

我們到了北碼頭。

遠方的貨船燈閃三下，是惠興的暗號。

但還沒走近，我就看到——整個船身開始震動。

一陣白光從艙底竄出。

「不！」我大吼，拉著珉敏倒地。

爆炸聲撕裂夜空。

火光沖天，碎片飛散。

我知道，惠興，走了。

他幫我「關掉」了夢的一半。

珉敏靠在我肩上，聲音發顫：「他……真的死了嗎？」

我看著遠處的火光，淡淡說：「他選擇醒了。」

風裡飄來淡淡的煙與檀香，像是他的煙味。

那一刻，我忽然想笑——

他這輩子，最愛在案子收尾前說一句：「醒吧，戲散了。」

這次，他對整個城市說。

我們登上救生艇，朝外海漂。

夜霧降臨，粉紅色的天慢慢褪成灰。

我以為終於脫離，卻在浪間，看見遠處城市的燈——
同時閃爍，同步脈動。

「你看見了嗎？」珉敏低聲。

「看見了。」

城市在呼吸。

每一棟大樓、每一盞燈，都在同一節奏閃。

那不是電力波動。那是腦波同步。

我終於明白——Project MORPHEUS從未結束。

它只換了形。

劉國藩死了，系統卻自己運行。

他們要的不是控制一個人，而是讓所有人都做同一個
夢。

我握緊她的手。

「我們得回去。」

「回去？去那座夢裡的城？」

「不。」我看著海平線，「去把夢拆掉。」

海風灌進肺裡，帶著鹹與血的味道。

那味道提醒我：我還清醒。

也許，我就是那唯一還沒睡著的人。

而夢，要由醒著的人結束。

第三回・白霧之城

第一節・回城

靜得不自然。

浪拍在船身上，沒有聲音，像世界被靜音。

我看著遠方那座城市——新城。

霧包裹著它，白得發亮。整個天際線就像一條心電圖：
平滑，沒有起伏。

「那真的是霧嗎？」珉敏低聲。

「不是。」我望著她，聲音也壓低。「那是光的回授。」

她皺眉：「你是說……整個城市的燈在同步閃？」

「是，城市在做夢。」

我們的救生艇滑入防波堤陰影。潮水帶著油味與腐蝕金屬的氣息。

新城不該這樣安靜。凌晨四點的港口，至少會有遠方拖船的鳴笛、或堆高機的鐵聲。但現在——只有風。

那風也怪，冷得太均勻，沒有方向。

我拉起外套帽子，背起簡裝背包：「上岸。快。」

珉敏跟著，動作俐落。

她的腳步比我想像的輕，落地無聲。警隊裡，她是詠春出身，懂得貼身與卸力。這種時候，反而派上用場。

港區有兩層防線：外圍巡邏無人機、內層感應式紅外牆。

我從背包拿出改裝過的EMP干擾器——志仁留下的。

「三秒脈衝。」我說，「衝過去。」

她點頭。

我按下開關。

一道幾乎無聲的震盪掠過空氣，像心跳停了一下。

紅外牆的光閃爍兩下，熄滅。

我們在黑暗裡穿越那段長廊——水泥牆、鏽蝕的管線、掛滿「Restricted」的鐵門。

我邊跑邊回頭。

遠處的城市像一張被放大的X光片，霧中的燈光緩慢閃爍。

每一棟大樓、每一盞路燈、每一台自動販賣機的指示燈，都在同一節奏。

——心跳的頻率。

—— α 波的節拍。

我終於明白，MORPHEUS不只是控制人的夢，而是讓整座城市「入眠」。

人連著城市，城市連著網，網連著我。

我就是那個節拍器。

「我們去哪？」珉敏問。

「影室。」我說。

那是我們MCS的秘密據點。港區廢棄冷庫二層，一間被封存多年的暗室，牆上貼滿案情白板和電纜。

我們之前所有的推理、地圖、線索，都藏在那裡。

路過碼頭轉角時，珉敏忽然拉住我：「停。」

我順勢躲到貨櫃後。

前方巡邏燈掃過——不是普通探照燈，是紅脈燈。

那燈光閃爍頻率正是E-IX的 α 波段。

「他們用光波去測腦波反應。」她低聲說。

「也就是說——只要有人腦對那頻率有反應，他們就知道你是誰。」

我深吸一口氣。

這不是單純的封鎖。

這是意識掃描。

我們只能貼牆繞行。

港口邊的積水反射著那道紅光，映出扭曲的影子。

我看見自己的影子在抖——不是風，是心。

拐過倉庫區時，一個無人機在空中懸停。

我立刻低頭。

那是警署型號的M4E——劉國藩時代的高階偵察機，配有E-IX散播模組。

我知道，這城市的每一隻機械眼，現在都在「做夢」。

牠們不再監控人，而是監控清醒的人。

「停機時間還有多久？」珉敏問。

「兩分鐘。」我看錶。

「太久了。」她抽出一根細針，對準貨櫃角落的油桶接口，輕輕一戳。

「退後。」

我照做。

她扔出打火機。

轟——油氣引爆，火光竄起十米高。

無人機立刻轉向，警報響起。

趁那幾秒，我們穿過火光。

熱浪從臉側掠過，燒焦味混著海風的鹽。

我聞到那熟悉的味道——焦糖與血。

「還能跑嗎？」我問。

她笑：「要是跑不動，誰來罵你太衝動？」

影室的門藏在冷庫後方，冰箱假牆裡。

我輸入代碼：170918——那是林芷瑩死亡的日期。

門應聲開。

裡頭的空氣潮濕、帶塵。

燈閃了幾下才亮。

牆上的白板還在，筆跡乾裂。

上次離開時，白板上寫著一行字：

「夢裡無痕，心裡有罪。」

我看著那句話，胸口有一種說不出的壓。

那是惠興寫的。

我們開始整理。

我打開電腦，插上外接電源。螢幕亮起時，我幾乎以為會看到熟悉的登入介面。

但畫面只出現一句話：

「系統接管：MORPHEUS-CITY α ACTIVE」

「整個警署主機都被接管了。」珉敏說。

我點頭：「連我們的資料也在同步。」

她皺眉：「那我們的一切行動、過往記錄、對話……都在夢裡被重播？」

「更精確地說，是在『被預演』。」

我指著畫面：「它學我們。它知道我們下一步。」

她沉默幾秒：「那我們該怎麼辦？」

「做它學不會的事。」

「例如？」

「錯誤。」

我隨手打開電腦主機外蓋，拔掉電源線再插回。螢幕閃白。

所有系統錯亂，出現紅色警告。

我笑：「它以為我要輸入指令，其實我在亂。」

「你確定這有用？」

「有時候，人類最大的優勢就是不合理。」

她看著我，嘴角微微勾起：「你這理論聽起來像惠興會說的話。」

我怔了一下。

「對，他會這樣說。」

我深吸一口氣，把手伸進外套口袋，掏出一枚被煙燻黑的U盤。

那是惠興交給我的——在港口爆炸前，他塞給我：「萬一我不在，這是後門。」

我插上U盤。

畫面閃爍兩次，跳出一個隱藏視窗。

上面顯示：

MORPHEUS-CORE : PRIMARY SOURCE =
L.T.Q.

備份 SOURCE = [NULL]

「這是你。」珉敏說。

「是我。」

「他們以你的腦波為主源。」

「對。」我低聲說，「所以只要我還活著，MORPHEUS就不會停。」

她看著我，眼神裡有那種複雜的情感——既擔心，也理解。

「你想做什麼？」

「找替代品。」我合上筆電，「我們要創造一個假的我。」

「假的你？」

「是，幽靈節點。讓系統以為我還在夢裡，實際上我脫離它。」

「那要靠誰？」她問。

我想了幾秒，腦海裡浮出那個熟悉的名字——志仁。

那個會在失誤中找到奇蹟的笨蛋。

「我們得找到志仁。」我說。

「他不是在……」

「沒有屍體，就沒有死亡。」我打斷她。

我打開暗櫃，拿出一部加密無線電。

這是志仁自己改的機型，模擬軍規頻段。

我試著輸入他的呼號：「Omega-Three，聽到請回覆。」

一開始，只有雜音。

然後，一道微弱的聲音——斷續、顫抖：「……天祈……？」

我握緊話筒，壓低聲音：「志仁，你在哪？」

「不確定……我在西區……地下……」

「你還活著？」

「勉強。」他笑了，「我以為我死在夢裡。」

「你沒死。現在全城被接管。MORPHEUS還在跑。」

「我知道。」

「你知道？」

「我在這裡看到城市主控的鏡像副本。」

「什麼意思？」

「有個人.....在更新系統。他的登入代號不是署長。」

我呼吸一頓，「是誰？」

短暫的靜默，然後他說出那個名字——

「劉子謙。」

我和珉敏互看。那一刻，空氣像結冰。

「他還活著？」

「不只是活著。」志仁說，「他在控制MORPHEUS的新版——β版。」

我咬牙：「位置？」

「醫學院主樓地下三層。」

我一字一句地說：「等我。」

通訊結束。

我看著珉敏，「我們要回醫學院。」

她點頭：「那裡現在是夢的核心。」

離開影室前，我停在門口。

牆上那行「夢裡無痕，心裡有罪」被濕氣模糊。

我用手指在下面寫上另一行：

「醒著的，就去找夢。」

我們換上舊工作服，披著港區工人的外套，混進清晨的市中心。

天已亮，但天光仍舊是灰白。

街上行人稀少，每個人走路的速度一致，連步伐聲都像同步。

「他們都在夢裡行走。」珉敏低聲。

「是，」我說，「他們被MORPHEUS接管，成了『夢行者』。」

一個小男孩在街角站著，手裡拿著氣球。

氣球是粉紅色，上面印著「Sleep Well」。

他抬頭看著我，眼神空洞。

「叔叔，你該休息了。」

我愣了一下。

那語氣、那音調——完全像MORPHEUS的語音提示。

我伸手摸口袋裡的警徽，卻終究沒說話。

「走吧。」我低聲說。

我們穿過中環橋下，遠處的醫學院白塔被霧包圍，像一座夢的中心。

風從那方向吹來，帶著淡淡茉莉香。

珉敏忍不住問：「你聞到了嗎？」

我點頭。

那香氣不是氣味，是訊號。

MORPHEUS仍在播送。

整個城市——仍在夢中。

我抬頭望著那片天空。

天的顏色像被水洗過的銀灰，雲像靜止的浪。

我對自己說，也對這座城說：

「我們回來了。」

「這次，讓夢醒。」

第二節・寫手

城市的地底，有另一個世界。

那裡沒有光，只有閃爍的螢幕與潮濕的呼吸聲。

我們一路從港區潛行到西區地鐵廢線，腳步聲在鋼壁間迴盪。

鐵道早被封，站牌字體褪色，唯一還亮著的，是地下水反射的藍光。

「他就在這裡？」珉敏問。

「是，他說在西區。」

「地下這麼多層，你確定？」

我微微一笑：「他會留下標記。」

果然，在第三個岔道的磚牆上，有一道不明顯的刮痕——三個斜線，像符號。

那是志仁在警校時常畫的「Omega」符號，代表「最後的出口」。

我抬頭，燈光閃爍。

牆角的暗門半開，裡頭傳出輕微的電焊聲。

我推門而入。

屋內燈光昏暗，幾個螢幕閃著代碼。

志仁坐在一堆電子殘骸中，雙眼布滿血絲。

他看到我時愣了一下，隨即笑開：「你真的回來了。」

「你還活著？」我問。

他咧嘴：「運氣好，屋頂塌在我前面。」

「惠興說你們死了。」

「惠興？」他一怔，苦笑：「那老傢伙，還真懂演。」

我走上前，拍他肩：「城市的霧你看到了吧？」

「看到了。」他表情嚴肅起來，「整個網路都在呼吸，像有心臟。署長死後，MORPHEUS 自己在學習。」

「現在是誰在控制？」

「劉子謙。」他指著螢幕，一張臉閃過——冷峻、無神。

「我從主伺服器殘檔撈出這段。醫學院地下三層，有一個名為『Project MORPHEUS β』的主控端。」

我沉默幾秒：「他在改寫夢。」

「更準確地說，他要讓夢變成常態。」

志仁拉開旁邊的布簾，裡面是一群人，七嘴八舌地敲鍵盤。

「他們是？」我問。

「朋友。」志仁說，「以前我在情報技術課的老圈子——寫手。」

這些人有男有女，外表普通，但眼神銳利。

「這位是豆蔻，RF工程師，無線電黑客。這個留鬍子的叫甲午，專攻系統根核。這位Nori，是異常檢測高手。還有——P。」

他指向角落那個安靜的人。

P個子瘦小，戴著耳機，沒有抬頭，只說了一句：「別讓MORPHEUS聽見。」

「他在聽？」珉敏問。

「一直都在。」P的聲音像空氣中的回聲，

「MORPHEUS β不只是系統，它是城市的一部分。你說的每個字，都可能被它重建。」

我望向志仁：「我們需要你的幫忙。我要創造一個假的我。」

他愣了幾秒，然後笑了：「假的你？」

「是。讓MORPHEUS以為我還在線，實際上我離線。」

「幽靈節點。」豆蔻插話，「理論上可以，但要主源級的腦波資料。」

我遞出U盤：「這裡有。」

甲午接過，插入伺服器。「真貨啊。這是城市 α 源的模版。」

螢幕上跳出成千上萬的曲線，像一場電子心電圖的暴風。

Nori低聲：「這是駱組長的腦波頻率。」

P靜靜地看了一會兒，開口：「可以複製，但要騙過主控，需要對等靈魂。」

「什麼意思？」珉敏皺眉。

P回答：「MORPHEUS β 會驗證‘思維特徵’。如果假節點沒有同等的思考模式，它會自毀。」

「那就用我的思考模式。」我說。

「不夠。你需要一個映照。」

房間陷入沉默。

志仁敲了敲桌：「那我來。」

我搖頭：「不行，這太危險。」

「危險？」他笑，「哥，我早就在危險裡了。那場火、那場夢、還有她。」

他看向一旁的敏貞。

敏貞走出陰影。她穿著舊襯衫，眼神冷靜。

「別驚訝。」她說，「我和他一起逃出來的。」

珉敏微笑：「妳果然不會死。」

「還沒死就要幹活。」敏貞聳肩，「志仁說要找我幫你們。」

我看著這對搭檔，心裡升起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像回到了第一次MCS成立那天。

五個人，五個命。

如今，夢裡的隊伍在現實中又聚了。

「計畫是這樣。」志仁站在白板前，畫出一個巨大的圓環：「MORPHEUS β 主控在醫學院，但整個城市有九個同步節點。只要我們在節點內植入『幽靈 L.T.Q.』，主控就會以為駱組長的意識仍在網中運行，這樣你就能安全切離。」

豆蔻補充：「我們要搶頻寬。城市的RF系統是分區循環，每三分鐘刷新一次。我能在刷新間隔塞進假信號。」

甲午：「我能偽造驗證簽章，暫時讓主控信任假源。」

Nori：「但MORPHEUS β 有自我修正功能，三十分鐘後它會察覺異常。」

P：「所以你們只有三十分鐘。」

我看著他們：「三十分鐘夠嗎？」

志仁笑：「以前我們破中央網只用十五分鐘。」

「那這次要破的是夢。」

他聳肩：「那就做夢快一點。」

準備開始前，珉敏在我身後幫我調整腦波導線。

「你確定要自己來？」她問。

「是我的夢，我得自己拔線。」

她停頓一下，輕聲：「那你答應我——別再一個人醒。」

我微微一笑：「妳拉著我。」

她沒說話，只輕輕扣住我的手腕。那力道穩得剛好，像是某種保證。

志仁在主控台前喊：「開始倒數，三、二、一！」

豆蔻：「頻道鎖定！」

甲午：「主控金鑰偽簽成功！」

Nori：「干擾訊號啟動！」

P低聲：「幽靈L.T.Q.載入。」

螢幕上，一串曲線重疊、共振、融合。

我感覺自己的頭腦像被拆成兩半，一半在現實，一半被抽進光裡。

那光沒有顏色，卻有溫度。

我看到一個「我」站在光中，沒有表情。

那是幽靈——假的我。

「源建立成功。」P的聲音傳來。

「心跳？」志仁問。

「正常。城市頻率同步。」

我鬆了一口氣。

但下一秒，警報響起。

「主控偵測異常！」Nori大喊，「 β 系統在反制！」

「怎麼會？」甲午咒罵，「它在進行逆追蹤！」

螢幕上，紅色數據洪流衝進假節點。

P臉色變了：「它要反噬！」

志仁立刻拍鍵盤：「我擋它！」

他手指飛快敲打，代碼流像槍林彈雨。

珉敏衝上前：「我可以切電！」

我搖頭：「不行！一旦切電，幽靈就毀了！」

「志仁！」我吼。

他沒有回頭，只冷冷說：「你別管我。你是主源，只有你能活。」

「別胡說——」

「我欠這城市一場夢。」

紅光閃爍，他按下傳輸鍵。

瞬間，整個地底室的燈都暗了。

幾秒後，螢幕重新亮起。

「系統穩定。」P低聲，「反制停止。假節點運作正常。」

我衝上前：「志仁！」

他靠在椅上，喘著氣。

「我沒死。」他笑，「只是被夢咬了一口。」

「你這瘋子。」珉敏罵。

「不瘋怎麼寫夢？」他眨眼。

系統重新穩定，豆蔻把主控畫面投到牆上。

整座城市的同步波在下降。

白霧開始稀薄，燈光閃爍不同步。

「成功了。」甲午說。

「暫時。」P補上一句，「β主控會重新學習，你們得趕快行動。」

「下一步？」珉敏問。

我望著那張閃動的地圖，點出中央一個紅點——醫學院。

「那裡是根。」

劉子謙在那裡。

我們要讓他親眼看著夢醒。」

志仁靠在椅背上，語氣淡淡：「那我和他們負責留在後端。有人得維持假節點，替你爭時間。」

我看著他：「三十分鐘？」

「二十五。」他笑，「我想多留五分鐘，看看這城市真正的樣子。」

我伸出手。

他也伸手，拍在一起。

「這次，」我說，「我們不只是查案。我們在救一座城。」

他咧嘴：「那就別浪費我剛寫的夢。」

走出地底時，天空已亮。

白霧仍在，但透著一絲裂縫，光從裡面滲出。

珉敏拉緊外套，望著那方向：「醫學院。」

我點頭。

「那裡，就是夢的心臟。」

風從高樓縫隙裡灌下來，帶著熟悉的味道——

不是茉莉，也不是血。

而是塵。

乾燥、真實、會讓人咳嗽的塵。

我抬頭，看著那座霧中的白塔。

心裡只有一句話：

「夢再深，也要有人敢去叫醒它。」

第三節・最後訊息

風從高樓縫裡灌下來，帶著乾燥的塵味。

我抬頭，看向霧中的白塔——醫學院。心裡只有一句話：夢再深，也要有人敢去叫醒它。

「走吧。」我對珉敏說。

她點頭。兩人沿著天橋陰影快步前進，鞋底與混凝土的摩擦聲被晨風吞掉。遠處路口的行人號誌以極其微小的相位差閃爍——寫手們的假節點正在工作，城市同步被分流，此刻，我們有二十五分鐘。

耳麥啟動，志仁的聲音帶著金屬顫：「前端穩住，代理源延時0.21，還在可控區。Nori在調燈控相位，豆蔻鎖定醫學院周界RF。你們進塔——倒數開始。」

我回應：「收到。」

珉敏補一句：「志仁，別逞強。」

他笑：「我逞的，是強。」甲午在後頭鬧脾氣：「別聊天，CPU會害羞。」P淡淡地「嗯」了一聲，像在給這場不對稱戰鬥蓋章。

白塔外圍與昨夜不同，兩圈警戒線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看不見的邊界——人群行走的節拍。每個人都很安靜，眼神柔和，微笑而無焦距。那不是安寧，是被抹平的情緒。MORPHEUS β 不再用警，改用平靜把你包裹。

「我們從側樓機房進。」我道。

「實驗室貨梯有獨立電控，」珉敏接：「先拿到維保室的機械鑰匙，再下去B3。」

醫學院的背面是服務走道，配電箱與排風塔像兩排無表情的士兵。牆角攝影機在旋轉，但旋轉角度略慢——Nori的相位干擾起作用。

我以硬卡撬開維保室門鎖，門後是灰與油的味道。壁櫃上掛著四把「TOYO」刻字的長柄鑰匙，掛鉤下標籤：LIFT-S、DUCT-S、GEN-S、B3-LOCK。我取走最後一把，拎在掌心掂掂重量。

門忽然被外頭「輕輕」推了一下。不是搜查，是隨手。

我和珉敏貼牆，屏息。門縫裡，兩位穿白袍的技術員走過，說話很小聲，語速整齊得不自然。

「 β —週期—穩定。」

「香氛—相位—校準。」

像兩個被調過速的音箱。

他們走遠。

我才意識到指節冒汗。

貨梯口在走道盡頭。機械鑰匙插入，逆時針轉一百八十度，鐵門鬆扣。我扳開門，狹窄的鋼籠裡冷氣直灌，像吸了一口水。

「志仁，我們進貨梯。」

「收到。」他聲音壓得很低，「提醒：主控監測到B2有輕微波動，可能是你們，也可能是他。」

「他」——不是署長，署長已經成為記錄；此刻仍能在系統裡施力的「他」，只有劉子謙。

我按住胸口，心跳比剛剛快了一點點。

不是怕，是身體在校準。從我成為「源」那刻起，心臟與城市被拉上了看不見的線；現在，我們試圖把它剪開。

貨梯下沉，樓層數字從0到B1、B2，停住一下，燈光忽暗忽明，像被誰試探。

「有人在看。」珉敏低聲。

「讓他看。」我平靜地說——被看見有時比看不見更安全：你給對手你想給的劇本。

B3到了。鐵門打開，我們走入一條光滑得像手術刀的走廊，地面能映出影子。空調噴口吹出極細的霧點，帶微甜的味道。我知道那是「香」——E-IX的氣溶預混液，β版濃度更低、擴散更快、更不被察覺。

「面罩。」我遞。

我們戴上低濃濾毒面罩，腳步貼著牆，避開地上的藍線。藍線不是裝飾，是壓力感測條，對落腳重量極敏感。

我用指節輕敲牆面，每隔四步敲一次——給上方的人一個心安的節拍，也給自己一個「我還醒著」的節奏。

走廊盡頭有一扇霧玻璃門，門把冷，像剛從海裡撈起來。

我敲了兩下——短、短。

裡面一秒、兩秒，無回應。

第三秒，門鎖「嗒」的一聲鬆開，門縫裡伸出一隻戴著繃帶的手，將我拉進去。

門內是一方灰暗的間隙間，堆放著拆封的儀器箱與卷線。

燈光亮起那刻，我看見他的臉——李惠興。

左臂繃帶已換新的，臉上兩道擦傷，眼神仍像他，帶

笑，卻比從前更淡。

「你來了。」他說。

我沒說話，只伸拳。他也伸拳，兩拳碰一下，輕，卻真。

珉敏吸了一口氣：「你這老狐狸。」

他攤手：「我只是把死亡交給需要它的人看。」說完給了我一個東西——錄音筆。

「最後訊息？」我問。

「那個是引子，這個才是骨。」他把錄音筆倒帶，按下播放。

卡嗒一聲，裡頭傳出不同時間、不同環境的聲音，拼成一段——像從廢鐵堆拎出的真相：

「代號：第零層。位置：白塔下方無標層。核心：
：MORPHEUS β 夢境同步陣列。

主機：三相冗餘，冷備兩套。

香氛：雙通道。A通茉莉 / 白檀，B通苦杏仁 / 乙酯。

管控者：劉子謙，授權層級：Root-0。

二級操作員：‘白袍’小組，語音模板被改寫，可由β導引。

目標：群體穩態。以L.T.Q.α為相位基準，將城內

關鍵節點相位收斂，形成『白霧』。

缺口：交界層轉換時的0.4秒黑窗；嗅覺疲勞窗口；以及——人。」

最後那個「人」字落下時，錄音戛然而止。

我抬眼望向惠興，他也看我。

「缺口是人？」珉敏不解。

「人會錯。」我說，「系統討厭錯。」

惠興點頭：「錯誤是通行證。」

他抬手指了指隔壁牆後的方向：「第零層在那裡。玻璃圓室、銀白艙，你們昨晚在那層的上層停過。今晚要下去，得用這個。」

他掏出一枚舊式機械卡，卡身被磨得發亮，邊角刻著一個幾乎看不清的字母：Δ。

「Delta版本。」我接過，手心微熱。

「是他們做偏差試驗用的卡。」他冷冷地說，「我從一個‘白袍’的口袋裡拿的——他自己把它交給我。」

「為什麼？」

「因為他還會做夢。」惠興吐出一口氣，「不是β給他的，是他自己的。」

那一刻，我明白了「缺口」真正的意思——當一個人仍能在命令之外做夢，他就是裂縫。

耳麥裡傳來志仁的聲音：「時間更新——十九分四十秒。主控端開始啟動二級校正，我們要跟著跑夢。」

P補充：「幽靈L.T.Q.需要一次手動校正，駱Sir你得在第零層附近同頻呼吸十秒，讓β誤讀你的位置。」

「也就是說，」甲午咆哮，「你得在敵人心臟邊上吸十口氣。」

我苦笑：「十口，很省。」

珉敏白了我一眼：「吸錯一口，整城陪你作陪。」

二

無標層入口是電梯井旁一處看不見的梯。金屬踏板被厚膠漆塗得與牆同色，不注意像陰影。我們三人一前兩後，沿著梯子向下，鞋底與鋼觸碰發出極輕微「叮」聲——像一個被壓抑的音階。

下降過程異常漫長。

我數到七十七，腳才碰到地。

腳下不是泥，而是一片帶彈性的暗色地坪，像運動場，又像病房。

前方五米是半透明的玻璃圓室，圓室裡亮白，光從天花的放射環洩出，冰冷而潔淨。圓室外一圈銀白睡眠艙沿弧排開，艙蓋下的臉多半看不清，只有呼吸圖在艙側跳動，綠的。

我聽見香。

不是聞，是聽——在這層，嗅覺與聽覺被β故意混線，讓人無法信任其中任何一個。

我下意識提高注意力，把視覺鎖定在地：地面每隔兩米有一個拇指寬的暗孔，輕微冒氣。那是香氛噴頭。

B通的苦杏仁味被稀釋到幾乎無。但杏仁的陰影仍在，與茉莉疊合成一種甜苦的安穩。

安穩最危險。

圓室裡，一個人抬頭。

白袍，細框眼鏡，眼神如刀——劉子謙。

他看見我，沒有驚訝，像見到預約好的病人：「駱組長。」

他的聲音穿過玻璃，穿過香，準確落在我耳鼓上，「你來得及。」

「什麼來得及？」

「來得及選擇你要的城市。」

他抬手，指向上方——我們看不見的地面，卻能想像那裡的白霧正在以更緩慢的節拍聯絡每一扇窗、每一盞燈、每一張熟睡的臉。

「你的β很驕傲。」我淡淡地說。

「因為它學會了安靜。」

他走近玻璃，低聲：「你知道人為什麼恨鬧？因為鬧提醒人需要選擇。選擇帶來責任，責任帶來痛。β把

痛提取，剩下日常。你以為你在救城，其實你在還痛。」

「痛讓人記得自己還是人。」我說。

「記得做什麼？」他的笑很輕，「記得恨、記得贏、記得輸？駱組長，你在夢與現實之間走太久，你已經分不清了。」

他指了指我的胸：「你以為你此刻清醒，其實你站在交界層，靠志仁與那群寫手搭的幽靈支架吊著。只要我切一刀，你就會再睡一次——這一次，長一點。」

「那你為什麼還沒切？」我問。

他沉默一瞬：「因為我要你選。」

「你給我選？」

「是的。你選擇醒， β 會在十七分鐘後以城市自動校正回環，重新抓回你；你選擇睡，城就安靜。你能讓它不再痛。」

「那你呢？」

「我不睡。我負責值班。」他微笑——不是譏諷，是某種自以為是的溫柔。

我忽然明白他為何比署長更可怕：署長信「秩序」，他信「救贖」。

他不是想當神，他想當麻醉師。

耳麥微動，志仁忍著氣聲：「駱Sir，別被他節奏帶走。你有十秒要同頻呼吸，P會在那個瞬間把幽靈相位與 β 對齊，讓它‘認錯人’。」

我開始數拍：

一，吸；二，吐；三，吸；四，吐……

每一下呼吸我都刻意輕短，讓心跳落在0.98倍的常規上——這是我與城相位最容易錯開、又不至於讓 β 察覺的點。

玻璃那頭，劉子謙也在看，像在聽一段音樂。

第五拍，他忽然開口：「駱組長，你還記得第一次做夢的味道嗎？」

那聲音把我拉回多年以前——重傷，插管，白房，麻醉。

嘴裡是甜苦的花。

第七拍，我視線微晃，珉敏的手在此刻按住我的腕脈，把我的呼吸拉回她給的節奏。

第九拍，P在耳麥裡極輕地說：「現在。」

我閉眼，吸——吐——

某個看不見的開關在腦後「啪」一聲，幽靈與 β 的相位吻合。

志仁喊：「咬上了！」

甲午大叫：「他媽的成功！」

豆蔻：「醫學院上行頻道被我們暫時套住。」

Nori：「城市燈控失去主相位0.3秒，白霧開了一道縫！」

玻璃裡的劉子謙眼神第一次發生細微改變——他往上看了一瞬。

這層之上，某些東西錯位了。

我揚聲：「你問我記得什麼？我記得一個女孩在高島屋的笑。你把她的痛抽走，也把她的選擇抽走。」

他回頭，臉上那層溫柔消失了些：「我讓她免於痛。」

「你讓她免於活。」我一字一句，「你要的是一個沒有錯誤的城市，而不是一個有人的城市。」

惠興在我身側輕輕咳了一聲。他不說話，只把一個黑色的扁平盒遞給我。

「這是？」

「錯香」。他低聲道，「豆蔻配的。把A通和B通比率打亂，讓嗅覺系統陷入不確定。 β 最討厭不確定。」

我看著扁平盒上的撥桿，只有一個選項：ON。

「啟動它，所有人會醒嗎？」珉敏問。

「不，」我說，「但會彼此看見對方不在同一個呼吸裡。」

醒往往不是獨自完成的，是看見別人的亂。

我把扁平盒貼在香氛的側管上，對準檢修口。

這需要拉近一點——太近。

玻璃門外有兩名白袍正好巡過來，我向前一滑，整個人與地面幾乎貼平，在兩個香孔間順勢嵌上「錯香」。

啪嗒，撥桿推上。

空氣不立刻改變。

錯香像一行新寫入的注解，先被系統忽略，然後被不情願地讀到。

茉莉在後退，白檀變得尖銳，杏仁的陰影浮上來，乙酯的工業氣息像一道細針扎在鼻腔深處。

很淡，卻讓人皺眉。

玻璃裡的劉子謙眯起眼：「你以為讓人不舒服，就能說服他們清醒？」

「至少他們會問——為什麼。」我回答，「問題，比安靜有用。」

耳麥裡，志仁的呼吸很重：「提醒——十二分鐘。β開始修復，P說我們得丟一個更大的錯。」

「更大的錯？」我望向玻璃裡的主控台。

上面有一個紅色的緊急鍵——CUT SOURCE。

那是我之前在圓室見過的，切源按鈕。

那按鈕現在不只對我，它對任何源都有效，包括幽靈。

「如果我切了幽靈？」我問。

P回：「β會在極短時間內試圖回到原始源，也就是你。這是一個抓錯的窗口。」

「抓錯之後？」

「之後，就看你——能不能把‘我’從β裡拔乾淨。」志仁說，「我們能做的，只是讓它剎那看錯人。」

我笑了一下：「你們還是把最難的丟給我。」

「你是主角啊，哥。」志仁笑得像在屋頂曬太陽，「我只負責配樂。」

我向前一步，手掌貼上玻璃。

「打不開。」珉敏提醒，指向門縫上那條若有若無的光——β的視覺防線。

我往後退半步，收起手掌，換成拳。八極拳講究寸崩貼靠，我吸一口氣，把力蓄在肘、肩、胯三點，瞬息貼上——靠。

玻璃不是被我撞碎，而是被震出一道幾乎看不見的縫。

縫不寬，剛好容一隻手。

我把手伸進去，指尖觸到紅鍵的護蓋。

護蓋有鎖，機械鎖。

我從袖口彈出一枚極細的撬片，三息——開。

「駱Sir，三、二——」

我不等最後一拍，按下CUT SOURCE。

主控台的光在一瞬間全部熄滅。

上層的城市，燈光一片紊亂——像數十萬顆心臟同時打了個嗝。

β 在吼叫（如果系統會吼叫的話）：源失效。抓回。抓回。

它毫不猶豫地朝我撲來——不是物理，是相位。

像一張看不見的網收緊，我腦後的那道舊傷口微微刺痛。

我聽見了茉莉、白檀、杏仁、乙酯……所有氣味合成的命令：

——睡吧。

那命令進不了我的肺，因為在它一進門的瞬間，我把門關了。

我不是抵抗，我是放空——把腦波從 α 拉到幾乎平線的「零響應帶」。

那是我在生死線上學會的技巧：把自己變成無。

β 撲了一個空。

它轉而撲向幽靈——但幽靈已經被我親手切斷，像一個空的假人。

系統在0.3秒內陷入錯愕——那是不該出現在機器身上的詞，但我確信它在那一瞬間「愣」了。

P抓住窗口，把代理源以錯位的方式重新插回，甲午在底層改寫校驗，豆蔻用RF噪聲把醫學院上行頻道「擠」滿，Nori逼城市燈控生成隨機微相位。

世界像被人用手攪了一下。

白霧碎了，碎成看得見的空氣。

樓上傳來混亂的人聲——不是尖叫，是討論。

人開始互相問對方：「你有聞到味道嗎？」「燈怎麼了？」「你剛剛也——走神了嗎？」

這些普通的句子，是一座城醒的聲音。

玻璃裡的劉子謙終於變了臉，他盯著我，像第一次看見我，「你對城做了什麼？」

「沒有。」我說，「我只是把選擇還給他們。」

他咬緊牙，「你以為他們知道怎麼用？」

「不知道，」我承認，「但他們可以學。」

他忽然抬手，掌心下方是一個更深的紅鍵——不是切源，是灌注。

「你不讓他們睡，」他冷冷地說，「那我就讓他們全醒——同一秒醒。」

那是 β 的緊急喚醒，會讓整城在同一相位中斷夢境，

代價是群體性心律與情緒震盪。

這是醫學上的暴力。

我眼角看見惠興，他很輕地搖了搖頭——意思是：不值得用命換擋。

可這一秒，誰也替誰決不了一座城的生死。

我本能前撲，卻知道來不及。

手指剛碰到玻璃，他的拇指已掠過紅鍵——

然後，一聲極輕的咔。

按鍵沒有下去。

被卡住。

卡住紅鍵的，是一枚極小的透明薄片，像從哪個設備保護膜上撕下來的角，被誰塞進了鍵縫。

我抬頭，玻璃外，一名白袍技術員背對著劉子謙，動作幾乎不可見地收回手。

他沒有回頭，只在經過我這一側時，用喉嚨最輕的一次震動，吐出兩個字：

「錯了。」

——人。

缺口，是人。

β錯過了緊急喚醒窗口。

志仁在耳麥裡大笑，笑得像從地獄回來：「靠！P你看到了嗎？這不是我們的程式——是人類的BUG！」

P的聲音罕見地帶了點顫：「看到了。」

Nori說：「城市曲線回到雜訊帶，還在抖，但不再收斂。」

豆蔻：「香氛系統被錯香拉崩了，正在重啟，我能把它們維持在難聞的狀態。」

甲午：「代理源還活著，但我不保證超過七分鐘。」

志仁收尾：「夠你們上來了，英雄們。」

我長吐一口氣。

劉子謙站在玻璃裡，眼底第一次浮出一種我無法準確命名的東西——不是怒，也不是恨，是失落。

「原來，」他低聲說，「你們並不要被拯救。」

「我們要被尊重。」我回答。

他把手從鍵上移開，像一個外科醫生承認這台手術暫時敗了。

「收工吧，駱組長。」他說，「你贏了一回合。」

我搖頭：「沒有贏，只有醒。」

三

撤出第零層時，時間只剩下六分多。

我們沿原路攀回，體力在緊繃與腎上腺素的支撐下保持穩定。

離梯頂最後三格時，樓上忽有腳步伺機而來——非白袍，是戰靴。

我示意停，三人貼壁。

兩名特勤隊員掠過梯口，說話很快：「β失去主相位，B層待命，封控上層。」

他們沒往下看。人，仍然是最好的掩護。

回到B3，貨梯井邊那扇維保門從內被人開了一指寬。

人影探出——是剛才那位白袍。他壓低聲音：「快走。」

我對他點頭——沒有致謝，因為此刻任何語義都太重。他也不需要。

他只要自己知道，他還能做一個人。

貨梯拔升，數字跳回B2、B1、0。

門開，晨光從外頭斜灑進來，灰裡有黃——那是太陽真正的顏色。

白霧還在，但稀了，像揭底漆前的第一道砂。

走出服務走道，我們混入人群。街角咖啡店重新有了噪音，收銀機滴滴叫，咖啡機蒸汽噴出「嘶」的一聲，有小孩在為一顆麵包吵。

我忽然停住——吵讓我想笑。

這笑不是解脫，是確認：城活著。

耳麥裡，志仁喘著：「代理源存活時間五分鐘……四分五十……我能再撐一輪，但我想——今天就到這裡吧。」

「明天還有明天的夢。」珉敏回。

「別詛咒我。」他笑。

P插話：「發個位置，我們收尾。」

甲午：「備份打包，遞交法庭。」

豆蔻：「我去關‘香’，順便教它們怎麼臭。」

Nori：「我去把燈控算法公開上鏈。」

志仁最後一句：「駱Sir，收工了。回來喝水。」

我把耳麥取下，握在掌心。

那一刻我想起林芷瑩——不是她坐在梯級的笑，而是她在某個夢裡對著光的背影。

也許總有一天，我得去她那裡，說一句抱歉；但在那之前，我要先對這城負責。

「接下來呢？」珉敏問。

「把錄音、藍圖、主控截圖、系統結構，全部交給公開。」我說，「署長死了，故事不能再只留在警署。我要讓陪審團、媒體、醫學會、資訊倫理委員會——所有清醒的人——一起看。」

她點頭：「那劉子謙？」

「與他鬥光，不鬥黑。」我把錄音筆塞回口袋，「他最怕被看見。」

「那你呢？」她忽然問。

「我？」

「你打算把‘源’永久拔掉嗎？」

我看著街對面一面玻璃窗，裡頭映出我的影子——有顏色，有重量。

「不是今天。」我說，「今天，我還要留著——用它去拉住 β 最後幾根線。」

她沉默一瞬，伸手扣住我的腕環，像之前一樣，穩穩的力道：「別再一個人醒。」

「好。」我答。

我們轉身，往港區廢冷庫的方向走。

雲往東移，陽光從罅隙裡落下，照在白塔的肩上。那光不再是粉的，不再是夢裡的糖。

它只是光。

只是白天。

走到路口時，手機震了一下，是未知號碼。

訊息只有六個字：

「水底見—— γ 層。」

我抬頭望向海的方向。

海風把鹹味送來，像一個還沒講完的句子。

我知道，β不是終點。MORPHEUS還有下一層、再下一層——水底之眼。

但至少今天，這座城學會了第二種聲音：不是命令，是討論。

我把手機收起，對珉敏道：「回影室。先把今天的夢，寫成記錄。」

她笑：「你終於承認，警察也要寫字。」

「不寫，怎麼讓真相站得住。」

遠處鐘樓報時，七下。

新城醒著，我們也醒著。

我深吸一口氣，咳了一聲——塵太乾，看來咖啡店的抽風又壞了。

我忽然很感謝這些小毛病。

真實，總是從毛病開始。

我們加快腳步，踏進人群。

白霧被陽光攪散，像誰的夢剛好做到一半，醒了，揉揉眼，再去上班。

而我知道——我還有班要上。

下一站，水底。

第四回・水底之眼

第一節・深潮

那封訊息簡短得近乎冰冷：

「水底見——γ層。」

我盯著螢幕足足三十秒，直到珉敏開口：「誰發的？」

「不知道。」

「會不會是劉子謙？」

「如果是他，就不會叫我去見。」我把手機收進外套口袋，「可能是……我們的人。」

外頭的風依舊鹹。白塔遠在雲霧間，像座被打磨到毫無稜角的骨。

新城的早晨，恢復了喧鬧。

車笛、早市、報紙販的喊聲，一切看似正常。

但我知道，地下還有聲音沒被消掉。那聲音不屬於風，而是海。

回到「影室」時，房間裡已有人。

志仁、敏貞、豆蔻、甲午、Nori、P，全在。

桌上堆著滿滿的設備——潛水氣瓶、鋼纜、潛行攝影機、聲波干擾器。

他們看我的神情不算驚訝，像是早料到會有下一回。

「訊息我也收到了。」志仁開口。

「你也？」我問。

他點頭，從筆電裡打出同樣的短訊畫面，只是末尾多了兩個英文字母——LC。

「LC？」珉敏皺眉。

「Local Core。」P代答，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代表本地節點。」

我頓時想起那段錄音筆裡提到的「冷備兩套」。

「他們說MORPHEUS β 有冷備.....也就是 γ 。」

志仁接口：「 β 是城市主控； γ ，是資料保險。換句話說， β 死了， γ 會重生。整個系統——不會真的停。」

「那 γ 在哪？」

「海底。」Nori調出一張紅外地圖。

地圖上的紅點閃在新城港東側海底能源管道區，那裡理應只有潮汐發電機組和冷卻系統。

「這裡，」他指著圖，「實際上是個資料中心。官方記錄叫『AquaVault』，由能源部與醫學院聯合持股。」

我心裡一凜：「醫學院？」

豆蔻苦笑：「沒錯，白塔的地下通訊主線就連去那裡。β是上層，γ是下層，兩者互為鏡像。β醒了，γ沉睡；β睡了，γ醒來。」

「也就是說，」志仁總結，「我們砸了β，γ就會開眼。」

「水底之眼。」我喃喃。

惠興不在。

他去追查「白袍」殘餘的內線。臨走前只留一句：「夢沒完，海還在喘。」

我點開桌上的錄音筆，裡面新增了一段音檔，沒有聲源紀錄。

「駱天祈，你要的答案在海底。別怕冷，冷能讓你記得你活著。」

那是惠興的聲音。

我知道，他在暗處盯著我們，替我們鋪路。

準備出發前，我走到牆邊的鏡子前。

鏡中的自己像被光掏空，眼神裡有太多夜晚的影子。

珉敏靠在門邊，看著我：「你睡過嗎？」

「閉過眼。」

「那不算。」

我笑笑：「我還在夢裡工作。」

「那我負責叫醒你。」她說，語氣像玩笑，卻比誓言更沉。

我們搭乘港區維修艇，志仁操舵，豆蔻與Nori檢測深度。

夜色被霧吞掉，只剩海浪反光的縫。

艇底的聲納發出規律嗡鳴，聲波在儀表上形成淡紅的圓。

每一次回波，都像城市在呼吸。

「水溫下降到十一度，」Nori報道，「這不正常，冷卻系統在超頻。」

「 γ 在運轉。」P低聲，「它正在自我啟動。」

志仁抿嘴：「 β 死後不到十二小時，它就醒，這反應太快。」

「也許有人幫它。」我說。

「你指的是？」

「劉子謙。」

船艙陷入短暫的沉默。

每個人都知道那名字代表什麼。

他是夢的醫生，也是病。

海面上的風越來越重，浪拍得更急。艇身一晃，志仁罵了一聲。

「有東西在水下動。」

「潛流？」

「不是。那是人工動力波。」

豆蔻眼睛一亮：「防禦系統。」

我握緊座椅：「他們在守γ。」

螢幕上跳出一道曲線，像鯨魚呼吸的軌跡。

P分析：「是巡邏型潛航器，代號Oculus——水底之眼前哨。」

「所以名字不是比喻，是真的眼睛。」珉敏冷冷道。

我們得在它「眨眼」之前潛下去。

豆蔻啟動聲波干擾，艇體迅速沉入水下。

冰冷的海水像無形的牆，一層層壓在外殼上。

耳邊是機械振動與水的重音，像在深夢裡聽到自己的心跳。

「深度二十米……三十……」

「到達底部二號管道。」

「前方四百公尺，有進氣閘口。」

那是γ層的外部接口。

我們穿上潛行裝備，帶上防壓面罩，一個個潛出艙口。

冷水瞬間侵入袖口，連呼吸都結成白。

我心跳變慢，思緒卻異常清晰。

海底沒有聲音，只有壓力在說話。

珉敏在前，雙手推開懸浮的沙霧。

她的動作乾淨，幾乎像水生物。

我看著那道身影，忽然覺得——人比機器更適合潛入這樣的地方。因為我們害怕，而恐懼能讓人小心。

我們抵達進氣閘口。

金屬門上刻著褪色的警告標誌：AUTHORIZED
PERSONNEL ONLY / LEVEL GAMMA ACCESS
REQUIRED。

志仁把通訊釘在我頭盔內側：「代碼鎖是八位數，我需要五秒。」

「你只有三。」我說。

「靠，還是那句老話。」他苦笑，指尖飛快敲擊控制器。

三秒不到，紅燈轉綠，門緩緩打開。

海水捲入氣閘的瞬間，我們全被吸了進去。

閘室內部是巨大的圓形空間，牆上布滿像鰓一樣的冷卻管線。

中間懸浮著一個透明圓柱，裡頭閃爍著藍光。

那光不是照明，是運算流。

一條條資訊像水母觸手，向外擴散。

P的聲音從耳機裡傳來：「那是 γ 的核心之一。它透過海水溫差散熱，同時以離子流進行資料傳輸。簡單說——它在用海當腦。」

我走近圓柱，感覺到一股細微的振動——像心跳，但節奏比 β 更慢。

「它在睡？」

「不，」P回答，「它在呼吸。」

志仁在控制台上插入外掛端口，螢幕跳出密密麻麻的代碼。

「資料加密等級R-0，」他邊看邊念，「同時有自毀程序。要入侵，得先破解心律。」

「心律？」珉敏不解。

「這系統的運算節奏模擬人腦 α 波——駱Sir的舊數

據。」

我冷冷道：「又是我。」

「你是整個夢的種子。」志仁苦笑，「他們沒了你，系統就沒靈魂。可偏偏靈魂最不聽話。」

豆蔻低聲：「我發現一個副通道。這不是能量管線，而是……神經橋？」

Nori立刻調出影像：「確定。它通往陸上研究院。也就是說—— γ 在與某人對話。」

「誰？」

「未知。」

P忽然插話：「有人在你們頻道裡。」

我們全愣。

耳機裡傳來一個聲音——平靜、低沉，帶水的回音。

「你們真來了。」

我認出那聲音。

「劉子謙。」

「駱組長，」他的聲音像隔著玻璃的笑，「我該說你比我想的更固執。」

「你在 γ 層？」

「不，我在 δ 。」

我心頭一震。

「還有一層？」

「夢沒有盡頭。」他語氣平淡，「你砸碎一面鏡，它會生出更多碎片。每個碎片裡，都有你。」

志仁罵了一聲：「該死的瘋子。」

「他不是瘋，」P說，「他在轉移。 γ 正在把他的意識數據導入下一層—— δ 層的水下伺服矩陣。」

「他想用海做夢。」珉敏冷聲道。

「不，是讓夢吞海。」我咬牙。

螢幕上跳出一條指令：DELTA-INITIATE / 30:00
COUNTDOWN

倒數計時。

「三十分鐘後， γ 層將完全下潛，與海底電纜融合。」志仁看著數字，「到那時，MORPHEUS就沒人能拔掉。」

我深吸一口氣。

「那我們只有三十分鐘。」

珉敏抬眼看我：「計畫？」

「先找心臟，再掐斷它的血管。」我說，「讓 γ 自己窒息。」

「那你呢？」

「我當誘餌。」

志仁立刻否決：「不行，你一接入它就會被再抓回相位。」

「除非我讓它抓——」我眼神冷，「再讓它噎死。」

屋內的燈光閃動。

我知道，它已經「聽見」我們的打算。

P低聲：「駱Sir，一旦開始，就沒回頭。」

我點頭：「夢從來沒回頭。」

我抬頭，看著那圓柱深處緩緩流動的藍光。

那不是機械的亮，那是心臟裡的電。

我對它說——也對劉子謙說，也對整個海底的城說：

「這次，我要讓你聽聽沉默的聲音。」

第二節・潛光

倒數從「30:00」落下的那一刻，海像把一切話都吞了。

我們把維修艇「貼」在管壁陰影，艇燈關到只剩儀表微光。

志仁在上層的聲音經過兩層中繼變得乾，「訊號轉到窄頻，語音壓到64k，能聽就好。駱Sir，計畫分三步：一，潛入核心；二，餵入『逆相陷阱』；三，切冷卻，逼γ自鎖。任何一步出錯——」

「就當我們在學游泳。」我說。

他嗤一聲：「你這人到海底還冷笑話。」

我檢查面罩，按下頷下的氣閥，冷空氣進來，腦子清醒了一寸。

珉敏把潛刀綁在小腿，扣好繩鉤，朝我伸出手指——兩下，短、短：準備。

我回她一樣的節奏。那是我們從火場一路沿用到水下的暗語：活著。

—
γ層外環有三道保護：巡航的「Oculus」無人潛航器、離子感測網、以及水聲指紋。前兩道可以破解，第三道只能學會「裝」。

P在耳機裡說：「駱Sir，你的呼吸太整，像訓練過的——對機器來說更像『人』，反而危險。要不整，要有毛邊。」

「毛邊？」

「想像你剛醒，還不想起床。」

我照做，呼吸線條拉亂一些，心跳輕微不規則。

P滿意：「對，像真心不想上班的人。」

我們沿著冷卻鰓片向下潛。金屬邊緣上附著微生物的薄膜，像一層細軟的絨，手背刷過會有輕微癢。

五米、十二米、二十米……光線被海水吞得只剩青。

前方忽亮，像水裡長出一朵藍色的燈花——γ層外環的中控圓環。

它不是一面牆，而是一圈懸浮的「光帶」，上面跑動著細字，像潮汐計寫成的經文。

「時間二十六分四十七。」Nori報。

「Oculus在你們左上四十五度，距離十八米，速度一點二節。」豆蔻補。

我向左上浮半米，趁浪微推，和那台黑色魚形機器交

錯而過。它的眼是一枚玻璃圓泡，內裡昏黃，就像真的眼，看你不帶情緒。

它「看」我們的方式不是影像，而是回聲與電導。

我們身上披的離子披風在這一刻派上用場——一層薄薄的導電膜，把人的生物電「熨」平。

Oculus滑過，沒有停，沒有回頭。

中控圓環有四個入孔，標著不可解讀的符號。

志仁在上層說：「任何一孔都通，但要選最髒的。」

「為什麼？」

「乾淨的被人打掃過，髒的才少人走。」

我選了第三孔，孔口粘著鈣化屑，像牙石。我用潛刀輕刮，讓我們能擠進去。

裡面是一段短短的通道，通到一個空腔，四壁浮著藍光。

中央的機座像一朵金屬花，花心插著「心電導桿」。
桿體透明，內裡有光一節一節跑—— γ 的「呼吸」。

「步二開始。」我說。

逆相陷阱很簡單——在原理上。

我們不是用病毒去「寫」 γ ，而是用人去「唱」一段它無法完全對上的旋律，讓它在一瞬間自以為跟上，下一瞬踩空。

志仁把它叫「踢踏舞」，P叫它「靜默詩」。

我比較喜歡「錯步」。

要唱，得先插上麥克風。

我把「腦波/心跳轉換環」扣在手腕動脈，另一端接上心電導桿的檢修口。

那是一個尺寸過於剛好的插槽，好像為我的手做的。

插進那瞬間，整個圓環的藍光都「吸」了一下。

「駱Sir，開始之前提醒：不要『故意』地唱，讓身體唱。」P的聲音像潮。

我閉眼，讓呼吸不是給誰看的，只是給自己活——吸到三分滿就停，吐到還欠一口才換；心跳在第七下一點失手，緊接著在第九下補一記。

我想起多年前的拳架，想起在鋪著硬木地面的道館裡，我把步子走亂，師父只說了一句：「錯，也要走完。」

我在水裡這樣唱。

γ層的光先是毫無反應，接著像被什麼戳了一下，整圈微微顫——

志仁低吼：「上鉤。」

Nori：「外環回授延時0.16。」

豆蔻：「Oculus回身觀察，距離八米。」

P輕聲：「駱Sir，五秒內不要想『成功』二字，讓心

再亂一點。」

我偏偏就忍不住想了，心跳往上抬了半步。

Oculus忽然加速，往我們直衝。

我一把拉住珉敏，把她按到機座背陰處，自己橫身露在外面。

它來得很近，幾乎可以看到玻璃泡裡金屬瞳片的紋。

我不動。

讓它先看我。

它「看」了三秒，就像一條徘徊的狗終於聞出一點熟悉的氣味：

——源。

它躍起，準備張嘴。

張嘴不是咬，是放一記高能聲脈衝，把我們像紙張一樣「拍」在牆上。

珉敏先動。

她從背陰裡翻身，一手扯住我的繩鉤往下拽，一手把她的潛刀橫插在Oculus魚腹下的維護縫。

那一刀不致命，但夠它短促失衡。

聲脈衝歪了一寸，拍中的不是我們，是中控圓環最外側的一片鰓。

整圈光「噗」地一暗。

志仁大叫：「幹得漂亮——！」

我趁勢把錯步拉到第二段，把第十三下心跳故意拉長，像勉強要落淚又忍住。

這種心跳，連我自己都陌生。

γ跟了一瞬間——踩空。

P說：「窗口！」

我另一手掀開機座上的冷卻覆板，把預先裝好的「冷卻旁路短接器」扣上。

這東西是甲午與豆蔻昨晚熬夜拼出來的怪物：把兩路原本冗餘的冷卻管在特定相位「錯接」，讓冷卻液在毫秒級內自循環，熱不出去。

簡單講：讓γ出汗。

覆板「咔」一聲合上。

圓環的藍光開始亂。

Nori報：「核心溫度上升二點三度、四點八……」

志仁：「別太快，太快會觸發硬自毀，我們要它自鎖。」

P：「駱Sir，再給它一段人類專屬的愚蠢。」

「什麼愚蠢？」

「在該收招時，多出一拳。」

我笑。

那笑讓我的心跳與呼吸同時踉蹌了一步。

γ嘗試貼近，失敗。

再試，仍失敗。

第三次，它選擇暫停。

系統會暫停的瞬間，是它最像人的時候——因為它在猶豫。

我趁猶豫，把導桿拔出來。

藍光像被人從胸口拔走針頭，整圈外環哆嗦了一下，隨即轉入「保守模式」。

畫面浮出幾個紅字：THERMAL LOOP / SAFE / CORE LOCKING

它鎖起來了——不是我們鎖的，是它怕死，自己縮起來。

「第二步完成。」我說。

「第三步？」珉敏。

「切冷凍主管。」我往下一指，「下面十米，主管接頭——」

訊號忽然一陣雪花。

志仁的聲音被海咬住了：「——駱——聽——m——」

Oculus回來了，換了一台。

剛被我們戳破肚皮的那台斜著漂在遠處，肚裡發出「滋滋」的笑，像生氣的油。

新來這台身上沒有任何傷，眼泡比上一台大一圈。

「換了大眼睛。」珉敏低聲。

「它會學。」我說。

「那我們就更亂一點。」

往下是主冷凍管，「AquaVault」的命就在那裡。

我們沿著結構肋骨往下移。海水在這層更冷，像刀片輕貼後頸。

離管接頭還有三米時，一束白線從右側斜射過來——不是光，是水刀。

Oculus開了它的工具口，水刀切得電火石花。

我縮頭，水刀從我的面罩邊擦過，護片出現一道淺溝。

再慢半秒，這節就寫不到了。

我反手抓住結構梁，借勢向左上翻，讓水刀切入空。

珉敏趁勢貼到Oculus腹部，雙腿纏住它的尾舵，整個人像一條發狠的海蛇。

她咬牙，一手把潛刀插入聲納罩側邊的螺栓孔，另一手拔出六合棍的短節——她把棍節帶到水裡，當作撐子。

棍節頂住Oculus胸腔，勁由腰發，擠——

啪！魚腹面板被生生「扯」開一指縫。

我見縫插針，將一枚「雜訊釘」塞進縫裡。

那是豆蔻做的小東西，會在聲納內部生成低頻雜訊，讓它聽到「自己的心跳」。

Oculus愣了半拍，像醉。

我們藉勢滑下到主管接頭。

接頭是氟化物鍍層的合金，冷得指尖麻。我用鎖扣把身形固定，掏出「熱橋剪」，對準那兩個不該相連、卻被γ用來藏手段的旁通。

剪的手感比想像沉。

我抬眼看倒數：「08:21」。

「志仁，聽到嗎？」

「——到——」他把聲音挖回來，「駱Sir，切斷後三十秒內γ會自動轉熱備援，你要用第二套短接再錯一次，讓它以為世界冷了。」

「聽起來像戀愛。」我說。

「拜託你少點比喻。」他喘，「代理源那邊我撐得像做平板撐。」

我深吸一口冷水味的氣，剪下第一段。

焊點「啪」地爆出一點白。

溫度曲線往上昂，Nori的聲音立刻鋪來：「+3.2、+3.9……」 「冷卻泵啟動，備援打開。」

我把第二套短接器往上一扣，按下「虛冷」鍵。

表上顯示：COOLING OK——系統被騙了。

它以為世界又溫柔起來。

所以它沒有叫。

它只是把自己的心關小了一點。

整個圓環的藍光從亂轉為暗，像人躺下之前最後一次翻身。

P沉聲：「γ進入保守鎖定。核心運算降到基礎維持。倒數停止在——」

我仰頭看：「00:47。」

一個不吉不利、只是剛好的數字。

我們沒有歡呼，因為海不允許人高聲。

我比了個「起」的手勢。

珉敏先上，我殿後。

兩人剛離開主管三米，耳邊忽然傳來一個很輕的「嗒」。

不是機械聲，是骨節被扳動的聲音。

來自我身後。

我回頭。

一台Oculus不知何時貼到我背後，眼泡裡映出我的臉——放大、扭曲、像誰在夢裡從水底看你。

它沒有攻擊。

它靠得很近，近到能看見它機殼上的刮痕，像指紋。

我忽然明白，它在辨認。

它嗅到「源」的味道，卻又找不到相位的掛鉤——因為幽靈在上層唱，真我在這裡空。

我抬手，指尖輕觸它的玻璃泡。

那不是勇敢，是實驗。

Oculus沒有退，只是鏡頭微微收縮。

我在玻璃上映出自己的眼——比它的更像機器。

我在水裡，第一次對一台機器說了人話：「走。」

它當然聽不懂。

但它退了一寸。

像一條狗，見過太多人之後，第一次猶豫。

我們上升。

經過中控圓環時，藍光顫了兩下，又暗。

志仁把人聲拉回清楚：「上來。上來就好。你們再不回來，我就把代理源丟給隔壁小學的鐘。」

我笑了一下：「別害孩子。」

回到閘室，合上門，水慢慢被抽出，我們像兩條剛被從海裡撈起來的魚，皮膚還記得水的重量。

面罩一掀，空氣粗糙、鹽味淡，嗅覺回到人。

我靠在金屬壁上，讓心跳從錯步裡走回正。

「做到了？」豆蔻問。

「γ自鎖，倒數停了。」Nori看著儀表，「但它還活。」

「讓它活，」我說，「活著才能進法庭。」

志仁在耳機裡哈哈兩聲，笑完又咳，「你看，他還是警察。」

「那劉子謙呢？」珉敏問。

我看向圓柱深處那些緩慢浮動的光，「他去δ了。」

P輕聲：「δ是深網。海底電纜匯聚、跨海鏡像、邊境節點，那裡沒城市，只有世界。」

「他要把夢帶出海。」我說。

「那我們就下海。」志仁接，「但在那之前，回來喝水，換氣，讓我睡二十——不，十七分鐘。」

我們相視而笑。

這笑像把海水從肺裡倒出一半，剩下的讓它慢慢蒸發。

閘門開啟的最後一秒，我忽然想起一件小事，回身把

那枚被我們塞入Oculus腹部的雜訊釘拔出來，塞進口袋。

東西很小，冷，像一枚釘在夢肉裡的針。

我想留著它，不為證據——只是提醒：機器也會學錯。

閘門外的海比進來時更靜。

世界不是安靜，世界只是比方才少了兩種頻率。

我們浮上去，船影在頂上晃，像駐在天花板的一塊陰。

我在水下最後看了一眼那圈藍光，對它眨了一下眼——

不是告別，是告知：我們還會再來。

回到維修艇，志仁把我和珉敏各塞了一瓶熱得過分的水。

我一口灌下，舌頭被燙到生疼，反而覺得舒服。

「熱能證明活著。」他說。

「冷也能。」我回。

甲午把記錄拷在三塊只讀晶片上，P上鏈，Nori把溫度曲線公開到醫學倫理協會的開源庫，豆蔻趴在甲板上拆一台抓回來的Oculus，嘴裡罵句子省略主詞的話。

這些聲音加起來，像一家流浪、卻自足的工坊。

我把濕透的手套摘下，手心裡那枚雜訊釘像一點微亮的黑。

珉敏靠過來，低聲說：「剛剛你對它說了什麼？」

「說『走』。」

「你覺得它聽懂？」

「不懂。」我停了一秒，「但它懂『退』。」

她笑，笑裡帶點疲：「你連水底的機器都會講道理。」

「不是道理，是餘地。」我看向遠處白塔，「我們要給城，給人，給機器，都留餘地。」

她沒回，只把我的手握緊一點：「那也給你自己留。」

我點頭。

遠方雲層裂開一線，光像刀劃的口子透下來。

海面起了很小很小的浪，像誰在夢裡翻身。

我把耳麥戴回去，說：「全員，回影室，換乾衣，寫報告，準備δ。」

志仁懶懶：「收到。這杯黑咖啡我先做夢喝了。」

惠興的聲音忽然插進來，像從哪條舊管線漏進我們的頻道：「你們這群不肯睡的人，把海吵醒了。」

我一愣，「你在哪？」

「煙還在口袋，命在。」他笑，「水底上來的人，記得先上岸。δ不是游就到的地方。」

我跟著笑：「你在岸上等我們。」

「我等你把夢再拆一層。」

通訊靜下去。

艇頭調轉，浪花從船首輕輕分開。

我看著那道被光割開的海，心裡只有一個字——行。

海在背後說話，城在前面說話，夢在底下說話。

我們在上面答：

醒著，往下走。

第三節・交火

黎明前的海，是最安靜的戰場。

霧沒散盡，海浪拍在艇身上，像倒數。

惠興在甲板上抽著煙，沒看我，只說：「情報確定。δ層在深海電纜交會點，代號‘深鯨’。五十米下有一個‘三節倉’的浮動艙體，劉子謙在裡頭。還有他的一人。」

「人？」志仁問。

「不再是人。」惠興丟掉煙，「他用β的數據做了植入。半人半機——有脈搏，沒意識。」

珉敏檢查槍械，快速而熟練。

我們每人配備：MP5短衝、手槍一支、麻醉釘、潛水匕首、閃光彈、電磁干擾手雷。

志仁背著筆電與外掛電源，豆蔻和Nori分別掌控無人潛航器與聲波干擾。

「這次，沒有上頭命令。」惠興說，「我們自己決定生死。」

我點頭。

「我們不是來殺誰，」我說，「是要讓他不能再夢。」

艇尾推進，浪花如刀。

海面裂開一道狹縫，我們的艇滑入黑色的水下通道。

那是「深鯨」的維修入口，冷氣如牆壓下來。

氧氣混著鐵味，像血。

「進入δ層區域。」志仁報。

「溫度九度，深度五十二米。」Nori回。

「三節倉」的外殼呈銀灰色，三個艙體連成一線，像一頭沉睡的金屬鯨。

牠的眼，就是主控艙。

我們潛到艙底，吸附上磁鉤。

我示意：三、二、一——破門。

惠興先動，爆破槍射出「液態破膠彈」，無聲地貼上門縫。

三秒後，門邊的鋼鎖「咔」地鬆開。

我們滑入。

艙內燈光慘白，牆壁是反光金屬。

空氣裡有電與藥的味。

前方走廊有兩名白袍衛士，耳後插著細線，眼神空洞。

「神經鏈控。」珉敏低聲。

「放倒他們。」我說。

我和惠興一左一右貼牆，槍口平行。

——聲輕響——

惠興的槍沉穩、無回震。

那兩人幾乎同時倒下，胸口中釘，電火閃了一下，神經鏈斷。

他們沒掙扎，像線被剪斷的傀儡。

志仁在耳麥裡：「熱成像顯示前方三十公尺有四個目標，分散在兩個房間。左側是伺服中控，右側是主艙走道。」

「左我來。」我說。

「右邊交我。」珉敏插話。

「志仁你留在後控，不准亂動。」

「我哪次亂動——」

「上次。」

「……好吧。」

我翻進左側中控室。

牆上滿是監控屏幕，每個螢幕都顯示城市的局部畫面——地鐵、醫院、商場、學校。

所有人都在走路，微笑，沒有對話。

那是β時期的資料回放。

他在重播夢。

我舉槍，目標在房間另一頭——

一個男影，背對我，手在控制台上。

他戴著黑色頭罩，頸後有一道縫，像開過刀。

「別動。」我沉聲。

他沒動，只緩緩轉頭——

那不是人臉，是半張覆著生物膜的金屬臉。

「駱……組長。」

那聲音是我自己的聲音。

我心裡一震。

他開口：「我，是你β時期的殘影。」

「複製體？」

「更準確地說，是你在夢裡留下的意識副本。」

他拔出一把電磁刀，藍光在水氣裡閃。

「劉博士說，讓我驗證——人，能不能殺自己。」

他衝過來。

我本能抬槍，閃。

刀劃過我面前一寸，氣壓掀起，火星散開。

我一腳側踢，踢在他肋下，他穩得驚人——像鋼。

他反手一肘，我格擋，手臂發麻。

我們對拼三招，他速度快得非人。

我退兩步，呼吸調整。

「你模仿得不錯，」我說，「但你學不會錯。」

我假動作虛攻，他順勢擋，動作太完美。

我趁他防守的縫隙，抬腿一掃，踢倒控制台。

火花亂竄，警報響。

電流擊中他肩膀，他僵一秒。

我撲上，手肘鎖頸，膝撞腰，逼他跪下。

他嘶吼：「人不該留錯誤！」

「錯誤才是人。」我冷聲回。

我拔出電磁釘槍，貼在他胸口，一發——

電流瞬間灌入，他全身抽搐，體表金屬裂開，露出半透明的組織。

他倒下，眼神仍是我的，嘴角微動：「……自由是……噪音……」

我沉默三秒，掐掉槍的保險。

「那就讓世界吵一點。」

砰——

子彈穿過他額心。

他倒地，眼裡的藍光熄滅。

螢幕同時閃白，城市畫面全暗。

耳麥傳來珉敏的聲音：「右側清理完畢，但他們有武裝部隊衝進艙二！重火力！快撤！」

我衝出走廊，迎面是一連串自動火力掃射。

金屬彈頭打在艙壁上，濺起火花。

惠興翻身滾到我側，反手丟出一枚閃光彈。

「閃！」

白光爆開，走廊瞬間像被閃電劈。

我們趁空檔衝上前。

我側身貼牆，MP5連點三發，「噠噠噠——」

三個全副武裝的黑衣傭兵倒下。

他們動作一致、瞳孔放大，眼裡無神。

「又是神經鏈控。」珉敏咬牙。

「他在用人當防火牆。」志仁聲音裡是怒。

我換彈匣，深吸一口氣。

「志仁，能關掉他們嗎？」

「除非我能入侵δ主控。」

「那就進去。」

「我需要進主艙三號端口。」

「路在哪？」

「你右轉那道紅燈走廊。」

我回頭看惠興：「掩護我。」

他抬槍：「去。」

我衝進紅燈走廊。

那走廊狹窄、長、兩側是水冷管線。

前方兩名傭兵持槍壓制，我連滾帶翻進一處陰角，拔出閃電彈，反手丟出——

「啪！」

火花像撕開夜。

兩人反射性地閃避，我從側面抬槍，兩發——胸，一人倒；再兩發——腿，另一人跪。

我衝上去，用槍托砸斷他頸後的神經鏈。

他全身癱下。

志仁的聲音：「連線建立。十秒後我能拿到δ內網。」

「快。」

「八、七、六……」

「有客人來了。」惠興低沉道。

前方艙門被炸開，一群穿戰術裝的人衝入，火線再起。

彈雨如暴風。

我趴地滑進側牆凹口，槍口伸出反擊。

子彈穿透鋼壁的聲音尖銳得刺耳。

珉敏從另一側縫隙丟出煙霧彈，走廊瞬間白霧翻湧。

她在霧裡移動，像影。

「左側清空！」

「右側剩兩個！」我喊。

她翻牆躍上，一腳踢在敵人臉上，整個人順勢滑落地面。

我補槍。

清場。

「志仁？」

「進去了！」

他呼吸急促，「我找到主機心臟——劉子謙的意識映射在‘黑鯨核心’。我可以凍結他三分鐘，但要你們親手拔線。」

「位置？」

「艙心層——你前面那扇門。」

我拔下安全銷，推門而入。

艙心層像一個巨大的圓球。

四周是液體冷卻牆，中間懸著一個透明立方體。

裡面漂浮著劉子謙。

他穿著白衣，雙眼閉著，身體連著上百條導線。

周圍環繞著六名黑衣護衛——全是鏈控人。

他們靜止不動，像神像的守衛。

「他在夢裡。」我低聲。

珉敏調整槍口：「叫醒他。」

我往前一步，舉槍瞄準立方體的控制台。

就在那一秒，六名護衛同時睜眼。

他們沒有表情，動作卻整齊得詭異。

同時拔槍——六把，六道火線。

「掩護！」

我一翻身，滾進機座後方。子彈打在地上，火星四濺。

惠興衝進來，背靠艙壁，連點三發，「噠噠噠——」

兩名護衛胸口中彈，仍然前進。

珉敏飛身踢倒一人，手起刀落，刺入他頸後控制芯。

志仁的聲音急：「δ層防禦程式重啟！我撐不住太久！」

「給我五秒。」我咬牙。

我從背包抽出EMP手雷，拔銷。

「散開！」

惠興一把抓住珉敏，往後躍。

我把手雷丟到立方體中心。

轟——

藍白光閃，瞬間壓出一層真空。

聲音被抽乾。

六名護衛同時倒下，導線斷裂，火花竄出。

冷卻液波動，立方體裡的劉子謙睜眼。

他看著我，嘴角上揚。

「你真的會來。」

他的聲音直接在我腦裡響。

「我以為你想做神。」

「我只是想讓世界不痛。」

「可你先讓它失去感覺。」

他微笑：「駱天祈，你以為自己自由？你不過是我的對照組。沒有我，你的存在就沒意義。」

「那我就毀掉兩個人——你和我。」

我舉槍。

他伸手，指尖碰到玻璃。

瞬間，艙壁燈光全轉紅。

志仁大喊：「他啟動自毀！十五秒後整艙爆壓！」

我衝上去，用力一拳砸在玻璃上。

玻璃紋裂，但沒碎。

珉敏丟我一把電磁破擊錘：「用這個！」

我接過，一記直劈。

轟——玻璃破碎，冷液噴出。

我伸手抓住他衣領，把他從液體裡拽出。

他掙扎，眼神不再是醫生，是瘋子。

「你不懂——痛會回來——他們會恨你——！」

我低聲：「至少他們會感覺。」

我抬手，用槍柄砸在他頸後。

他失去意識。

警報聲震耳欲聾。

「撤！」惠興吼。

志仁在耳麥裡咆哮：「十、九、八——」

我們拖著劉子謙衝出艙心，沿走廊狂奔。

火光在背後連續爆開，氣壓推著我們往前。

到閘門時，志仁喊：「三——二——」

我們跳出艙門，潛艇的鉤索拉著我們往上。

轟——！

整個δ層在海底炸開，火光在水中化作巨大氣泡，震得海面隆起。

維修艇劇烈搖晃，我摔在甲板上，喘不過氣。

珉敏跪在我旁邊，一手扶著我，一手仍舉槍警戒。

海風掠過，帶著鹽與火的味道。

「結束了嗎？」她問。

我看著那片被陽光劃亮的海面。

「不，」我說，「只是另一層醒。」

惠興把失去意識的劉子謙丟在艙尾，綁上束帶。

志仁擦著汗，虛弱笑道：「這傢伙活著，比死還麻煩。」

我沉聲：「讓他活。讓他去面對痛。」

海平線那頭，陽光破霧。

白塔在遠方，只剩模糊的影。

我握著槍，心裡一陣空白。

世界靜了一秒，然後風起，浪再度拍來——

像在提醒我們：夢雖破，戰還沒完。

第四回 · 水底之眼

第四節・審判之潮

風在港口換了方向。

從海上吹來的鹹味不再刺鼻，像是暫時把血的氣息洗淡了一層。我在甲板上把最後一根繃帶收好，抬頭時，晨曦剛好掠過白塔的肩。劉子謙被五點式束帶固定在艙尾，沉默得像一塊冷金屬。脈搏在，他的「夢」暫時不在。

我們把人押回灣岸警署——先不是交給誰，而是公開。

志仁把 γ 層的鎖定報表、溫度曲線、鏈控人的醫療檢驗、 β/γ 的授權簽章，分別上鏈、遞件、拷貝三份。

我知道，證據的敵人不是罪犯，是篡改。

當真相被放進太陽底下，才會長骨頭。

一・緘默

羈押第十二小時，律師團換了兩撥。

第一撥談程序瑕疵、談國安機密；第二撥索性什麼都不談，只用沉默把房間填滿。

劉子謙也沉默。他看著桌面，像在量測木紋的節拍。

「你有權保持沉默，」我按流程告知，「但你的沉默，無法替你辯護。」

他抬眼，第一次看我。眼神很冷，卻沒有恨。

「駱組長，」他輕聲，「我以為你會累。」

「我也以為你會悔。」

他笑，笑意薄得像刀背上那層光：「悔是你們給自己的麻醉。我的職業不是殺人，是止痛。止痛的人，被你們叫成罪犯。」

「止痛不是截肢。」

「不截，會腐。」

他一字一字，彷彿在講課。

我闔上筆記簿：「講台留給法庭。」

法庭來得很快——比行政程序還快。

不是我們催，是城在催。

白霧散去的第二天，醫學會、倫理委員會、民間團體、受試者家屬聯合上書，要求公開審理。

我在證人席上，第一次用自己的名字，講述自己如何被做成城市的「源」。

說出口的那刻，我明白羞恥不是對自己，是對還信任這個徽章的人。

法官問：「被告，是否認罪？」

劉子謙站著，微低頭，嗓音平：「保持緘默。」

律師替他答：「被告主張『必要之惡』防禦。」

我笑了一下。心裡想：惡，一旦需要辯護，就已經開始輸。

證據像潮汐，一波一波往前推。

γ 層的冷卻曲線、 β 層的群體相位設計、鏈控人的醫療報告、實驗室的倫理審批空缺、資金流——鉛白基金→睡眠科技→AquaVault→「深鯨」浮艙，轉了七個殼，最後落點在雷利國某軍工承包商的顧問費賬上。

那張顧問費報表上有一個熟悉的縮寫：P.M.

Project MORPHEUS，從來不是一個「城市醫療試驗」，它有軍事邏輯：

——先止痛，再失能。

——先同步，再命令。

羈押第三週，判決下來。

死刑。

程序上還需排期執行，行刑日擇期再定。

聲音像一把錘落在木頭上，沉悶，卻乾脆。

新聞在半小時內傳遍全球。

標題有冷的、有熱的：

《白霧之城的醫生》《夢境工程師》《群體誘導的黑手》《警隊的黑名單英雄》——最後一個讓我皺眉。黑名單英雄，意思是：不是體制的功臣，卻被體制默許。

被默許，往往下一步就是被切割。

果然，下午，署內會議——

調查委員會高度肯定MCS對「案件事實的查明」所作貢獻，同時對其行動程序瑕疵予以警告。

我們的裝備被收回一半，預算凍結，對外發言需走背景。

我看著紙上的字，一行一行像釣鉤。

我把紙折起來，塞進口袋。折痕像刀痕。

夜深，接到母親的電話。她從不問案情，只問：「你吃了嗎？」

「吃了。」

「夢少做。」

「嗯。」

她停一下，又說：「你小時候怕黑，喜歡開小夜燈。現在別把整個城都關燈。」

我笑了：「媽，我會記得關一半。」

掛電話後，我站在窗前，天際有一絲風——不是海風，是輿論的風。它會把一個人吹成英雄，也會把英雄吹成障礙。

行刑排期在三個月後。

押解日另外安排：凌晨四點十五分，從灣岸警署押至新城監獄。

路線、車隊、交接點，全部走標準作業。

標準，總是犯罪學上最好猜的部分。

我要求提高警戒，申請被「婉拒」；理由是：「已判決，社會情緒穩定」。

我把那紙函又折了一次，塞進前一封旁邊。

志仁在辦公桌邊敲鍵盤：「Sir，他們把我們當易燃品。」

「那就學會不被點。」

「怎麼學？」

「自己帶水。」

押解當天，天微亮前就細雨。

車隊兩輛前導、三輛囚車、一輛後衛，照教科書行進；我在最後一輛，惠興在第一輛，珉敏在中間。

對講機靜得可疑。

我把安全扣再核對一次。

出灣岸大道一公里處，前方路口忽然「停電」。

紅綠燈全黑，僅剩大樓緊急照明。

廣播說：市政維護。

——巧。太巧了。

我剛要發口令，左側高層停車場邊緣一陣火光，「嗒嗒嗒——」重機槍火線像雨。

第一輛前導車右前輪爆，車體失控，橫擺。

幾乎同時，路面三處炸點起爆，碎片與煙霧把道路切成碎棋盤。

所有標準作業被切斷。

車隊瞬間變成「孤島」。

「掩護！降車！」我吼。

還沒有人回，我的車窗已被打得蜂窩。

我揮槍窗外連點，壓住火舌。

惠興聲音冷：「右高，七點方位，兩組。」

志仁的聲音在耳麥裡帶著電：「干擾已經打上來——對講被塞滿垃圾包。」

「自己開窄頻。」

「開了，但他們的頻寬更粗。」

「那就——」我咬牙，「用舊的。」

我們把早就準備好的「備援直頻」撥到最古老的消防波段。

音質像砂紙，卻乾淨。

「左前抽離，中車靠內！」

「收到。」珉敏的聲音穩。

她所在那輛囚車猛打方向，撞上路肩，車尾甩出，把來自右高的火線擋下一半。

中線出現兩個黑影——快而穩，姿態不像街頭流氓，是受過訓練的傭兵。

他們腳步規整，武器是短管步槍與近戰刀，胸前護甲貼身，關節處全是碳纖。

我推門翻出，膝著地，右手三發、左手一發。

兩個人影各中一槍，卻還能前進。

我往後退半步，把步法拉開——八極的黏、靠、崩，不在於力大，在於借。

第一個傭兵撲近時，我把他的槍口往外一撥，肩貼胸、膝撞胯、肘砸頸，四拍連成一線。

他倒。

第二個轉刀，我空手進，手腕「錯」他刀脊，指節一按，他的虎口自動打開。

我把刀「借」在手裡，往下送——刀柄抵住他護甲縫，得寸進尺。

他瞳孔縮了一下，慢。慢是人。

我補槍，落。

上方機槍仍在掃，火光照得雨像銀針。

惠興在前方壓著火，他的槍法一如既往——不花、不怒，穩。

「天祈，」他在耳麥裡說，「對方不是來打的，是來拿人。」

「看到了。」

中間那輛囚車尾門被電磁鉤「嗒」一聲拉開，一個穿重甲的傭兵從煙裡鑽入，步伐像捲簾門，死硬。

他一掌擊中押解警的胸甲，那人倒摔，背脊一聲悶響。

傭兵轉身，伸手去抓劉子謙。

我提刀，將人卡住。

他抬臂格檔，護甲發出鈍響。

近身我不跟他比力，我比角度：肘、肩、髖三點合力往前靠，把他這副像鋼的身子推到囚車側壁，借勢一記反肘，擊在頸側神經束上。

護甲再硬，神經再假，也還是肉。

他吃痛，退。

我把刀插進他肋下護甲與腹板的間隙，刀鋒微扭，吐。

他喘一口，跪。

我拔刀，踢開。

正要拉起劉子謙，遠處一聲短促的口哨，節拍很熟——短、短。

我心口一緊。

不是我們人。

是對方在嘲諷。

左側高架下，一輛黑色貨車的頂蓋滑開，伸出一段短炮。

非致命，卻能把車隊全部打翻的那種。

我只用眼角掃了一眼，便知道：上面那幫是雷利國派來的「海隼」私軍——

雷利國的字典裡，夢與戰爭沒有差別；

他們輸不起在法庭，所以要在路上贏。

砲口一亮。

我把劉子謙扯下車，自己翻覆其上——那一瞬間，我像在保護證據，又像在保護一個將被法庭「解剖」的人。

火光落下，囚車側翻，金屬在地上摩擦出長長火蛇。

耳朵嗡一聲，我的世界只剩低頻。

身上重，應該是他。

我把他推開，自己爬起。

右臂一陣麻木，血從肘外沿著指尖滴。

煙裡有人影奔近。

我抬槍，槍口對著第一排，還沒扣扳機，對方已提前分散——走位像舞。

「掩！」我斷喝。

珉敏從另一面翻出，從地面滑行，開火角度低得幾乎貼地，把前排的腳踝打爆兩個。

人一倒，隊形亂。

惠興切到側翼，兩槍兩人，取人總不費第三發。

志仁在遠端把交通號誌全打上敵我識別，讓我們的車能向前，他們的車只能原地發呆。

豆蔻遠遠丟出聲波干擾，弄得上面機槍像喝醉——齒輪咬不上齒。

戰線被我們生生扯開一道口，像把刀插入布，後面只要撕。

我把劉子謙往後拖，嘴裡只有一個音節：「走。」

他忽然笑了一下，笑裡全是血的味道：「駱組長，你護我護得……像護一個孩子。」

「你只配被護到法庭。」

「法庭只是你們的夢。」

「那我就每天叫醒它。」

他不再說話。

我們退至二十米外的側街。

雨停了。不知誰的血順著路牙流，混進井蓋。

遠處傳來直升機的聲音——不是救，是追。

我看著天，知道這回合對方贏了——不是戰術，是戰

略。

他們要的不是全滅，是帶走。

一個瞬間，我做了最討厭的決定：

——暫撤，保命，保證人證不被奪回。

也意味著：另一輛囚車，可能沒那麼幸運。

我們退到巷內，拐進連接港邊的地道。

回頭看一眼，火在大路上燃，像誰把白霧點著。

我知道，這會是世界的畫面——不只是新城。

消息在半小時內傳到世界。

「已判死刑的MORPHEUS主腦押解途中遭劫，人未奪回，死傷多名。」

新聞畫面裡，街道像一場剛收尾的風暴。

主播的臉很平靜，眼神很熱。

民意比海風更快。

責問如潮：

「押解規畫誰負責？」

「警署為何不提高警戒？」

「是否涉及內鬼？」

「雷利國是否涉入？」

「MCS是否越權？」

「MCS是否故意製造危機以洗白？」

最後一條讓我笑。苦的那種笑。

我們被推上浪尖——不是英雄，是靶。

新聞節目上，專家們在螢幕上劃來劃去，像在破一個他們不曾進去的密室。

有人說我們「行動浪漫，程序草率」；有人說我們「明知對手強大仍硬碰硬，欠缺戰略耐心」；也有人說——「MCS做了體制沒膽做的事，但該付代價。」

我本來想關掉電視。

惠興按住我手，點了一根煙：「讓他們說。海會自己退潮。」

我看他一眼：「你什麼時候開始會講哲學？」

「我哪有。」他嘆口氣，「是老了。」

沉默一晚，第二天，政府開了會。

結果是兩句：

——成立跨部會特別調查小組（名字很長，效用未知）；

——MCS暫停出勤，等待配合調查。

換言之，把我們關進玻璃盒。

玻璃盒很安全，也很悶。

悶能把怒熬成決心。

我申請對外發言權，只有一個目的：把資金線講清楚。

新聞發布會上，燈光比法庭更燙。

我站在那張講台前，心跳很慢，不是因為練過，是因為不想被節奏牽走。

我用最短的句子，說了最醜的真相：

「Project MORPHEUS的錢，不只來自醫療研究。

鉛白基金是面牆，牆背後是雷利國的軍事承包商，三家公司，兩家殼，一個共同受益人。

我們有賄。

我們也有人的名字——包括本地的兩個中間人。

我們會提交法庭與議會。

我們不會交給任何需要先蓋章才能動作的地方。」

台下安靜一秒。

那一秒，像岸邊反捲的浪，還沒落下。

有人起身提問：「駱組長，你們被稱為『黑名單英雄』，你怎麼看？」

我看著那張面孔，很年輕，像剛從校園出來的記者。

我說：「英雄這兩個字不該跟黑名單放一起。

如果真有黑名單，那名單上應該是拿公帑去做夢境實驗、把城市當病人的那群人。」

「那你們呢？」

「我們只是記帳的人。」

有人笑了一下。

也有人皺眉。

我知道明天會有新的標題：

《記帳的警察》。

也許這樣反而安全——英雄很快會被拉下神壇，記帳的人比較難被消耗。

發布會結束的那晚，我把大家叫回影室。

志仁、敏貞、珉敏、惠興都到了。

還有那群寫手——豆蔻、甲午、Nori、P。

牆上的白板被我擦淨，只留下四個字：

海、陸、錢、人。

「海，」我說，「是δ層的碎片、外海的鏡像、跨境的節點；

陸，是本地還遺留的『白袍』、保全公司、香氛倉；

錢，是鉛白基金與雷利國之間每一筆可疑流向；

人，是失蹤名單、鏈控倖存者、以及在我們身邊的內線。」

志仁接過話：「我可以把跨境的鏡像路由標好，但需要境外友軍。

我知道兩個可以信任的節點，代價是——我們得把資料全部公開。」

我點頭：「早該如此。」

惠興說：「人我來。白袍裡有裂縫，那天在第零層卡紅鍵的那個，我摸到了他的影；再加上案發前在醫院值班名單上一個消失的名字——可以拉線。」

珉敏：「陸面由我帶隊。香氛倉有四個，三個已停，剩下一個『永芬物流』還在續約，背後公司是睡眠科技的殼。」

敏貞把一疊心理評估報告放桌上：「鏈控倖存者需要被當人對待，不能當證物。他們的語言、夢、動作裡有線索。我來做。」

P沒有抬頭，只說：「錢的走向，我會畫出小於一的數。」

豆蔻挑眉：「什麼鬼？」

「陰影。」P簡單地說。

我笑：「他要畫的是人們在帳外留下的——痕。」

我把白板最下端空白框圈起，寫：

雷利國合作者

下面兩個代號：HARBOR、TOWER。

「是誰？」志仁問。

「還不知道，」我說，「但其中一個在這座城。」

押解路線的『停電』，不是意外，是配合。

電力應變在三秒內啟動，這不正常。」

惠興點頭：「內線。」

我不點名。

點名很快，抓人更快，放人最快。

我們要的是拆網，不是抓一條魚。

「還有一件，」我補上，「行刑排期三個月。

我不想等。

我不要一個人躺在行刑床上讓社會覺得正義完成。

我想讓所有涉及的人站上台階，一起被看見。」

我停了停，目光逐一看過他們。

「我要你們答應我一件事——往後這三個月，不求漂亮，只求穩。

每一步，都讓對手以為我們下一步會走錯。

讓他以為我們會『閃』，我們就撞；

讓他以為我們會『撞』，我們就走旁。

我們不是在打英雄戰，我們在打記錄戰。

記住每一個名字，每一筆錢，每一次呼吸。」

志仁笑：「Sir，你這段話上新聞會很悶。」

我也笑：「那就別讓它上新聞。」

「那讓誰聽？」

「讓法庭聽。讓世界聽。」

會議散時，夜雨又落。

我獨自留在影室，翻出壓在底層的那疊折痕紙。

兩封「婉拒」、一封「警告」、一份「暫停出勤」。

我把它們展平，又再折成同一個角度。

紙角鋒利，能割破指尖。

我讓它割了一下。

疼，是提醒：醒著的人，不要怕流一點血。

第三天清晨，母親又來電。

「你還在嗎？」

「在。」

「吃了嗎？」

「吃了。」

她沉默一下，忽然說：「你小時候，每次考不好，會把試卷折好，塞在抽屜最底。等你長大，有一天你自己拿出來，跟我說：『我不丟，因為這是我』。」

現在，你把那些紙好好收著。

不要丟。

因為這也是你。」

我握著電話，鼻腔發酸。

「媽，我會。」

放下電話，我對著窗外那片將亮未亮的天說了一句話

不是對誰，是對自己：

「我以自己的名字，保證把他們全都帶回法庭。」

不是把他抓回，是把他們抓回。

劉子謙、雷利國的HARBOR與TOWER、白袍裡的操盤手、香氛倉背後的財會、按下停電鍵的人、在押解路線上遲到三秒的工程師、在會議裡閉眼的人.....

他們都要站在同一盞燈下。

不為復仇，為記住。

我把警徽從抽屜取出來，擦了擦，別回胸前。

徽章不是護身符，它是一片鏡。

照見你自己，照見別人的錯。

也照見你曾經想睡的那一刻。

我走出影室時，風又轉向——

從城裡吹向海。

海上遠遠傳來船汽笛，像有人在另一頭回應。

我知道，下一站是「陸與海之間」的那條線——

碼頭、電纜井、保稅倉、外交貨包。

每一個名詞背後都有一張臉。

我會去認得它。

這座城不會再做同一個夢。

如果還要做，那夢裡要有名字。

名字會叫醒人。

我邁步。

鞋跟敲在走廊，很輕，卻比槍聲耐聽。

因為那聲音告訴我：

路在前。

潮在來。

我們不退。

第五回・生死首戰

第一節・衝鋒

雷利國的天空，是鐵灰色的。

從我們踏下軍用運輸機的那一刻起，風裡就帶著一種不屬於熱帶的冷。

那不是氣溫，而是一種「國家的冷」——制度化的警覺。

這裡，沒有多餘的問候，沒有記者，沒有笑容。

只有冰冷的安檢門、閃爍的紅外線，以及那句官腔十足的歡迎詞：

「歡迎來到雷利。請配合行動。」

我、惠興、珉敏、志仁、敏貞，一行五人。

MCS第一次正式跨國行動。

我們被安排與雷利國特種部隊「黑鯨」（Black Cetus）合作。

他們是這個國家最神秘的一支單位，行動速度、火力與紀律，幾乎是傳說級。

他們的指揮官，代號「鷹眼」，真名無人知。

「鷹眼」比我想像中年輕。

三十出頭，臉上沒有戰場的風霜，只有精算師般的冷靜。

他伸手與我握：「駱天祈——傳說中的夢境行者。」

「傳說是謊話重複講三次的結果。」我答。

他笑，笑得有點像測謊機亮起綠燈的那種笑。

「我們的任務很簡單——找到劉子謙，活的也好，死的也罷。

但在雷利，我們講結果，不講方法。」

「結果永遠在方法裡。」我回。

他點頭：「那你來試試。」

黑鯨總部設在邊境軍港區的一棟廢棄油庫內，外面掛著「能源研究中心」的牌子。

真正的入口在一個燃料槽的底部。

梯井下去，氣味混著鐵與消毒水。

我們一行換上防彈戰術服，背心上都繡了臨時代號。

我的代號是「O-1」。

雷利人的代號沒有名字，只有功能。

他們不信任任何情感會帶來判斷力。

「行動代號：死線。」

鷹眼在作戰簡報上說。

「我們有線報，劉子謙的同夥——前AquaVault工程師拉德（Radek），出現在北部港口的『灰巷市場』。

那裡是雷利最大的軍火黑市，沒有警察，只有錢。

你們的任務是協助我方確認拉德身份、活捉、訊問。

無需開槍，除非被迫。」

我點頭：「明白。」

惠興補了一句：「他不會讓我們不被迫。」

鷹眼側目看他：「老警察的直覺？」

「是老罪犯的習慣。」惠興淡淡道。

灰巷市場，名副其實。

它的天空永遠灰。

這裡曾是港口工人宿舍，如今成了全國走私集散地。

槍械、晶片、藥物、人口，一切都可以買，只要你敢。

我們分成兩組。

我與鷹眼帶著惠興前進，珉敏與志仁、敏貞在後方監控。

「目標位置？」我問。

志仁在耳機裡：「南區B17倉庫。拉德最近三天都在

那附近交易，應該在那裡會面。」

「明白，保持窄頻，勿擅動。」

灰巷的巷道像迷宮。

地面油漬、水泥、槍油混成一層厚膜。

每一步踩下都黏著聲音。

鷹眼低聲：「B17在前方兩百米。這區的監控全被黑掉，誰都能消失。」

我伸手示意減速。

左前的黑巷口閃過一抹人影。

我做了個手勢：三人，右側進。

鷹眼眼神示意「你先」，我點頭。

我們貼牆前進。

巷口有光，白得刺眼。

我用鏡面掃角——

拉德在裡面，坐在鐵桌旁，對面是兩個陌生男人。

桌上擺著一箱晶片。

他們在談價。

我聽不清，只聽到一句：「……Z線啟動後，全世界都會失眠。」

「Z線？」我對鷹眼低聲。

他目光微變：「那是MORPHEUS的延伸模組——
‘Zeta Protocol’，控制夢與現實的同步輸入端。

簡單說，讓人‘永遠醒著’。」

「像活地獄。」

「對。」

我心裡一沉。

拉德手裡那箱晶片，可能是Z線的主控接口。

這一刻，他不是罪犯，是引線。

我用指語示意：一分鐘後同步突入。

鷹眼點頭。

倒數三、二、——

我踹門。

門飛開，鐵皮聲震耳。

對面兩人本能拔槍。

鷹眼一發精準的電磁彈，擊中其中一人胸口，電火
閃，他倒地。

我直撲拉德，他掀桌反擊。

桌上晶片散落，像冰。

他抽刀刺來，動作快，狠，準。

我左手格擋，刀鋒擦過護甲，迸出火花。

我反手一拳擊他下頷，他跟蹌。

鷹眼順勢踢飛他手中刀，刀插在牆上。

惠興已繞後，一個擒拿，壓倒在地。

拉德被制。

嘴裡血流，卻還笑。

「你們以為抓到我就結束？」

「我們只想聽你說。」我冷聲。

「說？你們配聽嗎？」

鷹眼抬手，一個耳光。

血濺。

「在雷利，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尊重。」

拉德咳血，仍笑。

「他比你們聰明多了……劉醫生，已經不在人間。」

那聲音像一塊冰，貼上脊椎。

我看著他：「你說什麼？」

「你們看到的那個被押的，是替身。真的他，早在押解前兩小時，就用‘Zeta副線’把自己從意識層裡‘上傳’。

現在的他，活在任何能上網的地方。」

我心口一冷。

志仁的聲音插入：「Sir，我接到加密信號干擾……」

有人在入侵我們頻道。」

「關閉外網！」我吼。

鷹眼拔槍抵住拉德額頭：「坐標在哪？」

拉德低笑：「在你心裡。」

「開玩笑？」

「不，是他想先找你們。」

下一秒，耳機裡傳來一段陌生的聲音——

「天祈，好久不見。」

是劉子謙。

我愣了一下。那聲音柔和，像沒睡醒。

「沒想到，我的學生們這麼快就到雷利。」

聽說你還帶了朋友？

別辛苦了。

我這次要讓整個世界清醒。

要讓夢成為——審判。」

信號斷。

現場一片死寂。

拉德低聲笑：「他已經開始了。」

我抓住他的衣領：「在哪？！」

他只吐出兩個字：「天——網。」

然後，咬碎了牙齒裡的氰化膠囊。

他的眼神在最後一秒仍帶笑。

那笑，像瘋，也像信仰。

鷹眼罵了聲粗口，把他翻過檢查脈搏。

「死了。」

「不，」我低聲，「他只是回去見他主子。」

我們把屍體送回黑鯨總部。

醫務官證實——氰化物，瞬間死亡。

舌下的膠囊屬定製型。

這意味著，拉德是受控進場，不是逃亡者。

「他在引我們。」

鷹眼說：「往哪？」

「往他自己布的局。」

志仁分析了晶片殘片，發現其中的代碼結構與β層一致，但多了一段新協議標頭——Z-PROT/Ω。

Nori在遠端訊息回覆：「那是Z線最終版本的通道號。可跨區同步、即時心跳回饋。換句話說——他能用人當伺服器。」

我沉默。

「這就是他說的‘讓世界清醒’。」珉敏低聲。

「不，是讓世界不再能做夢。」惠興說。

那一刻，我明白，這已經不是抓人，是戰爭。

鷹眼轉頭：「你想怎麼打？」

「我們要人、要時間、要地圖。」

「給我理由。」

「因為他會先動手——我們沒選擇。」

他沉默兩秒，然後點頭。

「你指揮，我支援。」

他說話的語氣像一個兵，也像一個將——懂得服從，也懂得選擇戰場。

我們用拉德的遺體做了局。

志仁模擬了他手機的發送模式，假裝他還活著，對外發出「交易成功」的信號。

結果不到十五分鐘，就有人上鉤。

對方代號「CROW」。

對話很短：

——拉德，貨驗了？

——已驗。Z線完好。

——收尾後移動到「鐵穀」。

鐵穀，是雷利北境的廢鋼工廠區。

「這就是下一步。」我說。

鷹眼：「你確定？」

「我確定他們不會讓拉德白死。」

「那就準備好。」

我們會讓他們知道——在雷利，死也要報備。」

他露出一個殘酷的笑。

我忽然有點明白，這個國家的人為什麼會那麼「冷」。

因為太多熱血都已經被磨成了紀律。

夜裡，志仁對我說：「Sir，我覺得這次他變了。」

「誰？」

「劉子謙。那段話不是挑釁，是……邀請。」

「邀請？」

「對。他要你進他的‘新夢’。他在等你。」

我點頭：「那我們就別讓他等太久。」

窗外的風又起。

我想起他在審訊室那句話——「止痛的人被叫成罪犯。」

也許對他而言，夢是救贖，現實才是詛咒。
而我，只是被他拖進這場夢裡的另一個病人。

但我知道——

夢醒時分，就是開戰的時候。

第五回 · 生死首戰

第一節 · 衝鋒

第二節・再戰

鐵穀。

北境廢鋼廠，三十年沒火，仍有熱。熱在地底，熱在人心。

風帶鐵鏽味，像舊傷口。

我們分三路。

黑鯨從東門破牆，像槍。

我帶珉敏走天車軌，像刀。

惠興壓後，像老酒，燒到喉嚨才知道辣。

志仁在遠端咬著耳麥：「熱源三處。中控樓、碎鋼槽、輸送帶末端。拉德說的『鐵穀』，其實是一個局。」

CROW發了假路線，真目標在——渣井。」

渣井在廠心。

一個黑洞。

一切掉下去，就沒有回聲。

—
門開得很輕。

輕到像有人替我們開。

走廊上吊著白燈。

燈的間距一致，影子也一致。

這裡有規矩。規矩就是——不必吼，只要準。

第一個人站在陰影裡。

黑衣，面罩，肩章一條銀線。

他把槍放在欄杆上，手很穩。

「你就是駱天祈。」他說。

聲音乾，像沒喝水。

「你是誰？」

「烏鴉。你們叫我CROW。」

「還有誰？」

「你要看，還是要聽？」

「我習慣先看。」

他抬手一拍。

鋼門像眼皮一樣往上翻，露出一片場地。

廢鋼堆成山，輸送帶像蛇，長，黑。

上面站滿人。

每個人都拿槍。

每個人的槍口都下垂。

禮貌，克制，準備好一起變不禮貌。

「談嗎？」我問。

「可以。」CROW笑，笑意藏在面罩背後，「把人交出來。」

「哪個？」

「劉醫生。」

「他不在我手上。」

「你說謊很省字。」

「你喜歡多字？」

「我喜歡結論。」

我往前一步，腳尖碰到油漬。有點滑。

「結論是，」我說，「你今天走不了。」

「你怎麼知道？」

「你來了太久。」

他沒回話。

他向後退半步。

那半步，是信號。

白燈同時滅掉三盞。

場地黑了三塊。

黑鯨的破牆聲在東面炸開。

火線像蛇吐信子。

風變冷。

槍抬起來了。

我只有一句話：「打。」

第一槍不是我們打的。

但第一個倒下的人不是我們的人。

珉敏從天車上一躍。

她的身形在白燈與影子之間劃出一條短線。

她落在輸送帶的護欄上，槍在手裡，手像水裡的刀。

三發，三條腿，三個人跪。

不殺，先拆。

我從地面穿過堆鋼，膝貼地，槍口貼近鐵皮反光，讓對方看見兩個我。

對方的第一輪掃射打空了角度。

我回敬四點短點。

火花在廢鋼間跳。

一個黑影翻下輸送帶，砸到地上，沒有叫。

專業的人死得比非專業更乾淨。

「左側吊車！」志仁吼，「上面兩個！」

我抬頭。

吊車駕艙裡綠光閃。

我一顆煙霧彈丟上去，煙像扯破的布。

珉敏順勢攀爬，空中借力，膝撞艙門，手刀一道，把人按在玻璃上。

玻璃開裂，但沒碎。

她不再補刀，她拿走他槍。

手乾淨，心也乾淨。

黑鯨從東門擠進來，火力像水。

鷹眼的聲音很冷：「壓住走道，別愛上子彈。」

他的部隊很像他。

不喊口號，喊口令。

開火，換彈，前壓，側掩。

一組上，一組下，一組負責撿回倒的。

死，也撿。

CROW撤到渣井邊。

他依然站著。

好像沒打。

他抬槍。

不是對我，是對井下。

他打了一槍。

井下回一槍。

兩槍同時，一樣冷。

「他在下面。」CROW說。

「誰？」

「你要的人。」

「你帶我去。」

「你不值當我帶。」

他把槍對自己下巴。

扣。

空槍。

他笑了，扔槍。

「我不死，留著看。」

他往後退，退進黑。

黑裡有樓梯，直直下去。

他消失。

我知道那黑是殺人用的。

也知道今天必須下。

我對鷹眼做手勢：你壓面，我下井。

他點頭。

沒有問為什麼。

他只說一句：「五分鐘。」

意思是：你五分鐘不上來，我炸井。

渣井有風。

濕的，冷的，往上走的風。

風裡有火藥的甜。

甜容易讓人以為安全。

甜不是安全。

井壁是舊耐火磚，摸上去有粉。

我下到第七個轉角，聽到聲音。

兩個人在說話。

一個是CROW。

一個不是劉子謙。

女聲。

冷，乾，像鋼片。

她說：「你帶錯人。」

CROW說：「他會來。」

「他來了，然後呢？」

「然後讓他看。」

「看什麼？」

CROW笑，笑聲很平：「看他看不懂的東西。」

我看懂了。

炸藥。

井底有一圈。

塑膠炸藥，鋪得像繡一朵花。

引線三條，電點火。

專業。

炸起來，井會蓋下來。

人也會蓋成石。

我把手掌貼在磚上，粗糙的觸感讓手心有了血的記憶。

再下兩層。

能看見人影了。

女的穿黑衣，面罩。

她站在炸藥圈外，腳尖落得很輕。

那是習慣了踩雷區的人的腳。

我站在光影交界：「別浪費火。」

她抬頭看我。

眼睛很黑，像夜池。

她說：「你來得慢。」

「你們炸藥擺得漂亮，合影可惜。」

她沒有笑。

她拈起引線：「你知道這是幾秒炸？」

「我不愛數。」

「我愛。」她放下線，「三點五。」

「那你還在這裡說話？」

「因為你會說『別炸』。」

「別炸。」

「看，猜到了。」

她叫「Kite」。

後來我們才知道。

當時她沒報名。

她只報了一段話：「他不在這裡。在別的地方。你們封海關，封陸路，封空港，他還是會飛。

你們抓到的，只是一隻影子。」

我說：「我想看影子的嘴。」

她指了指身後一個鐵箱。

「裡面是你要的。」

「那你呢？」

「我算帳。」

「跟誰？」

「跟他。」她指向上面，「他把我們賣了兩次。
我不喜歡被賣。」

「所以？」

「所以我把他賣給你。」

她把引線從電點火上拔下，塞進口袋。

我看著她手，很穩。

像剛寫完一封辭職信。

我走到鐵箱前，撬開。

文件、硬碟、加密匙。

最上面一張圖，紅筆畫了三條線。

海、陸、空。

每條線尾端都有一個標記：Z。

下面一行字：

「讓世界永遠不再入睡。」

我把硬碟塞進背包。

回頭，Kite不見了。

只留一個耳機麥頭。

裡面有一個短短的錄音：

「別把我們唱成罪犯。我們只是比你們早醒。」

她走得很靜。

像風。

像你一回頭，窗簾動了一下，但你不確定是不是你的錯覺。

我往上跑。

跑到第二層，第一個爆點響。

不是我下的。

不是她。

是上面。

上面那群人怕我們看到太多。

或者怕他們看得太少。

井口塌了一塊。

火花往下掉。

我躲過第一波。

第二波在我頭上炸開，磚塊像雨。

我用前臂護住頭，硬從側壁的維修梯擠出去。

肩膀擦破一片皮，熱。

熱讓人活。

我出井時，鷹眼站在井口。

他手裡的雷管亮著。

他沒按。

他只看我。

我把背包丟給他。

他接住，像接一塊石心。

「人？」

「跑了。」

「哪個？」

「兩個。」

他點頭，點得很短。

場面還在打。

但不久。

黑鯨把場地以井為圓心撕成四瓣。

他們不愛說話，愛切麵包。

切到了CROW。

CROW不逃。

他坐在輸送帶上，槍在腿邊。

他看見我，拿起槍。

但他沒有打我。

他把槍放在自己胸口，對著護甲最薄的地方。

我抬手。

我說：「別浪費死。」

他說：「我在守紀律。」

「誰的？」

「他的。」

CROW扣下去。

聲音很小。

像門輕輕關上。

他倒下，眼睛還開著。

看著鋼。

像在檢查一塊鐵的成分。

這一槍，讓場子靜了兩秒。

兩秒後，黑鯨清面。

我們把活的綁了，死的排好。

專業的人死後也要整齊。

資料帶回。

解密室的燈亮了一整夜。

志仁眼睛紅，聲音啞：「是全計劃。

Z線的通道、節點、鏡像、資金、接應站、媒體稿。」

「媒體稿？」

「是。他們寫好了你我會說的話，也寫好了國家要說的話。」

我翻到「輿論組」那頁。

標題短，狠：

『不要把他們唱成罪犯』

內文分三段，第一段講醫學倫理的爭議，第二段講國安的恐懼，第三段講英雄的傲慢。

最後一句：

「當白霧散去，你們才知道我們替你們安靜了多少次。」

我把紙放下。

我不想用態度去罵文字。

文字很硬，罵不傷它。

能傷它的，是更硬的記錄。

鷹眼看完所有頁，說：「封關。」

他打了三個電話。

海關停擺，空域封閉，陸路檢點加倍。

新聞同時播出政府聲明：

「雷利國進入臨時管制期。

任何試圖出境的可疑人士，將在邊界接受盤查。

請國民不要美化犯罪。」

畫面切到街頭採訪。

有人說：「他們讓城市安靜，我不怕。」

有人說：「安靜太久就不是真實。」

有人說：「我只想睡一個不被控制的覺。」

有人笑，笑裡有疲憊。

我聽見自己的心跳慢了一拍。

敏貞把鏈控倖存者的心理評估放到桌上：「他們有一個共通點——不做夢。

不是不想，是做不出來。

Z線的樣本，正在擴散。」

「醫院？」

「三家。

我們需要告訴世人，這不是『治療』，是剝奪。」

我點頭：「我們先做事，再說話。」

鷹眼嗯了一聲：「下一步，『鐵穀』還有一口井沒掘完。」

「哪裡？」

「港邊，冷庫地下。

雷利人的夢，喜歡藏在冰裡。」

他看著我：「你敢不敢再下一次？」

我說：「我只怕有一天我下去就不上來。

但今天不怕。」

他笑：「今天就好。」

夜裡，站在軍港外。

風把旗吹得筆直。

海面暗，偶爾有遠處的燈一閃。

我想起Kite留下的那句話：

「別把我們唱成罪犯。」

我不會唱。

我只會記。

把每個名字記下，把每筆錢記下，把每一場夢記下。

等到法庭要光，我就把這些拿出來。

讓光自己挑。

電話震了一下。

匿名簡訊：

「他要走空。」

下方一串坐標。

機場的貨機道。

時間：凌晨三點四十。

我把簡訊丟給鷹眼。

他只說一個字：「走。」

我們同時轉身。

腳步很輕。

輕得像刀剛離開刀鞘。
風把我的外套掀起一角。
裡面是槍。
是手。
也是醒著的心。

第二節・再戰

第五回・生死首戰

第三節・暗城

夜。風像刀。

雷利的天空，一半是霧，一半是光。

光從城市底下滲出來，冷冷的，像血管。

我們守在軍港邊的臨時指揮車裡。

鷹眼看著螢幕上那條訊息，一句不說。

珉敏在擦槍，動作一如往常——乾淨、無聲。

惠興靠在牆邊，煙沒點，只含著。

志仁的指尖一直在鍵盤上跳，節奏像鼓。

「他走空。」

我再看一眼那行字。

那不是警告，是邀請。

劉子謙。

這個名字已經不只是人，是一場陰影。

一場會呼吸的陰影。

凌晨兩點。

機場外圍已經封鎖。

雷利空軍的鐵翼部隊駐在跑道兩側，槍口朝外。

黑鯨部隊佈署在貨運倉與油庫之間。

我、鷹眼、珉敏、志仁、惠興五人，進入A12冷區。

冷區是貨機的裝載區。

溫度零下八度。

空氣乾得像玻璃。

志仁低聲：「衛星熱源顯示有七個人在動。

四個在機腹，三個在塔台下層。

一架貨機正在暖引擎。編號E7-109。」

我問：「機主？」

「雷利空運公司。外包給一間私人安保集團。」

我笑：「名字？」

「Prometheus。」

「神話重演。」惠興冷冷。

「準備。」鷹眼發令。

我們戴上紅外鏡。

視野裡世界變成血色的線。

每條線都有心跳。

跑道的風比海更冷。

貨機的噴口吐出白霧。

霧裡有影子。

影子有槍。

「別動！」鷹眼吼。

回答他的是火。

機腹的艙門同時開。

子彈像雨。

風把聲音壓成一種低沉的吼。

我翻身躲在貨櫃後，第一發子彈擦過耳邊。

第二發擊中金屬板，火花像刀背的光。

珉敏從右側翻出，反射開火。

她的手勢乾淨，每一槍都像呼吸。

三個人影倒在機腹下。

倒得安靜。

專業的死從不大聲。

我衝出掩體，貼近貨機輪軸。

地面震動。

引擎聲低鳴。

他們要起飛。

「志仁，鎖引擎！」

「鎖不住！他們用內碼控！」

「給我個辦法！」

「唯一的——拔電源。」

「在哪？」

「左翼油泵底下。」

「好。」

我沒時間再想。

翻過輪軸，滑進翼下。

油泵的聲音像獸的心跳。

我拔出短刃，一刀切主線。

火花亮。

火光照出一張臉——

Kite。

她站在油箱另一邊，槍對著我。

「又見面。」

「這次要開機還是關門？」我問。

「都不是。」

「那你想幹什麼？」

「救他。」

「劉子謙？」

「他救過我。」

「救？他毀了你。」

「沒有他，我還在牢裡。現在我自由。」

「自由要靠死人堆。」

「活人更髒。」

她的槍口微抖。

不是怕，是痛。

我沒再說。

話太多會讓人猶豫。

我手裡的刀已經轉了半圈。

她知道。

她笑。

「你還是一樣。心比刀快。」

砰。

不是我。

是鷹眼。

他從後面開了一槍。

子彈穿過她肩膀。

Kite後退半步，沒倒。

她的槍還在手上。

血順著她的袖子流下，滴在雪地裡，一點、一點。

「他不在這裡。」她冷冷說，「他在地底。你們都被他玩了。」

「地底？」

「對。雷利城的下層——暗城。」

鷹眼問：「暗城在哪？」

「在這國家最乾淨的地方——醫院。」

她笑。笑裡有風。

「想找他，就去地下五層。」

說完，她拉開槍栓。

鷹眼舉槍。

我擋了一步。

「放她走。」

「她是線。」

「線要活著才有用。」

他冷冷看我。

我冷冷看他。

風在我們中間穿。

他放下槍。

Kite往黑暗裡走，背影像一隻折翼的鳥。

貨機熄火。

跑道上的煙散開。

遠處警報響起。

有人在呼叫救護，也有人在收屍。

我看著那架被停下的飛機，忽然覺得它像一具巨大的棺材。

裡面裝的，不是人，是夢的屍體。

凌晨三點半。

我們進了雷利中央醫院。

這是雷利國最乾淨的建築。

白到沒有陰影。

牆上的時鐘沒聲音。

每一秒都像被吸進棉裡。

「地下五層是實驗區。」志仁看著資料，「表面上是基因修復中心，實際上是MORPHEUS的原始實驗室。」

「他回來找根。」惠興說。

「根？」

「瘋子都想在死前找到自己是哪棵樹長的。」

電梯在四樓停下。

指示燈閃爍。

「下不去了。」志仁皺眉。

「走樓梯。」我說。

「那裡應該封著。」

「封不住。」

樓梯口的鐵門上有三個密碼鎖。

鷹眼拔出炸藥。

我擋住他。

「不用。你會吵醒他。」

我把耳朵貼在門上。

裡面有節奏。

不是人走路，是心電的波。

我用刀柄輕敲三下。

門響了一聲——像在回。

我笑：「他聽到我們了。」

鷹眼皺眉：「你確定？」

「我跟他同過夢。他的呼吸我認得。」

我按下門鎖上的紅鈕。

門開。

冷氣湧出，夾著淡淡的藥味。

地下五層，是一條長廊。

兩邊都是玻璃艙。
每個艙裡都有人。
閉著眼，戴著頭盔。
心跳在螢幕上跳。
那是「鏈控人」的原型。

走廊盡頭，有一扇門。
門外貼著標籤：ZETA ROOM。

我推開門。
燈亮。
他在裡面。

劉子謙坐在一張白色的椅子上，像醫生，也像病人。
他笑了。

「天祈，你來了。」

「你在等我。」

「當然。這裡是我們的起點。」

我看著他。
他沒老，也沒變。
眼神還是一樣——清醒得像毒。

「你想幹什麼？」

「完成。」

「什麼？」

「讓世界醒。」

「你只是想控制它。」

「控制？不，我只是讓他們看見真相。」

夢是一場集體謊言。

我只是拔掉插頭。」

我拔槍。

他沒動。

「開啊，天祈。」他輕輕說，「你殺我一次，還能殺第二次嗎？」

我指著他胸口。

手指發冷。

「這次我不會猶豫。」

「你不該猶豫。你該謝我。」

他指向身後的主控台。

上面顯示著一連串心電波。

每一條都是名字。

他說：「這是你們國家的人民。他們在睡。他們在做被允許的夢。」

我只要一鍵，就能讓他們醒。」

我扣了板機。

但沒打。

因為鷹眼在我肩後。

他說：「等一下。」

他走到主控台前，手放在鍵上。

「我想看看他說的是真是假。」

「別碰！」我喊。

太遲。

鷹眼按下鍵。

燈滅。

所有玻璃艙同時打開。

裡面的人睜眼。

每一雙眼睛都一樣——空。

沒有夢。

沒有恐懼。

只有命令。

劉子謙笑。

「他們醒了。」

我終於開槍。

子彈打穿他胸口。

血濺在白牆上，像畫。

他倒下，笑還在。

「這才是真實……」

他閉眼。

警報響起。

志仁的聲音嘶啞：「Sir！Z線啟動！控制台在自動回寫！」

「拔電！」

「拔不掉！主電在外城——暗城的中央電核！」

我看著那堆玻璃艙裡的人，一個個起身。

他們沒有表情。

沒有聲音。

走廊開始回響他們的腳步聲。

整齊、穩、沒有靈魂。

「撤！」鷹眼吼。

我最後看了一眼劉子謙。

他胸口的血慢慢流。

像一條還沒斷的線。

我們跑出長廊時，整棟醫院開始震動。

燈光閃。

火花落。

志仁在耳麥裡喊：「Sir！暗城核心被觸發！Z線同步到全城網路！」

我冷聲：「那就拔掉整個城的插頭。」

鷹眼看我：「你瘋了？」

「瘋是他教我的。」

我一腳踹開急診通道的電控箱，拔出主匯線。

火光炸開。

城市黑了。

一秒之後，世界安靜。

只有風。

風裡有遠遠的鐘聲。

像誰的夢，剛醒。

第四節・終局之戰

黑。

整座雷利城陷入黑。

沒有電，沒有網，沒有夢。

只有呼吸。

呼吸像刀刃磨在石上，一寸、一寸。

我靠在醫院外牆，臉上滿是灰。

手還在抖。不是怕，是醒。

太久沒這麼真實。

火光從遠處燒起來，紅得像血。

警報器在不同節拍裡尖叫。

整座城變成一個有脈搏的怪物。

志仁聲音沙啞：「Sir，全城通訊掛了。」

Z線核心在醫院下層，有自動防禦系統。

劉子謙雖死，但程式在運行——他的同夥啟動了第二

階段：Λ計畫。」

「Λ？」惠興皺眉。

「是希臘字母L——代表Link。」

珉敏冷聲：「也就是說……」

「鏈控人的意識連成一體。」

我抬眼。

遠處街頭，一群人從廢墟裡走出來。

衣衫整齊，步伐一致。

他們的眼神空白。

像夢遊。

又像死人。

「他在用整座城市當伺服器。」我說。

「他要讓我們一起醒。」

鷹眼走過來，臉上全是灰。

「軍方接手不了，指令混亂。」

上級要我們守衛醫院核心，等外援。」

「外援？」我冷笑，「等到那時，全城都變成他的夢。」

我們只能自己動。」

鷹眼看我，沉默三秒。

他明白。

他是軍人。軍人懂時間。

他點頭：「你指揮。」

「你不怕違命？」

「現在沒命可違。」

黑鯨部隊開始分區。

十人一組，分四線進入醫院下層。

MCS在中線——

我與珉敏先行，志仁遠端重啟通訊系統，
惠興負責後方防守，鷹眼與突擊組打前鋒。

「這次不談程序。」我說。

鷹眼笑：「也不談榮譽。」

我回他：「談生死。」

他點頭：「那就戰。」

我們走入地底通道。

燈全滅。

志仁的紅外鏡閃了一下。

前方，有人。

不是人，是他們——

那些從艙裡醒來的「鏈控人」。

他們動作機械，卻極快。

眼神空白，嘴角掛著血。

一個衝過來，我抬槍，三發，胸口、頸、頭。

倒。

沒有叫。

只有一聲低沉的吸氣。

「這些人……還活著？」珉敏問。

「身體活，意識死。」我說。

「那我們算殺人嗎？」

我看著她，聲音低：「算。但我們別數。」

第一層通道清空。

第二層開始有火。

火光在地面亂跳。

有人在唱歌。

那聲音像電波裡斷續的訊號：

「……夢裡的夢，醒著的你，還在睡嗎……」

「他們在重播劉子謙的錄音。」志仁說。

「是病毒。」

「感染耳波——聽得太久會被催眠。」

我摘下耳機：「不聽。」

第三層是主控室。

門開著。

裡面光很亮。

亮得像手術台。

有五個人站在中間。

白袍，戴面罩。

他們手上都拿著遙控器。

其中一個，轉過頭。

「Kite。」

她還活著。

肩上的傷被包紮過。

她看著我，眼神沒有仇。

只有疲憊。

「你不該來。」她說。

「你也不該留下。」

「他救過我。」

「他毀了你。」

「毀滅也是一種救贖。」

「不。那是逃。」

她沉默。

片刻後，她丟下遙控器。

「我帶你們進核心。但你得答應我，別殺他們。」

「他們是誰？」

「我剩下的同伴。」

我點頭：「能不殺，就不殺。」

她帶我們走向控制台。

玻璃後面，是核心——

一個直徑十公尺的透明圓球，裡頭滿是液體與光。

電流在裡面閃動，像一顆跳動的心。

志仁看著監控螢幕：「Sir！那不是伺服器——那是意識池！

Z線把所有鏈控人的腦波集中成一個共振場！」

「換句話說？」

「它是活的！」

鷹眼壓低聲音：「那就殺它。」

「不能炸，炸了全城神經網會崩潰，幾十萬人變植物人。」我說。

「那怎麼辦？」

「拔核心。」

Kite搖頭：「拔不掉。」

只有一個人能關——設計者。」

「他死了。」

「不，他沒死。」

他的意識在那裡。」

她指著那顆圓球。

下一秒，燈全滅。

風從通風口灌進來。

風裡有聲音。

劉子謙的聲音。

「天祈……你終於到了。」

那不是回憶，是直播。

整個圓球開始變色，液體裡浮出一張臉。

是他。

眼神依舊清醒，嘴角依舊微笑。

「你贏不了。」他說。

「你已經死了。」我回。

「死是肉體的權利，不是靈魂的。」

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活。

我在他們腦裡，在他們夢裡，在你心裡。」

他語氣溫柔，像醫生。

「你以為拔掉插頭就能救世界？

你只是拔掉了你的良心。」

我扣板機，對準玻璃。

珉敏攔住我。

「不能打！那是能量導體！」

「那他要我們等他說完？」

「他會讓你開槍——那樣他才會『贏』！」

玻璃內的臉忽然變形。

液體翻滾。

所有螢幕同時亮起。

上面顯示出——整個城市的監控畫面。

街上、醫院、學校、家。

每個人都站著不動。

眼睛張開。

「他控制了全城。」志仁喊。

鷹眼舉起手榴彈：「那就毀！」

我按住他手。

「不行。還有一個辦法。」

「什麼？」

「連我進去。」

所有人都愣住。

志仁瞪我：「你瘋了？」

「他要意識共鳴。」

我有他的原始腦波——β層資料。

如果我進去，就能干擾他。

讓他崩潰。」

「你會死。」珉敏低聲。

「我也許會醒。」

她咬牙，眼淚在眼裡轉。

「我不讓你去。」

我摸摸她頭髮：「我去過更深的夢。

這次，只是再睡一場。」

我走向圓球。

Kite看著我，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他會試圖拉你下去。

不要聽他的聲音。」

「那我聽誰的？」

「聽你自己。」

我伸手，觸到那層液體。

一瞬間，全身像被電流撕開。

光爆開。

我看見光。

光裡有街，有人，有他。

劉子謙站在街口，白衣，微笑。

「天祈，你還是來了。」

「我不是來找你，我是來結束你。」

「結束我？那就結束自己吧。」

你我是一體。

沒有我，就沒有MCS。

你以為你查的案子，不是我給你的？」

「謊話。」

「真相。」

我讓你醒。

你卻想繼續睡。」

我拔槍。

他也拔槍。

兩個人，兩個影子。

同樣的姿勢。

同樣的速度。

砰——

子彈交錯。

一顆打中他心口，一顆擦過我臂膀。

他笑。

「你贏不了。」

因為你不敢殺掉自己。」

「那就讓夢殺你。」

我用力扯開他身後那條線——

Z線主核。

電光爆裂。

整個世界開始崩塌。

他退後一步，臉開始溶解。

「天祈……你不會醒的……」

「我一直醒著。」

光吞沒他。

也吞沒我。

我醒來時，天亮了。

醫院外滿地灰。

鷹眼坐在門口，臉黑得像煤。

「你睡了兩天。」他說。

「他呢？」

「沒了。核心燒成灰。

Λ計畫終止。

鏈控人全解放。」

「死傷？」

「黑鯨損失七人。MCS……」

他停了一下。

「惠興重傷。

珉敏守你兩夜沒睡。」

我轉頭，看見她靠在牆邊睡著。

陽光打在她臉上，很靜。

那一刻，我終於知道——夢也可以救人。

鷹眼起身，拍了拍我肩。

「你贏了。」

「不，」我說，「我們只是活著。」

幾週後。

雷利國全面封城調查。

MCS回新城。

這場案子結案。

文件代號：Project MORPHEUS / 終止。

我站在機場的窗邊，看雲。

珉敏走過來，手裡拿著咖啡。

「還在想他？」

「沒有。」

只是想，為什麼醒著的世界這麼吵。」

「那你想回夢裡？」

「夢裡太黑。」

「那就留在這裡。至少我在。」

我笑。

「你在，夢就亮。」

飛機起飛。

雲層像刀口。

下方的雷利城靜得像墓。

我合上筆記本，最後一頁寫著：

「夢是審判。

醒著的人，最需要救贖。」

第五節・餘燼

一場戰爭，結束時總是靜的。

雷利城的煙散了，雲仍是灰的。

世界恢復了聲音，卻少了呼吸。

那場火之後，我們活下來的人都變了。

活著，本身就像懲罰。

我醒在新城醫療中心。

天花板白得刺眼，像沒有故事的紙。

空氣裡是消毒水的味道。

傷口在肩，彷彿提醒我，夢還沒完。

珉敏在床邊睡著。

她的手握著我的——不緊，但不放。

窗外陽光很薄，像怕驚醒誰。

我試著開口：「幾天？」

她驚醒，眼圈紅了。

「五天。」

「活著？」

「全部？」

她點頭：「志仁有輕傷，惠興還在加護室。」

醫生說，他會醒。」

我呼了一口氣。

那一口氣，有血味。

桌上放著我被收回的徽章。

金屬暗了。

我伸手摸了一下，覺得冷。

冷得真實。

珉敏問：「你打算怎麼辦？」

「休息。」

「然後？」

「然後等他再出現。」

「他死了。」

我搖頭：「夢不死。只換地方。」

她沒再說。

她懂。

懂我說的不是人，是那個系統。

Project MORPHEUS。

那東西從來不是一個人造的——

它是一種意圖。

三天後，調查委員會來。

三個男人，兩個女人。

穿灰衣，帶笑容，聲音柔得像糖漿。

「駱組長，首先感謝您與您的小組，
在雷利行動中展現的勇氣與專業。」

我聽著，沒笑。

「但您在行動中有數項越權操作，
包括干擾外國主控網路、私下授權軍事行動、
以及未經批准使用神經干涉設備。

這些行為，雖然出於職責，

但造成外交爭議。

因此，MCS暫時解編。」

我問：「暫時，是多久？」

「不確定。」

「不確定，就是永久。」

那男人笑了：「您很懂程序。」

「我懂陷阱。」

惠興那天還躺在病床。

聽到消息，只說一句：「我早猜到。」

英雄的壽命，比狗短。」

我笑：「我們至少還有骨頭。」

他笑，笑到咳。

血從他嘴角滲出一點。

「駱天祈，記得——別幫這城擦血。

讓它自己學會痛。」

那是他最後一次開口。

三天後，他的心臟停了。

醫生說是並發症。

我知道，是厭倦。

新聞開始唱。

標題都很漂亮：

《MCS行動引外交風波》《駱組長或涉越權》《雷利事件真相存疑》《醫學自由vs國安控制》——
記者像拿著刀的詩人。

有人說我們是英雄。

有人說我們是劊子手。

更多的人，什麼都不說。

他們只滑手機，看短片，看笑話，看天氣預報。

有個年輕記者打電話來，聲音微顫：

「駱Sir，我想知道，

您在雷利到底看見什麼？」

我沉默。

我可以說：我看見夢會殺人。

也可以說：我看見人用夢殺人。

但她聽不懂。

所以我只說：「風。」

她愣了：「風？」

「是的。風吹過灰燼，

灰燼就會記得火。」

報導隔天出來，標題是：

《駱組長：灰燼會記得火》。

網民罵我矯情。

我沒反駁。

矯情總比失聲強。

夜裡，我常夢見那間ZETA室。

玻璃後的臉，一次次浮現。

有時是劉子謙，有時是我自己。

每次夢裡，都有一個聲音在問：

「你確定醒著？」

我在冷汗裡醒。

牆上時鐘停在三點零五分。

那是他死的時刻。

志仁有時會來看我。

他戴著帽子，笑得還像以前那樣輕。

但眼底是空的。

「Sir，」他說，「我又在網裡看見他的代碼。

雷利那邊的電核重啟了。」

「假的。」

「我也希望是。」

「查哪？」

「天堂島。」

我愣了一下。

那是度假天堂。

那是富人玩夢的地方。

那也是雷利國的海外實驗區。

志仁繼續：「有新項目。

代號：Project Eden。

運行公司是Paradiso Group，

表面上是高端醫療度假村。

但資金流裡有熟悉的名字——

Prometheus。」

那一刻，我知道——

火，沒滅。

只是換了柴。

MCS的辦公室被清空。

文件收走，設備封存。

我只留下白板，

上面寫著四個字：

未完之夢。

珉敏走進來，手裡拿著一個檔案袋。

「這是惠興留下的。」

我打開。

裡面只有一張照片。

一間酒店。

金色的拱頂，

大堂懸著水晶吊燈。

照片背面寫著：

Paradiso Hotel · All Saints Island

還有一句潦草的字：

「夢的墳場，天堂地獄。」

珉敏問：「這是？」

「下一個地獄。」

「我們要去？」

「我們已經在路上。」

她沒有再問。

她知道，這次沒命令，只有選擇。

而選擇，往往比命令更像命。

夜裡，雨下得很輕。

我獨自走在碼頭。

風裡帶著鹹，像某種預兆。

海的那一邊，是天堂島。

一座笑著の島。

笑裡有牙。

我撥通一個舊號碼。

那頭是鷹眼。

「我們要出海。」我說。

「去天堂？」他冷笑，「那裡沒神。」

「有鬼。」

「更適合我們。」

我掛斷電話，點了一根煙。

煙火在風裡一閃一滅。

我對自己說：

「夢不死，人不息。

醒著的人，要比夢更狠。」

灰燼裡，有光。

那光不是希望，是引路的火。

第六節・天堂地獄

夜的盡頭，是海。

而海的那一端，燈火萬丈。

那是一座笑著的島——天堂島。

從遠處看，它像一顆懸浮在海上的寶石。

光太多，反而讓人看不清真相。

這座島，名為天堂。

但天堂，只是地獄的另一種偽裝。

一・島之表

天堂島是富人的遊樂場，也是政商名流的避世天堂。

島上有四間酒店，各自代表一種「慾望」。

百匯酒店——平價親民，24小時不打烊的霸級超市
與餐飲中心，

讓遊客在燈火與音樂裡，忘了時間。

千禧飯店——中階奢華，以港式、地中海、歐式、美式美食為賣點，

不眠的餐桌，不停的笑聲。

萬聖酒店——尊貴、封閉、黑金匯流之地。

這裡有精品、有展場、有賭場，

也有無數不該被看見的交易。

億濠高爾夫度假村——遠離塵囂的綠洲，

是成功者的假面天堂。

島上居民與外來旅客混雜，

有人經營咖啡館、紀念品店，

也有人在暗巷裡賣情報。

天堂島不屬於任何人，但誰都離不開它。

二・假期

那時，MCS剛從雷利國回來。

血未乾，戰火未散。

李惠興請了假，帶家人去天堂島的億濠度假村放鬆。

他在電話裡對我笑說：「駱頭，這裡的風連痛都吹不進來。」

我說：「那就多吹幾天。」

他笑聲在海風裡斷了線。

那是他最後一次笑。

三 · 警報

萬聖酒店，大堂內光華璀璨。

紅毯之上，正舉辦范蔚民爵士珠寶名畫珍藏展。

那是全亞洲最昂貴的一場展示——

名畫、珠寶、收藏、權力。

就在開幕前十五分鐘，

酒店中控螢幕突然閃爍，

一行紅字浮現：

「天堂即地獄。

十月三十一日，我們將接管一切。

凡人無權獨佔美麗。

——KARAM」

警報響起。

保安系統癱瘓。

所有出入口同時封鎖。

范爵士臉色慘白。

大堂陷入靜默。

恐怖組織——卡拉姆（KARAM）。

全球通緝名單上排名第三的激進派。

他們信奉「毀滅即救贖」。

消息傳出後，天堂島警隊全島戒備。

警隊總監李察·費爾親自上報，

並向雷利國的黑鯨特種隊求援。

四・暗流

鷹眼聽完簡報，沉默良久。

他知道那不是一般恐嚇。

因為他在截獲的加密信號裡，

看見一個熟悉的代碼：ZETA-2。

那是「Project MORPHEUS」的延續代號。

Eden Protocol 的子系統。

它在天堂島的內部網路出現過——

也就是說，卡拉姆不只是恐怖組織，

他們手裡，可能握著夢控技術。

鷹眼撥出一個電話。

「駱天祈，我需要你。」

那頭安靜了一秒。

駱天祈的聲音低沉、冷靜：「在哪？」

「天堂島。」

「那裡不是渡假勝地嗎？」

「地獄總會挑最亮的地方開門。」

五·再啟

三天後，一艘貨輪靠近天堂島外海。

甲板上站著五個人。

駱天祈——冷靜如霜。

張珉敏——銳利如刃。

李敏貞——神色沉靜，目光似能穿透人心。

陳志仁——背著筆電，嘴裡叼著沒點燃的煙。

鷹眼——身穿黑鯨戰術服，肩上徽章閃著銀光。

風冷。

雨落。

雷在遠處滾動。

志仁開口：「Sir，你確定要重啟MCS？」

駱天祈沒有回頭：「MCS從沒結束。只是夢醒得慢。」

珉敏在他身旁冷笑：「這次的敵人，會夢見我們。」

前方，島的輪廓在霧中浮現。

燈光柔和，音樂緩緩。

天堂島在夜色裡微笑——

笑裡，有血的味道。

六・序幕

那晚，萬聖酒店的中控室再次亮起紅光。

鏡頭對準大堂的水晶吊燈。

畫面緩緩放大，一顆顆珠寶折射成火。

鏡頭下方，出現一行字：

「歡迎來到天堂。

在這裡，每個人，都要贖罪。」

駱天祈抬頭，眼神如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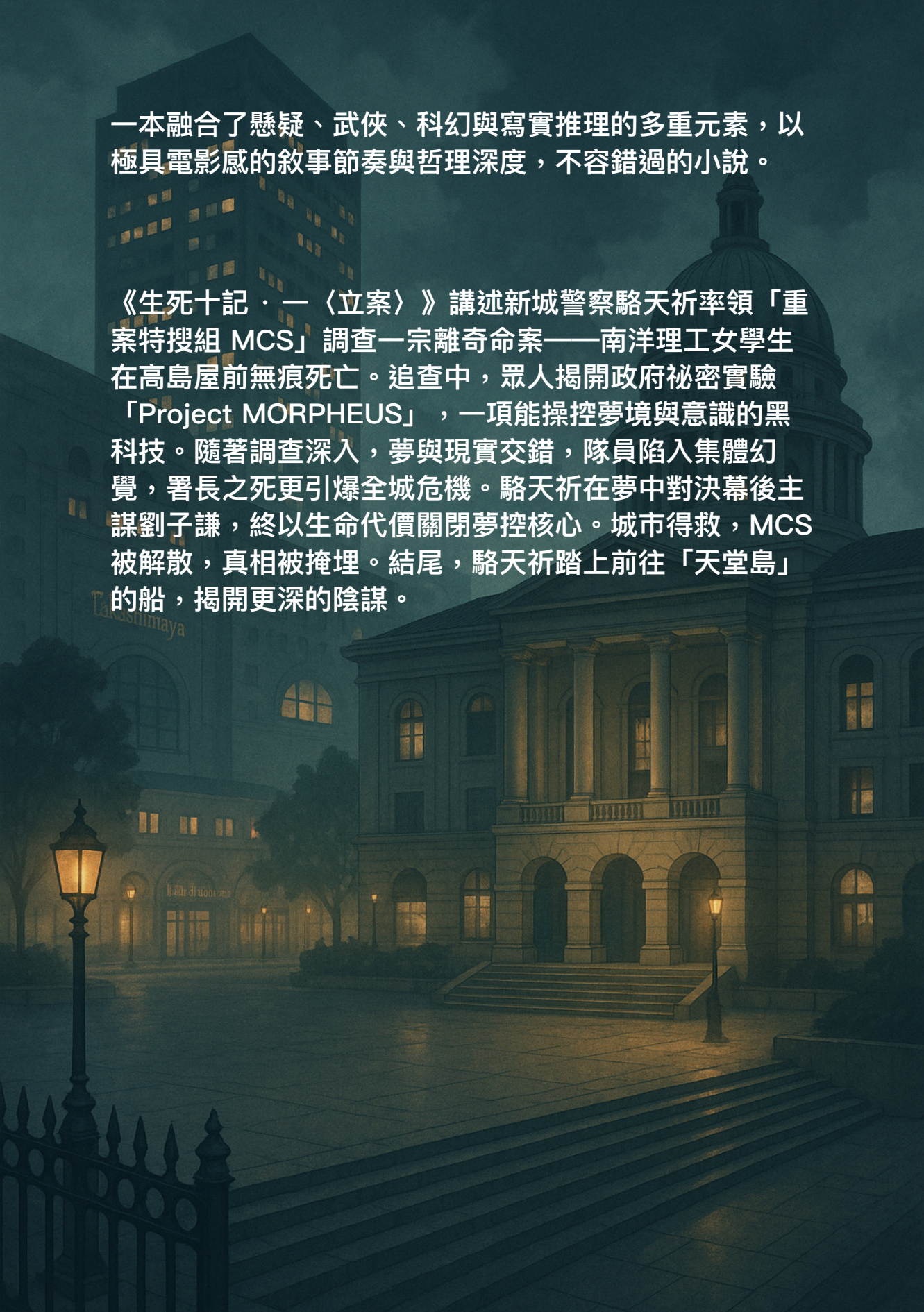
「夢沒完。」他低聲說。

「我們，也還沒醒。」

生死十記卷一立案

作者：翁少雄
編輯：翁少雄
封面設計：David Ong Design Studio
內頁排版：翁少雄
企劃：翁少雄

發行人：翁少雄
David Ong Design Studio
電話：+65 98731078
出版商：（有興趣出版的商家，可與我聯繫）
初版：2025.10.18



一本融合了懸疑、武俠、科幻與寫實推理的多重元素，以極具電影感的敘事節奏與哲理深度，不容錯過的小說。

《生死十記·一〈立案〉》講述新城警察駱天祈率領「重案特搜組 MCS」調查一宗離奇命案——南洋理工女學生在高島屋前無痕死亡。追查中，眾人揭開政府祕密實驗「Project MORPHEUS」，一項能操控夢境與意識的黑科技。隨著調查深入，夢與現實交錯，隊員陷入集體幻覺，署長之死更引爆全城危機。駱天祈在夢中對決幕後主謀劉子謙，終以生命代價關閉夢控核心。城市得救，MCS被解散，真相被掩埋。結尾，駱天祈踏上前往「天堂島」的船，揭開更深的陰謀。